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元 曲

童 斐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369B

~~上海商務印書館~~

書叢學國生學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選註者  
童斐

曲

行發館書印務商

# 緒言

## 一 南北曲之派別

曲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導源於詩詞，北曲導源於說唱。詩詞之播於樂歌，自唐以後盛行之，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王摩詰之渭城朝雨，蘇東坡之大江東去，柳耆卿之曉風殘月，早受當時之推崇，而薄媚，傳踏，法曲，大曲，同時演進。文人學士，花間月下，引爲賞心樂事。南曲宗之，故字句不嫌文雅。說唱者，貨郎盲叟，編排古事，連說帶唱，沿途圍場，引人坐聽，以博餬口之資，事跡不妨臆造，字句務必諧俗，要使村翁牧豎，人人都解，又必時出俊語，以起聽者之興趣。陸游詩云，夕陽古道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沿途聽唱蔡中郎，此說唱之本體也。演而爲北曲，仍以諧俗爲貴，倘使過於風雅，卽非北曲體裁。南北曲之來源如

此。

有元一代文學，以曲著稱，皆北曲也。金代董解元之西廂，當推爲最早，董西廂尙屬說唱體，說唱體之曲文爲述事文，演唱體之曲文爲代言文。至元代變爲雜劇，則由說唱而爲演唱矣。惟所用曲調，仍與說唱者無異，故北曲之初具規模，當推董西廂爲首。

北曲之音節，亦與南曲異。其最顯著者，南曲只用宮商角徵羽五正聲，北曲則兼用變宮變徵，共七聲，故南曲聲調和平，而北曲勁挺。今南方之攤簧，聲調柔靡，謂爲南曲之末流可也。北方之大鼓，音節剛厲，謂爲北曲之末流可也。不知南曲者，觀於攤簧大鼓，可以得其小影矣。舊時叶北曲之樂器，祇用三弦，亦與今之大鼓無異。若細別之，則南曲常注意於字，一字之勝，必延長歌聲，甚者至七八拍，宛轉纏綿，若此字不可輕易放過者然。北曲常注意於句，遇調中高激之句，必以俊語當之，其有延長之餘音，每每施之於句末。故歌者於南曲，若爲一字一字之歌，於北曲，則爲一句一

句之歌也。此種音調，當於正曲中辨之。

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襯字。正字者，原譜所有，填曲時不可少之字也。襯字者，

原譜所無，填曲者以己意加增之字也。以文法例之，正字爲名詞動詞，襯字爲其助動詞。此襯字常有一種作用，搬運正字，使之靈活。如本編所選漢宮秋劇，第二

折，中有云，『不說他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伊尹扶湯，武王伐紂，是兩起

古事，亦是兩本雜劇，伊尹扶湯爲關漢卿所作，武王伐紂爲趙文殿所作。此兩古事，以不說他，則說那，兩襯語搬運

之，方能活動，與本曲發生情意。若無此襯語，兩個死古典，不能成句也。凡曲文中

用襯字，皆此類。而南北曲之用襯字亦不同。南曲襯字，以少爲貴，或用一字，或用

兩三字，止矣。北曲襯字，可以稍多，甚者，或至襯字多於正字。所以者何，南曲每句，

板有定數，有定所，某板在何字，不可移動，所加襯字，祇可借眼，不當佔板。若襯字

多，則與本句之拍板有礙，不復可歌。雖南曲有贈板之例，然贈板仍有定處也。故襯字自一至三而止。

北曲之板，可以視文情而增加之，故襯字稍多無妨。此又南北曲文體之別也。

近日聽南北曲者，統名之爲崑腔，此實謬誤。崑腔之稱，因明代魏良輔，點定

琵琶記譜，一時聽者稱善，魏居蘇州之崑山縣，故名之爲崑腔。琵琶記爲南曲，南曲之譜，得魏而大釐正，則崑腔之名，以名南曲可也。不當并北曲而亦名之爲崑腔也。原其所以混稱之故，蓋有二因。舊時叶北曲之樂器，專用三弦，與今之大鼓同。不知何時，亦兼用笛，遂與南曲混，此一因也。舊時歌伶，盛於吳下，能歌南曲，亦能演唱北曲，兩種劇而以一班演之，故北曲而亦名之爲崑腔也。

## 二 賓白

曲文之中，有夾入白話者，謂之賓白。析言之，則一人自語曰白，兩人對話曰賓。此編照臧晉叔元曲選錄之，皆注云字。元曲之云，大都隨便湊寫，不甚著意經營，故每曲文甚佳，而云白鄙俚蹈襲，索然無味者。後人因謂賓白係演劇時伶人自爲之，臧晉叔亦採其說，此語恐未必然。今考元劇之詞，大都曲白相生，若去其白，曲文意不相接，作曲者安能作此文意不接之曲乎。又如本編所選老生兒，

其云白著意描寫各人神情，處處意態欲活。有故意重沓處，則以重沓見妙；有徑作直爽處，則以直爽見妙；如此云白，卽後世傳奇中，亦罕見其匹。晉叔謂伶人加白，其說不可信也。惟元曲之白，鄙俚蹈襲者實多，則可謂之不經意，若執其白而并訾其曲，則過矣。

### 三 宮調

元曲，每折之首曲，常標明宮調。如云，〔仙呂粉蝶兒〕仙呂，宮名也，粉蝶兒屬於仙呂宮之曲名也。又如〔雙調新水令〕雙調，調名也。新水令，屬於雙調之曲名也。此折用仙呂宮，則折中，概取仙呂宮曲，不羈他宮。此折用雙調，則折中，概取雙調曲，不羈他調。故宮調之名，但於首曲標之，餘曲，單標曲名，不再標宮調名。元曲之例如此，讀曲者不可不知也。

宮調之法，非自元曲始也，於古已早詳備之。禮記云，『五聲六律十二管，旋



相爲宮也，』此語爲宮調之總訣。其事屬於器數，法至簡易，並無何種神祕。自後人以陰陽卦氣十二月令之說參雜之，乃轉而爲神祕矣。今參對西洋樂器，而列表以說明之。

十二管爲六律六呂表

十二管名

分排律呂

黃鐘

律

大呂

呂

太簇

律

夾鐘

呂

姑洗

律

仲呂

呂

蕤賓

律

林鐘

呂

夷則

律

南呂

呂

無射

律

應鐘

呂

十二管，以黃鐘之聲爲最低。黃鐘以上，遞高半音階，至應鐘而止。比應鐘再高半音者，名清黃鐘。清黃鐘之與黃鐘猶西樂簡號 $1$ 之與 $1$ 也。由清黃鐘而上，清大呂，清太簇，仍以次排之。比黃鐘低半音者，名倍應鐘。倍應鐘之與應鐘，猶西樂簡號 $7$ 之與 $7$ 也。由倍應鐘而下，倍無射，倍南呂，亦以次推之。譬諸風琴，此黃鐘大呂十二管，爲鍵盤之正組，其上則爲高一組，其下則爲低一組，至易瞭解也。清聲與倍聲，歌則有之，宮調之定名，則以十二管爲限。此十二管，卽左傳國語之所謂中聲也。管有十二，在奏樂時則用其五，名曰五聲。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禮






記旋相爲宮云者，指此十二管，可以任取何管爲宮聲。猶云十二管輪派爲宮聲一次。既輪某管爲宮聲，則商角徵羽各聲，當以次派值各管。如以黃鐘爲宮，則當然派太簇爲商；以無射爲宮，則當然派黃鐘爲商，故曰相爲宮也。律與呂之名，不過於十二管之次序，相間而別之，猶之風琴鍵盤之分黑白，取其目之易別，非有他也。中國名律者六，名呂者六，由器分之，風琴白鍵七而黑鍵五，由音分之，法微異而意實同。後人謂律爲陽而呂爲陰，則自起葛籐矣。由黃鐘起至應鐘止，適分十二階級，此乃人喉人耳，可以分別之。天能非有故意加減於其間，而其數與十二月爲無意之適合，並非爲天時有十二月以成一歲，故作十二管以應之也。後人強作解事，謂十二管與十二月相應，於是

有葭灰候氣諸說，甚且以飛灰應者爲準律，不應者爲律之不準，又自起葛籐矣。此等葛籐之說，惟一切屏除之，庶於音樂之道，爲大暢也。

迂氣勿爲所泥也

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尚以宮調配月令此實

### 十二管與風琴鍵盤相配表

黃	大	太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鐘	呂	族	鐘	洗	呂	賓	鐘	則	宮	射	鐘
九寸	八寸四分九釐四毫有奇	八寸又一釐八毫有奇	七寸五分六釐八毫有奇	七寸一分四釐三毫有奇	六寸七分四釐二毫有奇	六寸三分四釐二毫有奇	六寸六毫有奇	五寸六分六釐九毫有奇	五寸三分五釐一毫有奇	五寸又五釐一毫有奇	四寸七分六釐七毫有奇
C	#C 或 2D	D	#D 或 2E	E	F	#F 或 2G	G	#G 或 2A	A	#A 或 2B	B
											



蕤賓	中管道宮	中管小石調	中管道宮角	中管道宮變徵	中管道宮正徵	中管正平調	中管小石角
林鐘	南呂宮	歇指調	南呂角	南呂變徵	南呂正徵	高平調	歇指角
夷則	仙呂宮	商調	仙呂角	仙呂變徵	仙呂正徵	仙呂調	商角
南宮	中管仙呂宮	中管商調	中管仙呂角	中管仙呂變徵	中管仙呂正徵	中管仙呂調	中管商角
無射	黃鐘宮	越調	黃鐘角	黃鐘變徵	黃鐘正徵	羽調	越角
應鐘	中管黃鐘宮	中管越調	中管黃鐘角	中管黃鐘變徵	中管黃鐘正徵	中管羽調	中管越角

十二管既各可爲宮，則當然有十二宮；每宮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聲，則十二乘七，有八十四聲；總名八十四調。樂曲有宮調之名者，以歌曲之終收結聲所在而名之也。例如有一曲，以黃鐘宮叶之，結聲於宮，即稱黃鐘宮曲。又有一曲，亦以黃鐘叶之，而結聲於商，則稱黃鐘商調。然八十四調，自古未嘗全用。至宋陳暘樂書所載，止有二十八調，蓋七宮七羽七商七角而已。又中國古代宮調。歷漢魏六朝，漸以散佚，并樂器音律，亦頗失其傳，至隋代，鄭譯訪之龜茲國人蘇祇

婆，始重整理之，由是中國樂調，屬雜西域名，如般涉調，歇指調，之類是也。再以累朝樂律，聲高聲低，迭經改定，於是有雅樂之律，有俗樂之律，有燕樂之律，有方外樂之律，從此名稱互有參差。如既有黃鐘宮，又有正黃鐘宮，簡稱正宮夷則宮則名之爲仙呂宮，夾鐘宮則名之爲中呂宮等是也。宮調之名，經此異名迭更，學者未免眩惑。然有十二管名在此等異名，尙不難釐正，右表即可爲釐正之一端。以後倘一道同風，端本正末，則所有歧異之名，悉刪去之，亦音樂界一快事也。

某宮某調者，各曲所屬之總綱也。一宮一調之中，有曲若干，數目不等，則又各有其本曲之名，俗謂之曲牌名。如仙呂調，則有點絳脣，混江龍諸曲；正宮調，則有端正好，滾繡毬諸曲；是也。此等曲名或沿前代之大曲法曲，或採各地之里歌巷謠，或來自異域之禁侏兜離，其源不可盡考。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中，頗有考據然亦不能備也。審音者以宮調歸納之，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元曲，每一折用一宮調，列曲十數支，必取其同宮同調者，此定例也。南曲則有中途變易，宮調之時，與北曲異。又曲與曲相承，後曲與前曲，亦必取

音節相諧，使聽者不感覺怪異。如端整好之必接滾繡毬，點絳脣之必接混江龍，隱然若成爲法律，是名之曰套數。學作曲者，套數不可不講也。

套數之法，吳瞿安顧曲塵談、言之頗

## 四 聲韻

一日，與友人談運動會事。友曰，今日之運動會，不知金表爲何人所得。予曰，運動會有金表獎乎，其爲手表耶，抑佩表耶。友曰，非此類物也，乃銀盾與旗幟耳。予於是悟友所云者，是錦標，非金表也。錦上聲而標平聲，金平聲而表上聲，平上互差，則錦標誤爲金表，俗語且然，何況於讀文，何況於讀曲。近來學校中，看書之時多，讀書之時少，口齒上聲韻之練習，較前爲缺乏矣。茲於讀曲，當先留意焉。

四聲平上去入之分，始於梁之沈約，此非沈約臆造，蓋據當時讀音而派定之也。厥後北方字音遞變，而南方之變者少，故南有入聲而北無之。北方入聲，派



入平上去三聲之中，讀北曲者，以此爲準焉。曲調之高低抑揚，與字聲大有關係。平聲長而舒揚，上聲短而下降，去聲銳而上翹，填曲者視曲調之如何，而以聲配字，讀曲雖非唱曲，然準字音而吟詠之，亦可得曲中之神味也。且平上去三聲，各有陽陰之分；字之發聲，又有脣舌齒喉腭之別，填曲者皆須調節得宜，其曲始不拗嗓。張玉田詞源，曾舉瑣窗深三字，以明其說。云所作詞有瑣窗深三字，歌之不協，改爲瑣窗幽，歌之仍不諧；後改爲瑣窗明，乃當。深幽明三字皆平聲，何以深幽不諧，而明獨佳，蓋瑣窗二字皆齒音，而深又齒音，三者相疊，故覺不適於聽。改幽字，屬喉音矣，然窗字陰平，幽字又屬陰平，故仍覺不適於聽。明字脣音，又屬陽平，諧矣。同爲平聲，而脣齒陰陽之分，尙有諧不諧之別，況宜平而上而去乎。古人作曲，大非偶然，讀曲者慎勿草草讀過也。

填曲所注意者，爲去聲字，而陰去聲則尤其注意。蓋譜入歌唱，去聲字當比平上高，而陰去聲又高於陽去，故用去聲字較慎也。在作詩者，上與去同爲仄聲，

無庸別擇。而在填曲，則上去不容相代，蓋上聲降而去聲升，不可混也。曩見小學校唱歌書，以歌詞合其歌調，每有戾字，照譜而歌則字別，按字而歌則不合調，此皆作歌時未察四聲故耳。

近人有提倡無韻詩者，但在我中國，小兒之童謠有韻，牧豎之山歌有韻，韻固非甚難事，若取其適聽，吾仍主有韻也。作曲之韻，視作詩大寬矣。不獨東冬，江陽等之合并也，卽平上去入四聲，可以通叶。一曲之中，不許有重複之韻，而一折之中，用韻可許重複。於此而曰韻能困人，直不必再言作曲可也。

韻有時代之變，有方音之變。古者，支之脂分爲三韻，今合爲一，不復能分；古麻韻一也，今曲分爲家麻與遮車；此時代遞遷之變也。侵覃咸鹽諸韻，爲閉口音，今惟廣東讀閉口，其餘各地，則但入鼻而不閉口；尙有讀模韻歌韻而混入尤韻者；讀麻韻而混入佳韻者；此各地方音之變也。作曲者執古韻以詆今韻不可；執一方之韻以詆他方亦不可；於是韻書尙焉。以韻書爲準，不致分離乖隔之益甚。

平水韻詩韻名爲作詩者所取則，詞林正宗，爲填詞者所取則，中原音韻，爲作北曲者所取則，洪武正韻，爲作南曲者所取則，近則有韻學驪珠一書，斟酌考訂，益費苦心，讀曲作曲，以之爲參考書可也。

以口舌練習聲韻，須逐字訂正其讀音，既正矣，又須反覆誦讀，以俟其純熟，期矢口而無訛。積而至於數百字數千字，皆待有同樣之工夫加入之，並無總訣，可以一通而無不通者，此實須費時間之事。又字畫者，形跡之物，有書本可憑目察。聲韻者，無形跡可尋，教者以口授，學者以耳受，以口習，苟有誤，不能自知，俟他人較正之。故古人以識字爲小學，言此事當自小時學之，日積月累以爲功，非可執速成之心，而期其不勞而獲也。然求學本爲終身之事，讀書亦非旦夕之功，識字非專爲讀曲也，惟讀曲亦有待於識字者耳。

## 五 排場

元代雜劇，每本限以四折，不許增多。四折之曲，唱者一人，每折之曲，常十數支，一人實甚勞苦，然成例如此，不能變也。有時事情繁複，非四折所能盡，則視事情之不重要處，以白括之，不復製曲。若猶不能盡，則加一楔子。說文云，楔，櫛也。蓋木工作篋，與孔相入，其不固者，斫木札緊之，是謂楔子，雜劇楔子之名，取於此也。楔子常加於四折之首，亦有加於四折之中間者，又有起首一楔子，不足盡事情，中間再加一楔子者，皆以每本四折之例限之故也。此等限制，大足使作曲者受其局促。至南曲傳奇，不拘四折之例，且不拘全本一人獨唱之例。於是編劇者量事情以定齣，北曲之折，南曲名之爲齣量唱者之勞逸，以定前齣後齣之相續。如前齣以生唱，後齣以旦唱之類。又於場面，使清靜者與熱鬧者相間，名之曰排場。戲劇之有排場，實自傳奇始，若元之雜劇，直無排場之可言也。

## 六 俗語

元曲見稱於人，其善用俗語，亦所以稱之一端也。然此類俗語，有今尚通行者；有今時已不通行者；有今雖不通行，可緣字以揣其意而解釋之者；有字本假借，無義可尋，今直不知所語云何者；有一處之方言，他處不可求解者；間亦有用蒙古人語，所書漢字，本屬譯音，今無可作解者；且有語意可解，而其句法裝置，與今不同者；凡此種種，欲盡取以箋釋之，事有難能。王國維云，元曲中所用俗語，爲宋金元三朝遺語，所見甚多，苟輯而存之，足爲一專書，以供言語學上之研究。吾謂古代書籍，如尙書、詩經，及先秦諸子等類，皆有當時俗語，而後世不復通行者；爾雅、方言，乃爲之詮釋，成爲訓詁之學。漢時俗語，如黠頤、主臣等，亦間有存者，然不多矣。唐代佛經譯本，宋代先儒語錄，以及宋金元之小說、戲劇等書，大都用俗語，苟有董而理之者，亦近代訓詁之學也。

元曲中既有不可解之俗語，則吾儕讀曲時，當然覺有困難。然翻閱既多，漸亦可以意會，此不求甚解之解法也。至廣徵書籍，博考方言，以求全體澈底之解

釋，此專門名家之事，不能望於讀曲者。又元曲中每有據當時稗官小說之事，作爲典故用之，當時婦孺皆知，而其書今已不傳，考之正史，則多乖謬，此類典故，亦以意會之可矣，若欲據正史而糾正之，反嫌其迂執也。

## 七 元曲中與今不同之假借字

每 今俗語你們我們字樣，已爲通用之字矣。在元曲中，你們常作你每，如漢宮秋雜劇，「宰相每」，卽宰相們也。每與們，雙聲。案你，宰相，意表少數，加一們字，則爲多數。此們字音，在古當是輩字，後音變爲每字，再變爲們字。輩字爲清聲，每字爲濁聲，輩屬幫母，輩與每，清濁變而韻未變也。至每變爲們，同屬重唇濁音，每爲陰韻，餘聲不入鼻，們爲陽韻，餘聲入鼻，聲母不變而韻變也。而們之與輩，則聲母韻母皆變，每音居其間，若爲之介紹，於此可見俗語遞變之轍迹焉。元曲用每，假借字也；今用們，改造字也。

家 元曲中語助詞。如本編老生兒曲中，『每日家花花草草』又『蓋一座家通行廟』此家字，後來傳奇中，改用價字。如湯若士南柯夢傳奇，『整日價紅圍也那翠帟』洪昉思長生殿傳奇，『幾回價聽鷄鳴起身獨夜舞』是也。案家與價不過平聲去聲之分。考其意味，此家字，在古當爲其字。如離騷『紛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在元曲中，可爲『紛總家離合兮，班陸離家上下。』其與家，古音皆深腭，今音皆淺腭。吳中俗語，說自家他家爲深腭，而讀文爲淺腭。吳俗語中用其字者少，讀文爲淺腭，而常熟一縣，稱他人曰其，爲深腭音；可證其與家古音同也。用在語助上，皆有聲而無義。此語助音，吳中至今有之，惟音變若葛，長音變爲短音，如離騷二句，以吳中俗語譯之，則讀如『紛總總噶離合兮，班陸離噶上下。』如此讀法，其字之意，雖村嫗亦解矣。後來曲文中，改家字爲價字，蓋因用家字者，易與有意義之家字相混，故改書價也。

則 今俗語中借用只字，在元曲中或借用則字，限止詞也。如『只此一家，並無

分出。』表有所限止之意。元曲中「則」與「只」，隨便書，而書「則」字處較多。案只字，古常用祇字。唐石經，左傳「祇見疏也」，詩「祇攬我心」，論語「亦祇以異」，皆從衣旁。音止移切。其後祇與祇混寫，故今左傳詩經論語刻本，皆作祇。讀祇音者，兩齒相切，餘音亦不開放。讀只音者，字頭與祇同，而餘音兩齒稍開，此蓋俗語音變，而假借之字因而變也。元曲借用則字，易與文言之則字相混，今改用只字，容易分清。（本編照臧刻本，則只仍舊互用，後來曲本，亦仍有書則字者，故特具說於此。）

者 咱 元劇賓白中，此兩字常任便用之。如漢宮秋劇，「妾身在家，頗通絲竹，彈得幾曲琵琶，當此夜深孤悶之時，我試理一曲消遣者。」又「聖駕到來，急忙迎接者。」又「燭光越亮了，你與我挑起來看咱。」又「望陛下恩典寬免，量予些恩榮咱。」者與咱音同，故隨便假借，意無分別也。案此字之意，爲肯定語助詞，用於對己語，有我且如此我應如此之意；用於以上對下，爲命令語助



詞；用於以下對上，爲希望語助詞。今吳語京語中，此音已無有，惟江西南昌俗語中，常得聞之，音略變如著。讀若著，著若著，蓋長音變短音也。

波 語助詞，意與麼字相近，且有竟讀作麼字者，如「也麼」或寫作「也波」。紫釵記「花波豔酒」讀若「花麼豔酒」是也。今俗語，麼字爲常用之字，而波字竟不復見，案麼字完全爲疑問口氣，波字則於疑問之中，稍帶有希望其然之意。如本編老生兒劇中，「喜波喜波」李逵負荆劇中，「你也等我一等波。」「你看他波。」於語中皆含有希望意，此與麼字稍異者也。波與麼，猶輩與每，有由重變輕之跡焉。

也 人名及人代名下之助詞，稱人之有此音者，其意較親善也。如本編李逵負荆劇中「老王也」「哥也」之類，他劇中亦常遇之。近時曲本，改爲吓字，也字係假借，吓字則增造者也。案稱人之下，助以也聲，此語法已極古。如論語，「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嘑」又「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賜也，汝

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師也，過而商也不及，」禮記檀弓，「曠也，太師也；……調也，君之褻臣也；……蕢也，宰夫也，」又「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凡屬此類，至多不勝枚舉。此也字，爲口語時稱名下之延長音，近曲本以其爲文言而避之，改造吓字，其實不必。仍之，正可見古代俗語，有延存至今者也。

倅 音蘭，亦稱名下之助詞，如本編李逵負荆中之「老王倅，」「宋江倅，」意與也字無別。蓋也字爲喉中直瀉之音。言也而發端於舌，卽爲倅。今曲本，改造啦字以代之。

右所舉，爲元曲中習見之字，而近時小說曲本，有不同者，故略疏解之。至其餘這字怎字麼字了字之類，今尙通用，不必徧舉也。

## 八 元曲之品藻

元曲之美，稱之者異口同聲，然往往但言其美，而所以爲美之故，罕能道也。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中，有數節能言爲美之實際，茲錄之於左。

王云：元曲之佳在何處，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之大文學家，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又云：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之曲

劇，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惟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

曰有意境，曰自然，真能抉出元曲之美之祕奧者。顧吾謂自來文章之美，無有越此有意境與自然之闕者也。惟古人之所謂自然，因語言之遞變，吾不知之矣。至近代之自然，則淵然而可味也。屈原之離騷，宋玉之九辯，懷人心脾，何以故，有意境也。然初讀則覺其澀口，讀熟而後味津津焉，語言之時代，相隔已遠，古之自然，今或以爲不自然也。陶淵明之田家詩，讀之心曠神怡，何以故，有意境也。自然也。儲光曦之田家詩，未嘗不類乎陶，然味稍遜焉，蓋意境不亞於陶，而不及陶之自然也。因思昔人有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語至妙。蓋有意境而未能自然，則可以爲工緻之文，不能爲神妙之文。未有意境而但求自然，則非嚼蠟無味，必恫恍無聊矣。

蘇子瞻之論文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爲已有意境而能自然者，言其狀態者也。韓昌黎之論文曰，『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

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此爲未至乎有意境與自然，而求至乎有意境與自然者，示以工夫者也。昌黎之法，孟子以兩語括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此言，爲養氣然也，而移之於學文，亦無不可。蓋學文而心無其事，謂文能有成，雖愚者亦知其妄也。顧有其事於心者，又常犯正之病。正者何，期必也。謂預期其事之功效，而挾必致之心以求之也。譬如種菊，菊之能開好花，固也，然種菊者，挾一必開好花之心以責菊，其不戕賊此菊者幾希矣。故孟子爲心有此事者之戒，其正也。心勿忘，卽必有事也。言有事者，尙虞其間斷，言勿忘，則無間斷矣。勿助長，卽

勿正也。正爲助長之起端，助長爲正之進程，蓋心所期必者，非助長不止也。之助長說

孟子自  
有喻語、

昌黎言存聖人之心，以諦觀前人之學說，而別其正僞，孟子之所謂有事

也。如是者有年，如是者又有年，孟子之所謂勿正勿助長也。汨汨乎來，浩乎沛然，則有意境矣。行之仁義之途，游之詩書之源，所以涵養深純，而俟其自然也。至行乎其所以不得行，止乎不得不止，自然之效見矣。此法也，以之集義，則爲孟子之養氣，以之讀書，則爲韓蘇之養成文才，以之揣摩人情，閱歷世故，遇有感觸，以俗語表達之，則元曲是矣。其所蓄物不同，蓄之之法一也。

近之教爲文者，或醜詆文言，力崇白話，謂人學爲文，白話易而文言難也。此說之行，迄今將十年矣，而學者之文，未見有勝於前，反日降焉，其故何耶。曰學文而主張用白話，以正之心，行助長之術，所以降也。蓋學爲文者，學文言，學白話，須乎有意境而出之於自然，其致一也。既須有意境而出之於自然，則其須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其功一也。其事無難無易，須有同一之功，而學其事者，

先存此難彼易之心而後學，其績不加勝，反以日降，宜矣。

有演幻術以惑人者，藏兔於胯，藏鵠於襟，藏丸於指縫之間，乘人之不覺而驟出之，人相駭以爲怪。詰其訣，兩三言而畢矣。顧習幻術者，必先自匿秘室之間，以免以鵠以丸，由其訣，千反百覆練習之，迨身段熟，手腕靈，然後可以登稠人廣座之場而獻技。若非然者，手拘足蹶，術且立敗。學文言者，有須此千反百覆之練習；學白話者，亦須此千反百覆之練習，其理同也。湯若士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筐中所藏，多當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故湯所作玉茗堂四夢傳奇，詞情獨妙千古。魏良輔定琵琶記譜，樓居十年，以手指點几面以當拍，其後手所點處，几面之木深寸許。故水磨調魏定齋記譜今名水磨調記、爲崑腔之首創。學白話文者，不知此理之無可變更，輒相誤曰白話文易，夫是以降也。

王右軍以善書名千古，蘭亭集序，尤爲所書之著者。當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名流盛會，各賦新詩，右軍濡筆而爲之序，興之所至，一揮而就，其中點改者數

守文亦清曠沖和，後代傳誦。右軍隔日自視，慊然得意，顧以所書爲稿本也。復書之，乃所書終不能逮其稿本。今日所傳刻之禊帖，卽此稿本也。夫以右軍之手，右軍之筆，何以不復能爲禊日之書，可見有意強爲者，終不若得之自然者勝也。然惟工深養到者，方可以言自然。工不深，養不到，而妄欲希其自然，猶吾人未嘗爲右軍之臨池習書，輒欲作右軍之禊帖，適見其塗鴉耳。

是編於各劇卷首，先爲之提要，使讀者預知本劇之事蹟。蓋元曲之妙，全在於曲文，不在於事蹟。讀曲者開卷，每先注意於事蹟，而不注意於曲文。不知事蹟數語可了，曲文之妙，可百讀不厭者也。於提要已全揭其事蹟，則以下可細玩其曲文矣。

曲文之中，仿九宮大成譜例，分別正字襯字，正字大，襯字小，以清眉目。惟元代編劇家，曲調爛熟於口頭，字句無分正襯，一氣呵成，雖稍有變化，仍不礙其腔調。偷聲減字之例，蓋由此興。後之人數字以分句，稍有變化者，不得不指



爲又一體。變之後又有變焉，則多列其體以收之。故九宮大成譜，每有同一曲名，列體至十餘式者，然所列仍未可謂盡元曲之變化也。茲編以九宮大成譜爲範，間有稍爲出入者，曲文如此，不妨視爲又一體。

曲文句法，與詩不同。同爲五字句，有上二下三，上三下二之別；同爲六字句，有二二二與三三之別；同爲七字句，有上四下三，上三下四之別；此類句法，規律頗嚴，讀曲者不可不致其分明。茲編旁注讀逗音句與韻，亦照九宮大成譜例。有此可以省去標點，且較點爲詳備也。

文詞之佳妙者，句旁加以密圈，雖未免從前積習，庶以增讀者興趣。

每折之後略附注釋，苦不能備，讀者諒之。至曲字讀音，有與尋常異者，仍錄臧晉叔原注於後。

民國十六年九月節伯章童斐識

# 目次

漢宮秋提要	一
漢宮秋雜劇	五
李逵負荆提要	三九
李逵負荆雜劇	四一
老生兒提要	七五
老生兒雜劇	七九
東堂老提要	一一一
東堂老雜劇	一二三

# 漢宮秋雜劇提要

漢宣帝時，握衍胸鞬單于暴虐，國中不附，擁立稽侯獬爲呼韓耶單于，發兵擊握衍胸鞬單于，單于自殺，其下分立爲單于者五，更相攻伐，而呼韓耶之兄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單于。後五單于尋罷，唯存呼韓耶郅支二單于。郅支攻呼韓耶，破走之，遂都單于庭。呼韓耶旣敗，稱臣事漢。甘露三年入朝，自請留光祿塞下。北庭人稍稍歸之，遂漸強盛。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耶，殺漢使者谷吉，又見呼韓耶益強，恐見襲，率衆西徙康居。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副都護陳湯矯制發兵，擊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時元帝之建昭三年也。元帝卽位十三年呼韓耶單于聞郅支單于旣誅，且喜且懼，竟寧元年元帝卽位十六年正月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嬌賜之。嬌字昭君，南郡秭歸人，王穰之女。是年五月，元帝薨，年四十歲。匈奴號王嬌爲寧胡闕氏，寧胡闕氏偶呼韓耶，生一男曰伊屠牙師，爲右日逐王。又生二女，長

女曰須卜居次，小女曰當于居次。正史所載事實如此。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既以賜呼韓耶，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而不欲失信於匈奴，卒遣之。西京雜記，比正史增出畫工圖形一事，未言畫工何名，名之爲毛延壽者，後人所增飾也。是劇謂元帝遣畫工毛延壽，選民間女充後宮，王嬙不肯賂畫工，畫工故毀其容，因不得見幸。適元帝行後宮，聞昭君琵琶聲，見之美，幸焉。欲案誅毛延壽，延壽逃入匈奴，以所畫昭君真容，獻呼韓耶。單于呼韓耶單于，遂指名索昭君，漢弱不能抗匈奴，不得已而遣昭君，帝親送之灞橋，昭君至匈奴，既全邦交矣，乃自沈於黑龍江，單于怒毛延壽之反覆，縛送漢斬之，事實與正史異。

作曲者馬致遠，字東籬，大都人。元滅金，停廢科舉者八十七年，漢族人才，皆被壓於蒙古人之下，不得伸，致遠生當元初，覩金宋兩國之見滅於元，皆文治不修，武功不振之故。而又身受蒙古人之迫壓，一腔憤恨，無以自洩，乃借王昭君事

以發洩之。論題情，則從昭君口中着筆，易從元帝口中着筆難。乃此劇立局，不以昭君爲正角，而以元帝爲正角，此作者自居主人翁地位，故借元帝以爲寫照可知也。中國人心理，對國之觀念淡，對家之觀念深，乃至被迫於強族，雖所愛之美人，不容自保，拱手而獻之他人，於痛處下鍼砭，意至沈痛矣。論事實，則被逼遣妃，灞橋送別，爲文之正面，以後則事遇境遷，情較淡矣。乃正名曰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偏注意於事過之後，第四折專寫聞雁，在喜觀事實者，當嫌其空泛無聊。不知箕子覩麥秀漸漸而傷殷之亡，周大夫見彼黍離離而傷周之遷，作曲者意，正與此同。惟作者主旨如此，故於昭君事實，不得不略有變更。所變更者，元帝未嘗前見昭君，而劇文則謂已見而幸之矣。昭君嫁單于，生有子女，而劇文則謂其自盡。呼韓耶實以郅支旣誅而求親於漢，劇中則謂其強盛，漢不能敵。蓋非如此，不足以發洩其滿腹之牢騷也。小說彈唱家，往往虛構事實以言情，烏有先生無是公，不妨任意臆造，若必執正史以責之，迂矣。

漢時匈奴地，在瀚海以南者曰漠南，卽今之內蒙古是。在瀚海以北者曰漠北，卽今之外蒙古是。由漢至匈奴，無須經黑龍江。昭君死匈奴中，所葬曰青冢，至今尙存，在內蒙古地，去黑龍江絕遠。劇中謂昭君旣出漢界，自投黑龍江死，單于卽葬之江邊，號青冢，地域不止謬以千里。想作曲者，身未至蒙古地，彼時又無圖經可按，故有此誤。諒之可也。

# 破幽夢孤鴈漢宮秋雜劇

元大都馬致遠東籬撰

明吳興臧懋循晉叔原刊

## 楔子

〔冲末扮番王引部落上詩云〕氈帳秋風迷宿草，穹廬夜月聽悲笳，控弦百萬爲君長，款塞稱藩屬漢家。某乃呼韓耶單于是也，久居朔漠，獨霸北方。以射獵爲生，攻伐爲事。太王曾避俺東遷，魏絳曾怕俺講和，獯鬻猡狁，逐代易名；單于可汗，隨時稱號。當秦漢交兵之時，中原有事，俺國強盛，有控弦甲士百萬。俺祖公公冒頓單于，圍漢高帝于白登，七日，用婁敬之謀，兩國講和，以公主嫁俺國中。至惠帝呂后以來，每代必循故事，以宗女歸俺番家。宣帝之世，我衆兄弟爭立不定，國勢稍弱。今衆部落立我爲呼韓耶單于，實是漢朝外甥。我有甲士十萬，南移近塞，稱藩漢室。昨曾遣使進貢，欲請公主，未知漢帝肯尋盟約否？今日天高氣爽，衆頭目每向沙堤射獵一番，多少是好。正是：番家無產業，

弓矢是生涯。〔下〕〔淨扮毛延壽上詩云〕爲人鷓心鴈爪，做事欺大壓小，全憑諂佞奸貪，一生受用不了。某非別人，毛延壽的便是。見在漢朝駕下，爲中大夫之職。因我百般巧詐，一味諂諛，哄的皇帝老頭兒十分歡喜，言聽計從。朝裏朝外，那一個不敬我，那一個不怕我。我又學的一個法兒，只是教皇帝少見儒臣，多昵女色，我這寵幸，纔得牢固。道猶未了，聖駕早上。〔正末扮漢元帝引內宮宮女上詩云〕嗣傳十葉繼炎劉，獨掌乾坤四百州，邊塞久盟和議定，從今高枕已無憂。某漢帝劉奭是也。俺祖高皇帝奮布衣，起豐沛，滅秦屠項，擡下這等基業，傳到朕躬，已是十代。自朕嗣位以來，四海晏然，八方寧靜，非朕躬有德，皆賴衆文武扶持。自先帝晏駕之後，宮女盡放出宮去了，今後宮寂寞，如何是好。〔毛延壽云〕陛下，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合當遣官徧行天下，選擇室女，不分王侯宰相軍民人家，但要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容貌端正者，盡選將來，以充後宮，有何不可。〔駕云〕卿說的是，就加卿爲選擇使，齋領詔書一通，徧行天下刷選。將選中者，各圖形一軸送來，朕按圖臨幸，待卿成功回時，別有區處。〔唱〕

〔仙呂賞花時〕四海平安絕士馬，五穀豐登沒戰伐，寡人待刷室女，選宮娃，你避



不的 驅馳困乏<sup>讀</sup> 看那一個 合屬 俺帝王家<sup>讀</sup>「下」

〔音釋〕

穹 區音切 塞 賽音 單 蟬音 獯 蒸音 鬻 育音 獯 鮮音 狃 允音 可 克音 冒 頓音 突 呢 匪音 伐 扶切 娃 娃音

乏 扶切 加

〔註釋〕

大王 〔孟子〕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魏絳 〔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案〕莊子，

魏絳諡。

獯鬻獯狁 〔孟子〕太王事獯鬻，〔詩大雅〕薄伐獯狁，至於大原。〔案〕獯鬻獯狁匈奴，皆一音之轉。

單于可汗 〔史記匈奴傳〕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請子爲孤塗，單于者，廣

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唐書突厥傳〕突厥居金山之陽，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

于也。

冒頓單于〔史記匈奴傳〕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適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與韓信將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適開圍一角，高帝從解角直出，得與大兵合。

劉爽 臧刻原本，元帝上場詩下云，某漢元帝是也。案孝元皇帝，乃其既死以後之諡號，不當在生自稱曰元帝，東籬於此太疏忽矣。茲援長生殿第一齣例，爲改稱名，以掩其過鉅之破綻。

## 第一折 用家麻韻

〔毛延壽上詩云〕大塊黃金任意擲，血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錢財，死後那管人唾罵。某毛延壽，領着大漢皇帝聖旨，徧行天下，刷選室女，已選勾九十九名，各家儘肯餽送，所得金銀，卻也不少。昨日來到成都秭歸縣，選得一人，乃是王長者之女，名喚王嬙，字昭君，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艷麗，真

乃天下絕色。爭奈他本是莊農人家，無大錢財，我問他要百兩黃金，選爲第一。他一則說家道貧窮，二則倚着他容貌出衆，全然不肯。我本待退了他，〔做忖科云〕不要倒好了他。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只把美人圖點上些破綻。到京師，必定發入冷宮，教他受苦一世。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下〕〔正旦扮王嬙引二宮女上詩云〕一日承宣入上陽，十年未得見君王，良宵寂寂誰來伴，惟有琵琶引興長。妾身王嬙，小字昭君，成都秭歸人也。父親王長者，平生務農爲業。母親生妾時，夢月光入懷，復墜于地，後來生下妾身，年長一十八歲，蒙恩選充後宮。不想使臣毛延壽，問妾身索要金銀，不會與他，將妾影圖點破，不會得見君王，現今退居永巷。妾身在家，頗通絲竹，彈得幾曲琵琶。常此夜深孤悶之時，我試理一曲消遣者。〔做彈科〕〔駕引內官提燈上云〕某漢帝，自從刷選室女入宮，多有不會寵幸，煞是怨望咱。今日萬機稍暇，不免巡宮走一遭，看那個有緣的，得遇朕躬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車碾殘花玉人月下吹簫罷，未遇宮娃，是幾度添白髮。

〔混江龍〕料必他珠簾不掛望，昭陽一步一天涯。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

窗紗。他每見管絃聲中巡玉輦，恰便是斗牛星畔盼浮槎。〔旦做彈科〕〔駕云〕是那

裏彈的琵琶響〔內官云〕是〔正末唱〕是誰人偷彈一曲寫出嗟呀〔內官云〕快報去接駕

〔駕云〕不要唱莫便要忙傳聖旨報與他家我則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兒怕驚起

宮槐宿鳥庭樹栖鴉

〔云〕小黃門，你看是那一宮的宮女彈琵琶，傳旨去教他來接駕，不要驚唬着他〔內官報科云〕兀

那彈琵琶的，是那位娘娘，聖駕到來，急忙迎接者〔旦趨接科〕〔駕唱〕

〔油葫蘆〕怨無罪吾當親問咱這裏那位下休怪我不曾來往乍行踏我特來

填還你這淚搵濕鮫綃帕溫和你露冷透凌波襪天生下這豔姿合是我寵幸

他今宵畫燭銀臺下剝地管喜信爆燈花

〔云〕小黃門，你看那紗籠內，燭光越亮了，你與我挑起來看咱〔唱〕

〔天下樂〕和他也弄着精神射絳紗卿家你覷咱則他那瘦岩岩影兒可喜殺〔旦

云〕妾身早知陛下駕臨，只合遠接，接駕不早，妾該萬死，〔駕唱〕迎頭兒稱妾身滿口兒呼

陛下必不是尋常百姓家

〔云〕看了他容貌端正，是好女子也呵。〔唱〕

〔醉中天〕將兩葉賽宮樣眉兒畫，把一個宜梳裹臉兒搽，額角香鈿貼翠花，一笑有傾城價。若是越勾踐姑蘇臺上見他，那西施半籌也不納，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

〔云〕你這等模樣出衆，誰家女子。〔旦云〕妾姓王名嬙，字昭君，成都秭歸縣人，父親王長者，祖父以來，務農爲業，閭閻百姓，不知帝王家禮度。〔駕唱〕

〔金盞兒〕我看你眉掃黛髮堆鴉腰，弄柳臉舒霞，那昭陽到處難安插。誰問你一犁兩壩做生涯，也是你君恩留枕簟，天教雨露潤桑麻。既不沙俺江山千萬里，直尋到茅舍兩三家。

〔云〕看卿這等體態，如何不得近幸。〔旦云〕妾父王長者，當初選時，使臣毛延壽索要金銀，妾家貧寒無湊，故將妾眼下點成破綻，因此發入冷宮。〔駕云〕小黃門，你取那影圖來看。〔黃門取圖看科〕

〔駕唱〕

〔醉扶歸〕我則問那待詔別無話，卻怎麼這顏色不加搽，點得這一寸秋波玉有

瑕。端的是卿眇目他雙睛，便宜的八百姻嬌比並他，也未必強如俺昭君帶破綻。

丹青畫

〔云〕小黃門傳旨，說與金吾衛，便拏毛延壽斬首報來。〔旦云〕陛下，妾父母在成都，見隸民籍，望陛下息典寬免，量與些恩榮。〔駕云〕這個煞容易。〔唱〕

〔金盞兒〕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種穀，夏澆麻，情取棘針門粉壁上，除了差法，你向正陽門改嫁的倒榮華。俺官職頗高如村社長，這宅院剛大似縣官衙。謝天地可憐窮女婿，再誰敢欺負俺丈人家。

〔云〕近前來，聽寡人旨，封你做明妃者。〔旦云〕量妾身怎生消受的陛下恩寵。〔做謝恩科〕〔駕唱〕

〔賺煞〕且盡此宵情，休問明朝話。〔旦云〕陛下明朝早早駕臨，妾這裏候駕。〔駕唱〕到明日多

管是醉臥在昭陽御榻。〔旦云〕妾身微賤，雖蒙恩寵，怎敢望與陛下同榻。〔駕唱〕休煩惱，吾

當且是耍鬪，卿來便當真假。恰纔家鞦韆路兒熟滑，怎下的真個長門再不踏。明

夜裏西宮閣下讀你是必悄聲兒接駕讀我則怕六宮人攀例撥琵琶讀〔下〕

〔旦云〕駕回了也，左右，且掩上宮門，我睡些去。〔下〕

〔音釋〕

秭音 碾奴典切 髮方雅切 輩泥奄切 槎音 踏當加切 襪忘罵切 爆音 殺所鮮切 納囊亞切 插抽鉗切

簞音 瞎香賈切 法方雅切 榻湯打切 滑呼佳切

〔註釋〕

昭陽 〔班固西都賦〕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三輔黃圖〕武帝後宮八區，有昭

陽殿。

玉輦 〔通典〕夏后氏制輦，秦爲人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

〔潘岳藉田賦〕天子乃御玉輦。

浮槎 〔博物志〕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不失期。人有奇志，多齋糧，乘槎

而去，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

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

鮫綃〔博物志〕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時出人家賣綃。

淩波襪〔洛神賦〕淩波微步，羅襪生塵。〔李白詩〕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

既不沙 元時俗語，意近於既不然。

秋波〔楚辭〕娉光眇視，目增波些。〔蘇軾詩〕佳人未肯回秋波。

棘針〔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嘗說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

其心，女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

鬪卿耍 元時俗語，謂誑人而戲弄之。

## 第二折 用鳩侯韻

〔番王引部落上云〕某呼韓耶單于，昨遣使臣款漢，請嫁公主與俺，漢皇帝以公主尚幼爲辭，我心  
中好不自在。想漢家宮中，無邊宮女，就與俺一個，打甚不緊，直將使臣趕回。我待欲起兵南侵，又恐



怕失了數年和好，且看事勢如何，別做道理。〔毛延壽上云〕某毛延壽，只因刷選宮女，索要金銀，將王昭君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不想皇帝親幸，問出端的，要將我加刑，我得空逃走了，無處投奔。左右是左右，將着這一軸美人圖，獻與單于，着他按圖索要，不怕漢朝不與他。走了數日，來到這裏，遠遠的望見人馬浩大，敢是穹廬也。〔做問科云〕頭目，你啓報單于知道，說漢朝大臣來投見哩。〔卒報科〕〔番王云〕着他過來。〔見科云〕你是什麼人？〔毛延壽云〕某是漢朝中大夫毛延壽，有我漢朝西宮閣下美人王昭君，生得絕色。前者大王遣使求公主時，那昭君情願請行，漢主捨不的，不肯放來。某再三苦諫，說豈可重女色，失兩國之好。漢主倒要殺我。某因此帶了這美人圖，獻與大王，可遣使按圖索要，必然得了也。這就是圖樣。〔進上看科〕〔番王云〕世間那有如此女人，若得他做關氏，我願足矣。如今就差一番官，率領部從，寫書與漢天子，求索王昭君與俺和親。若不肯與，不日南侵，江山難保。就一壁廂引控弦甲士，隨地打獵，延入塞內，偵候動靜，多少是好。〔下〕〔旦引宮女上云〕妾身王嬙，自前日蒙恩臨幸，不覺已經旬月，主上呢愛過甚，久不設朝。今日聞的升殿去了，我且向妝臺邊梳妝一會，收拾齊整，只怕駕來好伏侍。〔做對鏡科〕〔駕上云〕自從西宮閣下，得見了

王昭君，使朕如癡似醉，久不臨朝，今日方才升殿，等不的散了，只索再到西宮看一看去。〔唱〕

〔南呂一枝花〕四時雨露勻，萬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無憂。守着那皓齒

星眸，爭忍的虛白晝。近新來染得些證候，一半兒爲國憂民，一半兒愁花病酒。

〔梁州第七〕我雖是見宰相似文王施禮，一頭地離明妃早，宋玉悲秋，怎禁他帶天

香着，莫定龍衣袖。他諸餘可愛所事兒，相投消磨人幽悶，陪伴我閒游。偏宜向

梨花月底登樓，芙蓉燭下藏鈎。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

該撥下的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落伽

山觀自在無楊柳，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除是雨歇雲收。

〔做望見科〕〔云〕且不要驚着他，待朕悄悄地看咱。〔唱〕

〔隔尾〕恁的般長門前抱怨的宮娥舊，怎知我西宮下偏心兒夢境熟，愛他晚妝

罷描不成畫不就，尙對菱花自羞。〔做到旦背後看科〕〔唱〕我來到這粧臺背後，原

來廣寒殿嫦娥，在這月明裏有。

〔日做見接駕科〕〔外扮尚書丑扮常侍上詩云〕調和鼎鼐理陰陽，秉軸持鈞政事堂，只會中書陪  
伴食，何曾一日爲君王。某尚書令五鹿充宗是也，這個是內常侍石顯，今日朝罷，有番國遣使來索  
王嬙和番，不免奏駕。來到西官閣下，只索進去。〔做見科云〕奏的我主得知，如今北番呼韓那單于，  
差一使臣前來，說毛延壽將美人圖獻與他，索要昭君娘娘和番，以息刀兵。不然他大勢南侵，江山  
不可保矣。〔駕云〕我養軍千日，用軍一時，空有滿朝文武，那一個與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  
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唱〕

〔牧羊關〕興廢從來有干戈不肯休，可不食君祿命懸君口，太平時賣你宰相功勞。  
有事處把俺佳人遞流，你們乾請了皇家俸，着甚的分破帝王憂。那壁廂鎖樹的  
怕彎着手，這壁廂攀欄的怕攔破了頭。

〔尚書云〕他外國說，陛下寵昵王嬙，朝綱盡廢壞了。國家若不與他，與兵弔伐，臣想紂王只爲寵妃  
己國破身亡，是其鑒也。〔駕唱〕

〔賀新郎〕俺又不曾徹青霄高蓋起摘星樓，不說他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有

一朝身到黃泉後韻若和他韻留侯韻留侯韻嘶遺韻你可也羞那不羞韻您韻臥重裯韻食列鼎韻  
 乘肥馬韻衣輕裘韻您須見韻舞春風韻嫩柳宮腰瘦韻怎下的教他韻環佩影搖青冢月韻琵琶韻  
 聲斷黑江秋韻

〔尙書云〕陛下，嗜這裏兵甲不利，又無猛將與他相持，倘或疏失，如之奈何？望陛下割恩與他，以救一國生靈之命。〔駕唱〕

〔鬪蝦蟆〕當日個誰展英雄手能梟項羽頭韻把江山屬俺炎劉韻全虧韓元帥韻九里山韻  
 前戰鬪韻十大功勞成就韻恁也丹墀裏頭韻枉被金章紫綬韻恁也都門裏頭韻都韻領着韻  
 歌衫舞袖韻恐怕邊關透漏韻及家人奔驟韻似箭穿着鴈口韻沒個人敢咳嗽韻吾當韻  
 儻韻他韻也韻也韻也韻紅妝年幼無人搭救韻昭君共你每有甚麼韻殺父母韻冤讎韻休休韻少不的韻  
 滿朝中都做了韻毛延壽韻我呵空掌着韻文武三千隊韻中原四百州韻只待要韻割鴻溝韻陡韻  
 恁的韻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韻

〔常侍云〕見今番使朝外等宣。〔駕云〕罷罷罷，教番使臨朝來。〔番使人見科云〕呼韓那單于，差臣

南來奏大漢皇帝，北國與南朝，自來結親和好。曾兩次差人求公主不與，今有毛延壽，將一美人圖，獻與俺單于。特差臣來，單索昭君爲闕氏，以息兩國刀兵。陛下若不從，俺有百萬雄兵，刻日南侵，以決勝負，伏望聖鑒不錯。〔駕云〕且教使臣館驛中安歇去。〔番使下〕〔駕云〕恁衆文武商量，有策獻來，可退番兵，免教昭君和番。大抵是欺娘娘軟善，若當時呂后在日，一言之出，誰敢違拗。若如此，久已後也不用文武，只憑佳人平安天下便了。〔唱〕

**〔哭皇天〕** 你有甚事疾忙奏，俺無那鼎鑊邊滾熱油。我道您文臣安社稷，武將定

戈矛，您只會文武班頭山呼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頓首。如今陽關路上

昭君出塞，當日未央宮裏女主垂旒，文武每我不信你敢差排呂太后。枉以後

龍爭虎鬪，都是俺鸞交鳳友。

〔旦云〕妾旣蒙陛下厚恩，當效一死以報陛下。妾情願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與陛下闈房之情，怎生拋捨也。〔駕云〕我可知捨不的卿哩。〔尙書云〕陛下割恩斷愛，以社稷爲念，早早發

送娘娘去罷。〔駕唱〕

〔烏夜啼〕今日嫁單于宰相休生受。早則俺漢明妃有國難投。他那裏黃雲不出

青山岫。投至兩處凝眸。盼得一鴈橫秋。單注着寡人今歲攬閒愁。王嬙這連添

憔悴翠羽冠香羅綬。都做了錦蒙頭煖帽珠絡縫貂裘。

〔云〕卿等今日先送明妃到驛中，交付番使待明日，朕親出灞陵橋，送餞一盃去。〔尙書云〕只怕使

不的，惹外夷恥笑。〔駕云〕卿等所言，我都依着；我的意思，如何不依好歹去送一送，我一會價只恨

毛延壽那厮，〔唱〕

〔三煞〕我則恨那忘恩負義賊禽獸。怎生不畫在凌烟閣上頭。紫臺行都是俺手裏的

衆公侯。有那樁兒不共卿謀。那件兒不依卿奏。爭忍教第一夜夢迤逗。從今後不

見長安望北斗。生扭做織女牽牛。

〔尙書云〕不是臣等強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况自古以來，多有因女色敗國者。〔駕唱〕

〔二煞〕雖然似昭君般成敗都皆有。誰似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情知他怎收那

臆滿的紫驊騮。往常時翠轎香兜。兀自捲珠簾揭繡。上下處要成就。誰承望月

自空明水自流恨思悠悠

〔旦云〕妾身這一去，雖為國家大計，爭奈捨不的陛下。〔駕唱〕

〔煞尾〕怕明妃覺饑時吃一塊淡淡鹽燒肉害渴時喝一杓兒酪和粥我索折一

枝斷腸柳餞一杯送路酒眼見得趕程途趁宿頭痛傷心重回首則怕他望不

見鳳閣龍樓今夜且則向灞陵橋畔宿〔下〕

〔音釋〕

闕氏音烟支

偵音稱

鬪音鳩

伽音茄

熟雙由切

甯音乃

攔與跌同

姐音達

遵音堀

僞鋤山切

憇音驟

拗音要

鑊音和

袖音袖

饞音濺

行音杭

迓音移

逗音豆

臙音標

肉柔去聲

酪音潑

粥音粥

宿音宿

羞上聲

〔註釋〕

宋玉悲秋 楚辭九辯，宋玉作，其首章云，悲哉秋之為氣也。

諸餘 元曲中俗語，意為泛指各事。

所事 元曲中俗語，意為不論所作何事也。

藏鉤〔三秦記〕漢武帝鈞弋夫人生而手拳，人莫能舒，及帝舒之，中握玉鉤，後人倣之，以爲藏鉤之戲。

長門〔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

菱花〔飛燕外傳〕飛燕始上大號，婕妤奏上三十六物以賀，有七尺菱花鏡一匳。

廣寒嫦娥〔後漢書天文志注〕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唐龍城錄〕明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三人同在雲上，游月中，見一大宮，榜曰廣寒清虛之府。

五鹿充宗石顯〔漢書〕石顯，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元帝卽位，爲中書令，貴幸傾朝，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之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

遞流 流，五刑之一。〔書〕流共工於幽州，謂放逐之也。遞，傳送也。



怕彎手 極言其嬾，鎖樹的三字，形容其不肯彎手。

怕攔破頭 極言其膽怯，攀欄的三字，形容其怕跌。

摘星樓 極言樓之高。〔唐人詩〕危樓高百尺，上可摘星辰。

留侯 〔史記〕張良與高帝始遇於留，因封爲留侯。

柳腰 〔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青冢 〔歸州圖經〕胡中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號曰青冢。案此句有疵，青冢爲昭君死後之家，不

當於其生時，有青冢之名。

韓元帥 謂淮陰侯韓信也，作者主意，在慨歎朝無謀臣戰將，故有外患而莫能禦。此折特舉張良

韓信，以寄其追慕之意。

丹墀 〔西京賦〕青瑣丹墀。〔注〕丹漆地，故稱丹墀。

金章紫綬 〔北史高閔傳〕宣武踐阼，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案〕金章，金印章也。紫綬，紫色之

組綬也。

儻儻〔韻藻〕儻儻，惡言詈也。今吳音儻，誤作入聲，如云儻濁，意亦謂出言不遜。

鴻溝〔史記項羽本紀〕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以東爲楚。

陽關〔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東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未央宮〔漢書〕誰何作未央宮。

差排 元時俗語，猶云排定而差遣之。

有國難投 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蓋當時成語。元曲中常見語也。

紫臺〔杜甫詩〕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不見長安望北斗〔晉書明帝紀〕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帝曰，

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他日又問之，對曰，日近長安遠。

帝驚問其說，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杜甫秋興詩〕每依北斗望京華。本曲謂明妃北去，則不

見長安。而帝則不見明妃，但有遙望北斗耳。兩地睽隔，如織女牽牛是也。

灞陵橋〔開元遺事〕長安東灞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時人呼之爲銷魂橋也。

### 第三折 用江陽韻

〔番使擁旦上奏胡樂科旦云〕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聖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恁生消受也。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駕到文武內官上云〕今日灞橋餞送明妃，却早來到也。〔唱〕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

〔云〕您文武百官計議，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唱〕

〔駐馬聽〕宰相每商量大國使還朝，多賜賞。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兒出外也搖裝。尙兀自渭城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恁不斷腸，想明妃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馬科〕〔與旦打悲科〕〔駕云〕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饒一杯酒。〔唱〕

〔步步嬌〕 您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玉觴。朕本意待尊

前捱些三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番使云〕請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駕唱〕

〔落梅風〕 可憐俺別離重，你好是歸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臺上回頭兒却

纔魂夢裏想便休，題貴人多忘。

〔旦云〕妾這一去，再何時得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詩云〕正是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

妾，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色。〔留衣服科〕〔駕唱〕

〔殿前歡〕 則什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

椒房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

武還鄉。

〔番使云〕請娘娘行罷，臣等來多時了也。〔駕云〕罷罷罷，明妃，你這一去，休怨朕躬也。〔做別科駕

〔云〕我那裏是大漢皇帝〔唱〕

〔鴈兒落〕我做了別虞姬楚霸王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那裏取保親的李左車  
送女客的蕭丞相

〔尙書云〕陛下不必掛念〔駕唱〕

〔得勝令〕他去也不沙架海紫金梁枉養着那邊庭上鐵衣郎您也要左右人扶侍俺  
可甚糟糠妻下堂您但提起刀鎗却早小鹿兒心頭撞今日央及煞娘娘怎做  
的男兒當自強

〔尙書云〕陛下咱回朝去罷〔駕唱〕

〔川撥棹〕怕不待放絲韁咱可甚鞭敲金鐙响你管燮理陰陽掌握朝綱治國安  
邦展土開疆假若俺高皇差你個梅香背井離鄉臥雪眠霜若是他不戀恁春  
風畫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

〔尙書云〕陛下不必苦苦念他任他去了罷〔駕唱〕

〔七弟兄〕說甚麼大王不當戀王嬙兀良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那堪這散風雪旌

節影悠揚動關山鼓角聲悲壯

〔梅花酒〕呀俺向着這迴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搠起纓鎗馬

負着行裝車運着餱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

他部從入窮荒我變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遶迴廓遶迴廓近椒房

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螢泣寒螢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滴淚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

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尚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他花朵

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暢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鴈南翔呀呀

的聲嘹唳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响〔下〕

〔番王引部落擁昭君上云〕今日，漢朝不棄舊盟，將王昭君與俺番家和親。我將昭君封爲寧胡閼氏，坐我正宮，兩國息兵，多少是好。衆將士傳下號令，大衆起行，望北而去。〔做行科〕〔旦問云〕這裏甚地面了？〔番使云〕這是黑龍江，番漢交界去處，南邊屬漢家，北邊屬我番國。〔旦云〕大王，借一盃酒，望南澆奠，辭了漢家，長行去罷。〔做奠酒科云〕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尙待來生也。〔做跳江科〕〔番王驚救不及歎科云〕噯，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葬在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我想來人也死了，枉與漢朝結下這般縫隙，都是毛延壽那厮，搬弄出來的。把都兒，將毛延壽拿下，解送漢朝處治。我依舊與漢朝結和，永爲甥舅，却不是好。〔詩云〕則爲他丹青畫誤了昭君，背漢主暗地私奔，將美人圖又來哄我，要索取出塞和親，豈知道投江而死，空落的一見消魂，似這等姦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哈喇，依還的甥舅禮兩國長存。〔下〕

### 〔音釋〕

忘 去聲  
變 屑音  
拗 朔音  
餽 侯音  
蝨 蟻音  
嘹 僚音  
唳 亮音

### 〔註釋〕

搖裝〔沈約詩〕搖裝非短晨，還歌豈明發。

一曲陽關〔唐王維送別詩〕渭城朝雨浥清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

故人。此詩後人常歌之以送別，因未有西出陽關之語，名之爲陽關曲。

李陵臺 李陵字少卿，李廣孫，武帝天漢二年，以步兵五千，出塞擊匈奴，屢勝，而漢別五將皆失道，

陵卒以兵少爲匈奴所虜。在匈奴中二十餘年，病死。李陵臺，不見於典，蓋小說家有是言。

貴人多忘 俗語，今尙通行。或云貴人多忘事。

宮車 〔杜牧阿房宮賦〕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椒房 〔爾雅翼〕椒實多而香，漢世皇后所居，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屋，亦取其溫煖。

蘇武還鄉 蘇武，字子卿，平陵侯蘇建子，天漢元年，奉使至匈奴，匈奴欲降武而不能，因留武北海

上，使牧羝，凡十九年，乃得釋歸漢。

虞姬 〔史記〕漢軍圍項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項王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乃夜起飲帳中，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雖不逝，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乃與數千騎，直夜潰圍，南出馳去。

李左車〔漢書〕韓信以兵數萬，下井陘，擊趙，趙王歇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趙王歇，深溝高壘，而與戰。歇不聽，爲韓信所敗。韓信生得李左車，師事之。史無保親事，或係小說家言。

蕭丞相〔漢書〕蕭何，沛人，爲沛主吏掾，數以吏事護高祖。漢王王漢中，以蕭何爲丞相。漢既滅楚，封爲鄴侯，功第一，史無送女客事，或亦小說家言。本劇以國無謀臣良相，故不能禦外侮，爲主旨。舉李左車蕭丞相，所以寄慨也。

架海紫金梁 元時俗語，謂能擔大任者。關漢卿智寵謝天香雜劇，相公是架海紫金梁，梁，橋也。橋而架海，極言其長，橋爲紫金所造，極言其固。

糟糠妻〔後漢書〕光武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以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召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願爲主曰，事不諧矣。

鞭敲金鐙響 小說中成語，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

雙理陰陽〔書立政〕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雙理陰陽。

兀良 元時俗語，形容口絮之詞，鄭庭玉後庭花雜劇第二折，鬪蝦蟆曲，中有云，滴羞跌屑怕怖，乞

留兀良口絮，滴羞跌屑，形容怕怖也，乞留兀良，形容口絮也。此處用兀良，蓋有聲而無義。

我煞 此二字不可解，疑有脫誤。

那火 〔木蘭辭〕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今謂合作一事曰同夥，同夥即同火也。

暢道 元曲中語助詞，後庭花劇，有句云，暢道殺人賊不在海角天涯，暢道意謂酌量其大概而言

之也。臧刊本作唱道，竚立多時，唱與暢雖同爲段借字，然他處通用暢道，則此處不當獨作唱道，

故改從一律。

#### 第四折 用庚亭韻

〔駕引內官上云〕自家漢帝，自從明妃和番，寡人一百日不曾設朝。今當此夜景蕭索，好生煩惱。且將這美人圖掛起，稍解悶懷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寶殿涼生夜迢迢。六宮人靜對銀臺一點寒燈。枕席間臨寢處，越顯的吾身薄。倖萬里龍庭，知他宿誰家一靈真性。

〔云〕小黃門，你看鑪香盡了，再添上些香。〔唱〕

〔醉春風〕燒盡御鑪香，再添黃串餅。想明妃似竹林寺，不見半分形，則留下這個影。影未死之時，在生之日，我可也一般恭敬。

〔云〕一時困倦，我且睡些兒。〔唱〕

〔叫聲〕高唐夢苦難成，那去了也愛卿愛卿。却怎生無些靈聖，偏不許楚襄王枕

### 上雨雲情

〔做睡科〕〔旦上云〕妾身王嬙，和番到北地，私自逃回，兀的不是我主人陛下，妾身來了也。〔番兵

上云〕恰纔我打了個盹，王昭君就偷走回去了。我急急趕來，進的漢宮，兀的不是昭君。〔做拿旦

下〕〔駕醒科云〕恰纔見明妃回來，這些兒如何就不見了。〔唱〕

〔剔銀燈〕恰纔這搭兒單于國使命呼喚俺那昭君名姓，偏寡人喚明妃不肯燈

前應却原來是畫上的丹青猛聽得仙音院鳳管鳴更說甚蕭韶九成

〔蔓菁菜〕白日裏無承應教寡人不曾一覺到天明做的個團圓夢境〔鴈叫科唱〕

却原來鴈叫長門兩三聲怎知道更有個人孤零

〔鴈叫科〕〔唱〕

〔白鶴子〕多管是春秋高筋力短莫不是食水少骨毛輕待去後愁江南網羅寬

待向前怕塞北雕弓硬

〔么篇〕傷感似替昭君思漢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橫淒愴似和半夜楚歌聲悲

切似唱三疊陽關令

〔鴈叫科〕〔云〕則被那潑毛團叫的淒楚人也〔唱〕

〔上小樓〕早是我神思不寧又添個冤家纏定他叫得慢一會兒緊一聲兒和盡

寒更不爭你打盤旋這搭裏同聲相應可不差訛了四時節令

〔么篇〕你却待尋子卿覓李陵對着銀臺叫醒咱家對影生情則俺那遠鄉的漢

明妃雖然得命不見你個潑毛團也耳根清淨

〔鴈叫科〕〔云〕這鴈兒呵〔唱〕

〔滿庭芳〕又不是心中愛聽大古似林風瑟瑟崑溜冷冷我只見山長水遠天如鏡又生怕誤了你途程見被你冷落了瀟湘暮景更打動我邊塞離情還說甚過留聲那堪更瑤階夜永嫌煞月兒明

〔黃門云〕陛下省煩惱龍體爲重〔駕云〕不由我不煩惱也〔唱〕

〔十二月〕休道是咱家動情你宰相每也生憎不比那雕梁燕語不比那錦樹鶯鳴漢昭君離鄉背井知他在何處愁聽

〔鴈叫科〕〔唱〕

〔堯民歌〕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鴈兒不離了鳳凰城畫簷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

〔隨煞〕一聲兒遶漢宮一聲兒寄渭城暗添人白髮成衰病直恁的吾家可也勸

不省讀

〔尚書上云〕今日早朝散後，有番國差使命，綁送毛延壽來，說因毛延壽叛國敗盟，致此禍覺。今昭君已死，情願兩國講和，伏候聖旨。〔駕云〕既如此，便將毛延壽斬首祭獻明妃。着光祿寺大排筵席，犒賞來使回去。〔詩云〕葉落深宮鴈叫時，夢回孤枕夜相思，雖然青冢人何在，還爲蛾眉斬畫師。

〔音釋〕

盹敦上聲 覺音 薙音 和去聲 訛音 聽平聲 崑音 洽音 永于景切 丁音 覺欣去聲 犒音

題目 沈黑江明妃青塚恨

正名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註釋〕

六宮 〔周禮天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後五前一。

薄倖 〔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龍庭 〔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龍庭，單于所居也。

竹林寺〔金臺集〕竹林寺，金熙宗駙馬宮也。寺僧云，一塔無影。

高唐〔宋玉高唐賦序〕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所謂朝雲者也。

薤露〔宋玉對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薤露，古送喪之曲。

田橫〔漢書田儵傳〕儵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韓信破滅齊，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臨中。高帝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橫迺與客二人詣雒陽。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北面事之，媿已甚矣，遂自剄。海中五百人聞橫死，皆自殺。

同聲相應〔易乾卦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撥毛團 俗語，罾禽獸也。

大古 俗語，意猶大概大都，此古字似爲概都兩字之合音。

宰相每 每，語助詞。今通用們。們，新造字也。每，假借字也。

寒也波更也波，語助詞。亦書作也麼。雖有其詞，而無意義。寒也波更，猶云寒更。



## 李逵負荆雜劇提要

此劇極意描寫魯莽人處事之冒失。其所構之事實，謂李逵因清明節假下山，至王林小酒店中沽飲。適王林之女，爲二強人所劫去，此強人一冒宋江名，一冒魯智深名。王林不識宋江魯智深，以爲真宋江魯智深也，以語李逵。李逵不察，卽以爲真宋江魯智深而有劫女事也。還責宋江魯智深宋江雅言無此事，而李逵不信，因與李逵約，至王林處質對，以斷頭相要，李逵從之。及質於王林，則劫女者非宋江魯智深也，此魯莽冒失之李逵當斷頭矣。李逵乃負荆請鞭，而求免斷頭，宋江未許。適冒名之宋江魯智深，偕所劫女復至王林處，王林醉之以酒，而走報梁山寨，宋江命李逵擒斬之，免李逵。宋江魯智深李逵名見水滸記，水滸記無李逵負荆事。水滸本屬臆造，茲又臆造之臆造，不當以水滸爲攷據之正本，而議此劇也。

凡人之所以成爲魯莽者，首在事實未審而先下判斷，纔有判斷，急欲行其辦法，而辦法則又過其判斷之所當，具此三條件，乃完成爲魯莽人。作曲者深明此種心理，故所描寫處，無不盡神入妙。

濡滯者廢事，暴烈者僨事。爲濡滯者言，當策以孟晉。爲暴烈者言，當抑以慎審。慎審之法，一事至前，毋遽以我意懸揣而驟斷，務先求事實之真相。旣得真相，可以斷此事之是非矣。然所以處理之者，惟求得其當，而切戒過其當。能如是也，則勇往莫禦之概，正所以爲建功立業之資，又豈有暴烈之病乎。觀此本，可以知所鑒戒矣。

# 梁山泊李逵負荊雜劇

元 棣州康進之撰

明 吳興臧晉叔原刊

## 第一折 用鳩候韻

〔冲末扮宋江同外扮吳學究淨扮魯智深領卒子上〕宋江詩云：澗水潺潺遠寨門，野花斜插滲青巾，杏黃旗上七箇字，替天行道救生民。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順天呼保義者是也。曾爲鄆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經這梁山過，遇見晁蓋哥哥，救某上山。後來哥哥三打祝家莊身亡，衆兄弟推某爲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坡來的小叟囉，威鎮山東，令行河北。某喜的是兩箇節令，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如今遇這清明三月三，放衆弟兄下山，上墳祭掃。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違令者，必當斬首。〔詩云〕俺威令誰人不怕，只放你三日嚴假，若違了半個時辰，上山來決無乾罷。〔下〕〔老王林上云〕曲律竿頭懸草稊，綠楊影裏撥琵琶，高陽

公子休空過，不比尋常賣酒家。老漢姓王名林，在這杏花莊居住，開着一個小酒務兒，做些生意。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婆婆早年亡化過了。止有一個女孩兒，年長十八歲，喚做滿堂嬌，未曾許聘他人。俺這裏靠着這梁山較近，但是山上頭領，都在俺家買酒吃，今日燒的鑊鍋兒熱，看看有甚麼人來。

〔淨扮宋剛丑扮魯智恩上〕〔宋剛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油嘴，正是一對。某乃宋剛，這個兄弟叫做魯智恩。俺與這梁山泊較近，俺兩個則是假名托姓，我便認做宋江，兄弟便認做魯智深，來到這杏花莊老王林家，買一鍾酒吃。〔見王林科云〕老王林，有酒麼？〔王林云〕哥哥，有酒有酒，家裏請坐。〔宋剛云〕打五百長錢酒來。老王林，你認得我兩人麼？〔王林云〕老漢眼花，不認的哥哥們。〔宋剛云〕俺便是宋江，這個兄弟便是魯智深。俺那山上頭領，多有來你這裏打攪，若有欺負你的，你上梁山來告我，我與你做主。〔王林云〕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並沒有這事。只是老漢不認的太僕，你怪你怪。早知太僕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老漢在這裏，多虧了頭領哥哥，照顧老漢。〔做遞酒科云〕太僕請滿飲此杯。〔宋剛飲科〕〔王林云〕再將酒來。〔魯智恩飲酒科云〕哥哥好酒。〔宋剛云〕老王，你家裏還有甚麼人？〔王林云〕老漢家中並無甚麼人，有個女孩

兒，喚做滿堂嬌，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老漢別無甚麼孝順，着孩兒出來，與太僕遞鍾酒兒也。表老漢一點心。宋剛云：「既是閨女，不要他出來罷。」魯智恩云：「哥哥怕甚麼，着他出來。」王林云：「滿堂嬌孩兒，你出來。」旦兒扮滿堂嬌云：「父親喚我做甚麼？」王林云：「孩兒，你不知道，如今有梁山上宋公明親身在此，你出來遞他一鍾兒酒。」旦兒云：「父親，則怕不中麼？」王林云：「不妨事。」旦兒做覓科。宋剛云：「我一生怕聞脂粉氣，靠後些。」王林云：「孩兒，與二位太僕遞一鍾兒酒。」旦兒做遞酒科。宋剛云：「我也遞老王一鍾酒。」做與王林酒科。宋剛云：「你這老人家，這衣服怎麼破了，把我這紅絹搭膊，與你補這破處。」老王林接絹科。魯智恩云：「你還不知道，纔這這杯酒是肯酒，這搭膊是紅定，把你這女孩兒，與俺宋公明哥哥做壓寨夫人，只借你女孩兒去三日，第四日便送來還你，俺回山去也。」領旦下。王林云：「老漢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只看着這個女孩兒，似這般，可怎麼了也？」做哭科。正末扮李逵做帶醉上云：「喫酒不醉，不如醒也。俺梁山泊上山兒李逵的便是。人見我生得黑，起個綽號叫俺做黑旋風。奉宋公明哥哥將令，放俺三日假限，踏青賞翫，不免下山，去老王林家，再買幾壺酒，喫個爛醉也呵。」明」

〔仙呂點絳脣〕飲興難酬，醉魂依舊尋村酒，恰問罷王留。  
〔云〕俺問王留道，那裏有酒，

那厮不說便走，俺喝道，走那裏去，被俺趕上，一把揪住，張口毛恰待要打，那王留道，休打休打，爹爹有。

〔唱〕王留道兀那裏人家有。

〔混江龍〕可正是清明時候，却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漸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

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綉有往來社燕，遠遠

沙鷗。

〔云〕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唱〕

〔醉中天〕俺這裏霧鎖着青山秀，烟罩定綠楊洲。  
〔云〕那桃樹上一個黃鸝兒，將那桃花

瓣兒啗呵啗呵，啗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會聽的誰說來？我試想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

哥道來。〔唱〕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  
〔云〕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的桃花

瓣兒。〔做笑科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唱〕恰便是粉襯的這胭脂透。  
〔云〕可惜了，你這瓣兒，俺

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兒去。我與你趕，與你趕，貪趕桃花瓣兒。〔唱〕早來到這草橋店，垂楊的渡。

口〔云〕不中，則怕誤了俺哥哥的將令，我索回去也。〔唱〕待不吃呵，又被這酒旗兒將我來相迤逗。他他他舞東風在曲律杆頭。

〔云〕兀那玉林，有酒麼？不則這般白吃你的，與你一抄碎金子，與你做酒錢。〔玉林做拭淚科云〕要他那碎金子做甚麼？〔正末笑科云〕他口裏說不要，可揣在懷裏。老王，將酒來。〔玉林云〕有酒有酒。

〔做篩酒科〕〔正末云〕我吃這酒在肚裏，則是翻也翻的，不吃，更待乾罷。〔唱〕

〔油葫蘆〕往常時酒債尋常行處有十欠着九。〔帶云〕老王也。〔唱〕則你這杏花莊壓

盡他謝家樓，你與我便熟油般造下春醅酒。你與我花羔般煮下肥羊肉。一壁廂

肉又熟，一壁廂酒正籛，抵多少錦封未拆香先透。我只待乘興飲兩三甌。

〔天下樂〕可正是一盞能消萬種愁。〔云〕老王也，嗜喫了這酒呵。〔唱〕把煩惱都也波丟

都丟在腦背後。這些時喫一個沒了休。〔帶云〕我醉了呵。〔唱〕遮莫我倒在路上遮

莫我臥在甕頭。〔做吐科云〕老王來。〔唱〕直醉的來在這搭裏嘔。

〔云〕老王，這酒寒，快鑊熱酒來。〔玉林云〕老漢知道。〔做換酒科哭云〕我那滿堂嬌兒也。〔正末云〕

快釀熱酒來。〔王林又哭云〕我那滿堂嬌兒也！〔正末云〕老王，我不曾與你酒錢來，你怎麼這般煩惱？〔王林云〕哥哥，不干你事，我自有的撇不下的煩惱哩，你則喫酒。〔正末唱〕

〔賞花時〕 嗜兩個每日尊前語話投韻 今日呵爲甚將咱佯不餓韻 〔王林云〕你不知道，我自嫁我的女孩兒，爲此着惱。〔正末唱〕 哎！你箇呆老子，暢好是

忒搗搜韻 〔云〕 比似你這般煩惱，

你曉的世上有三不留麼？〔王林云〕哥是那三不留？〔正末云〕 蠢老不中留；人老不中留；呆老子

常言道：女大不中留韻 〔云〕 我問你，那女孩兒，嫁了箇甚麼人？〔王林云〕 哥，我那女孩兒嫁人，我怎樣煩惱，則是晦氣，被一箇賊漢奪將去了。〔正末做打科云〕 你道是賊漢，是我奪了你女孩兒來。〔唱〕

〔金盞兒〕 我這裏猛睜眸韻 他那裏巧舌頭韻 是非只爲多開口韻 但半星兒虛謬韻 惱翻

我怎干休韻 一把火將你那草團瓢燒成爲腐炭韻 盛酒甕韻 摔做碎韻 瓷甌韻 〔帶云〕 綽起俺

兩把板斧來，〔唱〕 砍折你那蟠根桑棗樹韻 活殺恁那闊角水黃牛韻



(二)兀那老王，你說的是，萬事皆休。說的不是，我不道的饒你哩。(王林云)太僕停瞋息怒，聽老漢慢慢的說與你聽。有兩個人來喫酒，他說我一箇是宋江，一箇是魯智深。老漢便道，正是梁山泊上太僕，我無甚孝順，我只一箇十八歲女孩兒，叫做滿堂嬌，着他出來拜見，與太僕遞一杯兒酒，也表老漢的一點心。我叫出我那女孩兒來，與那宋江魯智深遞了三杯酒。那宋江也回遞了我三鍾酒，他又把紅搭膊揣在我懷裏，那魯智深說，這三鍾酒是肯酒，這紅搭膊是紅定。俺宋江哥哥，有一百八箇頭領，單只少一箇人哩。你將這十八歲的滿堂嬌，與俺哥哥做箇壓寨夫人，則今日好日辰，俺兩個便上梁山泊去也；許我三日之後，便送女孩兒來家。他兩箇說罷，就將女孩兒領去了。老漢偌大年紀，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則覷着我那女孩兒。他平白地將我女孩兒強搶將去，哥教我怎麼不煩惱？(正末云)有什麼見證？(王林云)有紅絹搭膊，便是見證。(正末云)我待不信來，那箇士大夫有這東西。老王，你做下一甕好酒，宰下一箇好牛犢兒，只等三日之後，我輕輕的把着手兒，送將你那滿堂嬌孩兒來家，你意下如何？(王林云)哥，你若送將我那女孩兒來家，老漢莫要說一甕酒，一箇牛犢兒，便殺身也報答大恩不盡。(正末唱)

〔賺煞〕管着你目下見讐人，則不要口似無梁斗，一句句言如劈竹。〔禮云〕宋江傑，

〔唱〕不爭你這一度風流，倒出了一度醜誓。今番潑水難收，到那裏問緣由。怎

敢便信口胡嚙。則要你肚囊裏揣着狀本熟，不要你將無來作有。則要你依前

來依後。〔云〕我如今回去，見俺宋公明，數說他這罪過，就着他辭了三十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坡

來小嘍囉，同着魯智深，一徑離了山寨，到你莊上。那時節，我若叫你出來，你可休似烏龜一般縮了頭，

再也不肯出來。〔王林云〕老漢若不見他，萬事休論。我若見了他，我認的他兩箇，恨不的咬掉他一塊

肉來。我怎麼肯不出見他。〔正末云〕老王兀的不是俺宋江哥哥，他道沒也。老兒，俺鬪你要哩。〔唱〕你

可也。休翻做了蠟鎗頭。〔下〕

〔王林云〕李逵哥哥去了，我也收拾過鋪面，專等三日之後，送滿堂嬌孩兒來家。滿堂嬌孩兒，則被

你痛殺我也。〔下〕

〔音釋〕

濕鈔山切

滲森去聲

鄆云去聲

棹音準

鄰音鄰

罩嘲去聲

瓣旁漫切

襯初良切

迤音移

逗音豆

醅音胚

肉柔去聲

熟發由

籩又投切

盛音成

竹肘

囑音

〔註〕

高陽〔史記酈生傳〕酈生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酒務 猶言酒店，元曲中每言酒務，蓋俗語如此。

肯酒紅定 蓋定婚時禮節之名。

王留 元曲中名小兒，每曰沙三，王留，蓋當時普通以之名小孩者。

酒債尋常行處有 宋人詩句。

謝家樓 〔唐張九齡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二百青蚨買一斗。

籩 〔皮日休詩〕黃篋樓中掛酒籩。案酒籩，竹篋編成，新酒熟，以籩漉去其糟。

臥盤頭 晉畢卓曠放，比舍郎釀熟，早夜至甕間盜飲，醉臥，爲其掌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搗搜 俗語也。有將持而不肯釋手之意。

團瓢 〔何中涿州道間詩〕團瓢忽雞鳴。團瓢，草舍也。

口似無梁斗〔紀異錄〕高駢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駢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駢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當使沒梁斗，窮酒佐三條椽，一條曲，又何足怪。

狀本熟 認者之詞呈曰狀本。蓋以宋江被告，而王林爲原告，欲其牢記原呈詞也。

依前依後 謂執詞始終不變也。

蠟鎗頭 鎗頭當堅硬，蠟製鎗頭，則徒有其形而不堅。西廂曲文，亦有云，原來是銀樣蠟鎗頭。蓋元時俗語也。

## 第二折 機微韻用此韻者與支時韻灰回韻每有混雜方音異也

〔宋江同吳學究魯智深領卒子上〕〔宋江詩云〕旗幟無非人血染，燈油盡是腦漿熬，鴉嚙肝肺扎煞尾，狗嚼骷髏抖撒毛。某乃宋江是也。因清明節令，放衆頭領下山踏青賞玩去了。今日可是三日光景也，在那聚義堂上，三通鼓罷，都要來齊。小嘍囉，寨門首覷者，看是那一個先來。〔卒子云〕理會得。〔正末上云〕自家李山兒的便是，將着這紅搭膊，見宋江走一遭來。〔唱〕

〔正宮端正好〕 抖搜著黑精神，扎煞開黃髭鬚，則今番不許收拾。俺可也磨拳擦

掌行行裏，按不住莽撞心頭氣。

〔滾繡毯〕 宋江唵這是其所爲甚道理，不知他主着何意激的，我怒氣如雷。可不道

他是誰我是誰，俺兩箇半生來豈有些嫌隙。到今日却做了日月交食，不爭幾

句閒言語，我則怕惡識多年舊面皮展轉猜疑。

〔云〕小巖囉報復去，道我李山兒來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李山兒來了也。

〔宋江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學究哥哥喏，帽兒光光，今日做箇新郎；

袖兒窄窄，今日做箇嬌客；俺宋公明在那裏，請出來和俺拜兩拜。俺有些零碎金銀在這裏，送與嫂

嫂做拜見錢。〔宋江云〕這厮好無禮也！與學究哥哥施禮，不與我施禮。這厮胡言亂語的，有甚麼說

話。〔正末唱〕

〔偷秀才〕 哎你箇刎頸的知交慶喜。〔宋江云〕慶什麼喜？〔正末唱〕則你那壓寨的夫

人。在那裏。〔指魯智深科云〕禿驢，你做的好事來。〔唱〕打乾淨毯兒，不道的走了你。〔保

江云 怎麼智深兄弟，也有你那？  
〔正末唱〕 強賭當硬支持，要見個到底。

〔宋江云〕 山兒，你下山去，有什麼事？何不就明對我說？  
〔正末做惱不言語科〕 〔宋江云〕 山兒，既然不好和我說，你就對學究哥哥根前說波。  
〔正末唱〕

〔滾繡毬〕 俺哥哥要娶妻，這禿廝會做媒。  
〔宋江云〕 智深兄弟，說你會做什麼媒來。  
〔魯智

深云〕 你看這廝，到山下去，噏了多少酒，醉的來似踹不殺的老鼠一般，知他支支的說甚麼哩。  
〔正末唱〕 元來個梁山泊有天無日，  
〔做拔斧斫旗科〕 〔唱〕 就恨不斫倒這一面黃旗。

〔衆做奪斧科〕 〔宋江云〕 你這鐵牛，有什麼事，也不查個明白，就提起板斧來，要斫倒我杏黃旗，是何道理？  
〔學究云〕 山兒，你也忒口快心直哩。  
〔正末唱〕 你道我忒口快，忒心直，還待要獻勤出力。  
〔做喊科云〕 衆兄弟們都來。  
〔宋江云〕 都來做什麼？  
〔正末唱〕 則不如做箇會六親慶喜的筵席。  
〔宋江云〕 做甚麼筵席？  
〔正末唱〕 走不了你箇撮合山師父唐三藏，更和這新女婿郎君，哎，你箇柳盜跖，看那個便宜。

〔宋江云〕 山兒，你下山，在那裏喫酒，遇著甚人，想必說我些甚麼？你從頭兒說，只要說的明白。  
〔正

末唱」

〔倘秀才〕不爭你搶了他花朵般青春豔質韻。這其間拋閃殺那草橋店白頭老的韻。〔宋江

云〕這事其中必有暗昧。〔正末唱〕這樁事分明甚暗昧韻。生割捨痛悲悽韻。〔帶云〕宋江來，

〔唱〕他其實怨你韻。

〔宋江云〕原來是老王林的女孩兒，說我搶將來了。休道不是我，便是我搶將來，那老子可是喜歡也。怎麼你倒煩惱起來。〔正末云〕那老子怎不煩惱。〔唱〕

〔叨叨令〕那老兒，一會家，便哭。唬唬在那茅店裏韻。〔帶云〕觀著山寨，宋江，好恨也。〔唱〕他

這般急張拘諸的立那老兒，一會家，便怒。咩咩在那柴門外韻。〔帶云〕哭道，我那滿堂

嬌兒也。〔唱〕他這般乞留曲律的氣韻。〔宋江云〕他怎生煩惱那。〔正末唱〕那老兒，一會家，便

悶。沈沈在那酒甕邊韻。〔帶云〕那老兒，拏起瓢來，揭開蒲墩，舀一瓢冷酒來，汨汨的嚙了。〔唱〕他

這般迷留沒亂的醉那老兒，托著一片席頭，便慢慢騰騰放在土炕上韻。〔帶云〕他出

的門來，看一看，又不見來，哭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他這般壹留兀淥的睡似這般過不

得也麼哥似這般過不的也麼哥〔宋江云〕這厮怎的〔正末唱〕他道俺梁山泊水不甜人不義〔宋江云〕

〔宋江云〕學究兄弟，想必有那依草附木，冒著俺家名姓，做這等事情的，也不可。只是山兒也該討個顯證，纔得分曉。〔正末云〕有有有，這紅搭膊不是顯證？〔宋江云〕山兒，我今日和你打個賭賽。若是我搶將他女孩兒來，輸我這六陽會首。若不是我，你輸些甚麼？〔正末云〕哥，你與我賭頭罷。您兄弟擺一席酒。〔宋江云〕擺一席酒到好了，你須要配得上我的。〔正末云〕罷罷罷，哥倘若不是我，我情願納這顆牛頭。〔宋江云〕既如此，立下軍狀，學究兄弟收着。〔正末云〕難道花和尚就饒了他。

〔魯智深云〕我這光頭不賭他罷，省的你叫不利市。〔做立狀科〕〔正末唱〕

〔二煞〕只爲你兩頭白麵般興廢轉背言詞說是非，這厮敢狗行狼心虎頭蛇尾不是我。節外生枝囊裏盛錐，誰著你奪人愛女逞己風流被咱都知。〔宋江云〕你看黑牛，這村沙漾勢那。〔正末唱〕休怪我，邨沙樣勢平地上起孤堆。

〔宋江云〕若不是我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唱〕



〔黃鐘尾〕那怕你指天畫地能瞞鬼步線行鍼待哄誰又不是不精細又不是不伶俐〔宋江云〕我和你就下山去。〔正末唱〕下山寨到那裏李山兒共質對認的真戲的實割你頭塞你嘴。〔宋江云〕這鐵牛怎敢無禮。〔正末唱〕非鐵牛敢無禮既賭賽怎翻悔莫說這三十六英雄一個個都是弟兄輩。〔云〕衆兄弟每都來聽著。〔宋江云〕你著他聽什麼？〔正末云〕俺如今和宋江魯智深同到那杏花莊上，只等那老王林，道出一個是子兒，你那做媒的花和尚，休要怪我，一斧分開兩個瓢，誰著你拐了一十八歲滿堂嬌，單把宋江一個留將下，待我親手伏侍哥哥這一遭。〔宋江云〕你怎生伏侍我。〔正末云〕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隻手揪住衣領，一隻手摺住腰帶，滴溜撲！摔個一字，闊脚板踏住胸脯，舉起我那板斧來，覷著脖子上，磕吐！〔唱〕便跳出你那七代先靈也將我勸不得。〔下〕

〔宋江云〕山兒去了也，小叻囉備兩匹馬來，某和智深兄弟，親下山寨，與老王林質對去走一遭。〔詩云〕老王林出乖露醜，李山兒將沒做有，如今去杏花莊前，看誰輸六陽會首。〔同下〕

〔音釋〕

噤

同 啞 坤上聲

鬚

利 拾 繩知切

啖

郎 麥切

隙

食 繩知切

勿

文上聲

當

去聲 噉 床音 日 人智切 直 征移切

力

利 席 星移切

跖

張 恥切

便

平聲 質 張恥切

的

底音 立 利音

畔

烘音 百 杏音

涓

谷音 實 繩知切 措 贊上聲

擗

升 擗切

得

當 美切

躡

備音

〔註〕

帽兒光光四句 元時俗語，嘲新婚男也。

剔頸交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遂相與爲剔頸交。

乾淨毬兒 踢毬者，毬着足則遠颺，喻置身事外也。智深既爲媒，則自身不能乾淨。智深僧也，首無

髮，故以毬比之。

撮合山 謂作媒者。

唐三藏 唐玄奘，號三藏法師。

柳盜跖 (史記) 盜跖日殺不辜，甘人之肉，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或曰盜跖爲柳下惠之兄。案柳

下惠，姓展氏，曰展禽，展魯公子無駭之後，柳下所居，惠其謚也。柳下本非姓，則盜跖更不能冒柳

爲姓，此曰柳盜跖，文人游戲之筆也。

急張拘諸 乞留曲律 迷留沒亂 臺留兀淥 皆形容詞，當依聲會意，不可卽字求解。

也麼哥 曲調助音，猶于鶯子，阿得脂，尾呼豨之類。無字義可解也。叨叨令末句之上，例有也麼哥兩句。

六陽會首 醫書云，頭爲六陽之首。六陽，謂手三陽，足三陽也。

兩頭白麵 謂作事表裏不一，兩面掩飾，如白麵之有兩頭也。元時俗語有此。

虎頭蛇尾 成語，謂有始無終也。

節外生枝 成語，謂旁歧多事也。

囊裏盛錐 〔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曰：士之處此，猶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村沙漾勢 俗語，以不俊雅者爲村氣。沙，語助詞。村沙，謂粗俗也。漾勢，猶言形狀。簡亦作村沙勢。

平地起孤堆 猶言平地起風波，蓋成語亦有此。

步線行鍼 〔杜甫白絲行〕美人細意尉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步線行針，謂所行事欲其如針線。

之滅跡，而未可得也。

## 第二折 用蕭豪韻

〔王林做哭上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則被你想殺我也！老漢王林，被那兩個賊漢，將我那女孩兒搶將去了，今日又是三日也。昨日有那李逵哥哥，去梁山，尋那宋江魯智深，要來對證這一樁事哩。老漢如今收拾下些茶飯，等候只箇。〔做哭科云〕我那滿堂嬌兒，說道今日第三日，送他來家，不知來也是不來，則被你想殺我也！〔宋江同魯智深正末上〕〔宋江云〕智深兄弟，踏行動些。你看那山兒，俺在頭裏走，他可在後面。俺在後面走，他可在前面。敢怕我兩個逃走了那！〔正末云〕你也等我一等波，聽見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歡也。〔宋江云〕智深兄弟，你看他那廝迷言迷語的，到那裏認的不是，山兒！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唱〕

〔商調集賢賓〕過的這翠巍巍一帶山崖脚，遙望見滴溜溜的酒旗招想悲歡不  
同昨夜論真假，只在今朝。〔云〕花和尚，你也小脚兒，這般走不動，多則是做媒的心虛，不敢走

哩。〔魯智深云〕你看這厮，「正末唱」魯智深似窟裏拔蛇。〔云〕宋公明，你也行動些兒，你只是拐了人家女孩兒，害羞也，不敢走哩。〔宋江云〕你看他波。「正末唱」宋公明似甕上拖毛，則俺那周瓊姬，你可甚麼王子喬。〔喬字似當改高〕玉人在何處吹簫，我不合蹬翻了鶯燕友拆散了這鳳鸞交。

〔云〕我今日同你兩個，來這杏花莊上呵。〔唱〕

〔逍遙樂〕倒做了逢山開道。〔魯智深云〕山兒，我還要你遇水搭橋哩。「正末唱」你休得順水推船，偏不許我過河拆橋。〔宋江做前走科〕「正末唱」當不的他納胯挪腰。〔宋江云〕山兒，你不記得上山時，認俺做哥哥，也曾有八拜之交哩。「正末唱」哥也！你只說在先時有八拜之交，原來是花木瓜兒外，看好不由咱不回頭兒暗笑。待和你爭什麼頭角辯甚的衷腸，惜甚的皮毛。

〔云〕這是老王林門首，哥也，你莫言語，等我去喚門。〔宋江云〕我知道。〔李逵叫門科〕老王，老王，開門來。〔王林做打盹〕「正末又叫科」〔云〕老王，開門來，我將你那女孩兒送來了也。〔王林做驚醒〕

科云〕真箇來了，我開開這門，〔做抱正末科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吓，原來不是。〔正末唱〕

〔醋葫蘆〕這老兒外名喚做半槽就裏帶着一杓，是則是去了你那一十八歲，這個

滿堂嬌更做你家年紀老。〔云〕俺叫了兩三聲，不開門，第三聲道，送將你那滿堂嬌女孩兒來

了，他開開門，攖着俺那黑脖子，叫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老兒也似這般，煩惱的無顛無倒

越惹你，揉眵抹淚哭嚎啕。

〔云〕哥也，進家裏來坐着，〔宋江魯智深做入坐科〕〔正末云〕他是一箇老人家，你可休謊他。我如

今着他認你也，老王，你過去認波。〔王林云〕老漢正要認他哩。〔宋江云〕兀那老子，你近前來，我就

是宋江，我與你說，那箇奪將你那女孩兒去，則要你認的是者，我與山兒賭着六陽會首哩。〔正末

云〕老王，你認去，可正是他麼。〔王林做認科云〕不是他，不是他。〔宋江云〕可如何。〔正末云〕哥也！

你等他好好認咱，怎麼先睜着眼，嚇他這一嚇，他還敢認你那兀的老王，只爲你那女孩兒，俺弟兄

兩箇，賭着頭哩。老王，兀那箇不是你那女婿，拐了滿堂嬌孩兒的宋江。〔王林做再認搖頭科云〕不

是，不是。〔宋江云〕可如何。〔正末唱〕

〔么篇〕你則合抵頭就坐來。誰着你淨睛先去瞧。則你個宋公明威勢怎生豪剛。一。早將他魂靈嚇掉了。這便是你替天行道。則俺那無情板斧肯擔饒。

〔云〕老王，你來，兀那禿厮，便是做媒的魯智深，你再去認咱。〔魯智深云〕你快認來。〔王林做再認

科云〕不是，不是，那兩箇一箇是青眼兒長子，如今這箇是黑矮的。那一箇是稀頭髮臘梨，如今這

箇是剃頭髮的和尚。不是，不是。〔魯智深云〕山兒，我可是哩。〔正末云〕你這禿厮，由他自認，你先

喝一聲，怎麼唱？

〔么篇〕誰不知你是鎮關西魯智深。五臺山纔落草，便在黑影中摸索也應着。只

被你爆雷似一聲先說倒。那呆老子怕不知名號。〔帶云〕適纔間他也待認來。〔唱〕只

見他搖頭側腦費量度。

〔宋江云〕既然認的不是，智深兄弟，我們先回山去，等鐵牛自來支對。〔正末云〕老王，我的兒，你再

認去。〔王林云〕哥，我說不是他，就不是他了。教我再認怎的。〔正末做打王林科〕〔王林云〕可憐見

打殺老漢也。〔正末唱〕

〔河西後庭花〕打這老子沒肚皮攬瀉藥，讀不的我教胡盧擗馬杓。讀〔宋江云〕小嘍囉，將

馬來，俺與魯家兄弟先回去也。〔正末云〕你道是弟兄每將馬來，先回山寨上去，我道哥也，你再坐一

坐，等那老子再細認波。〔唱〕哥哥道，韉馬來，還山寨。讀〔帶云〕哎哥也，羞的您兄弟，〔唱〕恰便似

牽驢上板橋，惱的我怒難消，踹匾了盛漿，鐵落轆轤上，截井索，芭棚下，漉副槽。讀

擲碎了，昏酒瓢，砍折了切菜刀。

〔雙雁兒〕就恨不，一把火刮刮撈撈燒了你這草團瓢，將人來險中倒氣得咱一似

那鯽魚跳，可不道家有老敬老，家有小敬小。讀

〔宋江云〕智深兄弟，嚙和你回山寨去。〔詩云〕堪笑山兒忒慕古，無事空將頭共賭，早早回來山寨

中，舒出脖子受板斧。〔同魯智深下〕〔正末做歎科云〕嚙這的是山兒不是了也。〔唱〕

〔浪裏來煞〕方信道，人心未易知，燈臺不自照，從今後，開眼見個低高，沒來由共

哥哥賭賽着，使不的三家來便廝靠，則這三寸舌是俺斬身刀。〔下〕

〔王林云〕李逵哥哥去了也，他今日果然領將兩個人來，着我認道是也不是，原來一個是真宋江，



一個是真魯智深，都不是拐我女孩兒的，不知被那兩個天殺的，拐了我滿堂嬌兒去，則被你想殺我也！〔宋剛做打嚏〕同魯智恩且兒上云：打嚏耳朶熱，一定有人說。可早來到杏花莊也。我那太山在那裏？我每原許三日之後，送你女孩兒回家，如今來了也。〔王林做相見抱旦哭科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宋剛云〕太山，我可不說謊，准准三日，送你令愛還家。〔王林云〕多謝太僕擡舉，老漢只是家寒，急切裏不曾備的喜酒，且到我女兒房裏，喫一杯淡酒去。待明日，宰個小小雞兒請你。〔魯智恩云〕老王，我那山寨上有的是羊酒。我教小嘍囉趕二三十個肥羊，擡四五十擔好酒，送你。〔王林云〕多謝太僕，只是老漢沒的謝媒紅送你，惶恐殺人也。〔宋剛云〕俺們且到夫人房裏去喫酒來。〔下〕〔王林云〕這兩個賊漢，原來不是梁山泊上頭領。他拐了我女孩兒，左右弄做破罐子，倒也罷了。只可惜那李達哥哥，一片熱心，賭着頭來，這須不是耍處。我如今將酒，冷一碗，熱一碗，勸那兩個賊漢，喫的爛醉。到晚間，等他睡了，我悄悄薦上梁山，報與宋公明知道，搭救李達，有何不可。〔詩云〕做甚麼老王林夜走梁山道，也則爲李山兒恩義須當報，但愁他一湧性殺了假宋江，連累我滿堂嬌要帶前夫孝。〔下〕

〔音釋〕

脚音 杓繩昭切 眇抽支切 誆音夏 懋楚九切 著池燒切 爆豹音 度多勞切 藥音耀 落音滂 索音媿 中去聲

噓音替 慕音陌

〔註〕

窟裏拔蛇 蛇行入穴，則曳其尾者，雖強力拔之不能出。喻不肯行也。

氈上拖毛 氈本毛製，而毛在氈上，則澀滯而不易移動。喻行之不快也。

周瓊姬 王子喬。〔趙彥衛雲麓漫鈔〕王迴，字子高，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爲作傳，或用其傳作

六么。案王迴，宋神宗時人，美姿容，少年時不甚持重，爲狎邪輩所誣，六么，曲名，蓋將王迴與周瓊

姬事，編爲歌曲者也。王迴六么，後又名亭俊王家郎。〔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

作鳳皇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復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期，果乘

白鶴，駐山頂上，舉手謝時人而去。案王子喬事，與本文無關係，疑喬字爲高字之誤。

玉人吹簫 〔列仙傳〕簫史秦穆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

鳳鳴，鳳皇來止其屋，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唐杜牧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茲云玉人在何處吹簫，言其人爲宋江所匿也。

花木瓜〔本草〕木瓜，處處有之，而宣城者乃爲佳。始實成，鏤花粘於上，夜露日烘，漸變紅色，本州以充土貢，故有宣州花木瓜之稱。

半槽 一杓 槽，所以濾酒。杓，斗柄，酌酒之器也。半槽，一杓，謂飲酒之多少，意皆言酒醉而糊塗也。攪瀉藥 擗馬杓 既沒肚皮，復攪瀉藥，則下利。喻口不謹而妄言。胡盧馬杓，蓋承糞溺之器，喻受妄言者之禍，如承洩瀉者之污也。

牽驢上板橋 俗語，意謂不肯前行也。

家有老敬老，家有小敬小 俗語，意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第四折 用皆來韻

〔宋江同吳學究魯智深領卒子上云〕某乃宋江是也。學究兄弟，叵耐李山兒無禮，我和他打下賭

賽到那裏，果然認的不是我與魯家兄弟，先回來了，只等山兒來時，便當斬首。小嘍囉，踏着山岡望者，這早晚，山兒敢待來也。〔正末做負荊上云〕黑旋風，你好是沒來由也。爲着別人，輸了自己。我今日無計所奈，砍了這一束荊杖，負上背上，回山寨見俺公明哥哥去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這一場煩惱，可也遶人來沒來由。共哥哥賭賽相下，我這紅納襖，跌綻我這舊皮鞋，心下量猜。〔帶云〕到山寨上，哥哥不打則要頭。〔唱〕怎發付，脖項上這一塊。

〔駐馬聽〕有心待不顧形骸。〔帶云〕這碧湛湛石崖，不得底的深澗，我待跳下去，休說一個，便是十個黑旋風，也不見了。〔唱〕兩三番自投碧湛崖，敬臨山寨行一步如上嚇魂臺。我死後墓頂頭誰定遠鄉牌，靈位邊誰呪生天界，怎擘劃，但得個完全屍首，便是十分采。

〔攪箏琶〕我來到轅門外，見小校雁行排。〔帶云〕往常時我來呵。〔唱〕他這般退後趨前。〔帶云〕怎麼今日的「唱」他將我佯呆不保。〔做偷瞧科云〕哦，原來是俺宋公明哥哥和衆兄弟，

都升堂了也。〔唱〕他對着那有期會的衆英才。一個個穩坐擡頭。我說的明白道莽撞的廉頗請罪來死也應該。

〔見科〕〔宋江云〕山兒，你來了也，你背着甚麼哩。〔正末云〕哥哥，恁兄弟山澗直下，砍了一束荆杖，告哥哥打幾下，您兄弟一時間沒見識，做這等的事來。〔唱〕

〔沉醉東風〕呼保義哥哥見責。我李山兒情願餐柴。第一來看著啗兄弟情。第二來少欠他膿血債。休道您兄弟不伏燒埋。由你便直打到梨花月上來。若不打這頑皮不改。

〔宋江云〕我原與你賭頭，不曾賭打，小嘍囉將李山兒踹下聚義堂，斬首報來。〔正末云〕學究哥，你勸一勸兒。智深哥，你也勸一勸兒。〔學究同魯智深勸科〕〔宋江云〕這是軍狀，我不打他，則要他那顆頭。〔正末云〕哥，你道什麼哩。〔宋江云〕我不打你，則要你那顆頭。〔正末云〕哥哥，你真個不肯打，打一下是一下疼。那殺的，只是一刀，倒不疼哩。〔宋江云〕我不打你。〔正末云〕不打，謝了哥哥也。〔做走科〕〔宋江云〕你走那裏去。〔正末云〕哥哥道是不打我。〔宋江云〕我和你打賭賽，我則要你

那六陽會首〔正末云〕罷罷罷，他殺不如自殺，借哥哥劍來，待我自刎而亡。〔宋江云〕也罷，小嘍囉，將劍來遞與他。〔正末做接劍科云〕這劍可不原是我的，想當日，跟着哥哥，打圍獵射，在那官道旁邊，衆人都看見一條大蟒蛇攔路，我走到跟前，並無蟒蛇，可是一口太阿寶劍。我得了這劍，獻與俺哥哥懸帶，數日前，我會聽得支楞楞的劍響，想殺別人，不想道殺害自己也。〔唱〕

〔步步嬌〕則聽得寶劍聲鳴，使我心驚駭端的個風團快似這般好器械。一柞來

銅錢恰便似砍麻秸。〔帶云〕想您兄弟十載相依，那般恩義，都不消說了。〔唱〕還說甚舊

情懷早砍取我半壁天靈蓋。

〔王林衝上叫科云〕刀下留人，告太僕，那個賊漢，送將我那女孩兒來了，我將他兩個灌醉在家裏，一徑的來報知太僕，與老漢做主咱。〔宋江云〕山兒，我如今放你去，若拿得這兩個棍徒，將功折罪，若拿不得，二罪俱罰，你敢去麼。〔正末做笑科云〕這是揉着我山兒的痒處，管教他甕中捉鱉，手到拿來。〔學究云〕雖然如此，他有兩副鞍馬，你一個如何拿的他住。萬一被他走了，可不輸了我梁山泊上的氣概。魯家兄弟，你幫山兒同走一遭。〔魯智深云〕那山兒開口，便罵我禿廝會做媒，兩次三

番要那王林認我，是甚主意，他如今有本事，自去拿那兩個。我魯智深決不幫他。〔學究云〕你只看聚義兩個字，不要因這小忿，壞了大體面。〔宋江云〕這也說的是，智深兄弟，你就同他去，拿那兩個頂名冒姓的賊漢來。〔魯智深云〕既是哥哥分付，恁兄弟敢不同去。〔同下〕〔宋剛魯智恩上云〕好酒，俺們昨夜都醉了也，今早日高三丈，還不見太山出來，敢是也醉倒了。〔正末同魯智深王林上云〕賊漢，你太山不在這裏。〔做見就打科宋剛云〕兀那大漢，你也通個名姓，怎麼動手便打。〔正末云〕你要問俺名姓，若說出來，直說的你尿流屁滾。我就是梁山泊上黑爹爹李逵，這個哥哥是真正花和尚魯智深。〔做打科唱〕

**〔喬牌兒〕** 你頂着鬼名兒，會使乖。到今日當天敗，誰許這滿堂嬌壓你那鶯花寨。也不是我黑爹爹忒性歹。

〔宋剛云〕這是真命強盜，我們打他不過，走走走。〔做走科〕〔正末云〕這厮走那裏去。〔做追上再

打科〕〔唱〕

**〔殿前歡〕** 我打你這喫鼓材，直著你皮殘骨斷肉都開。那怕你會飛騰，就透出青霄。

外○早則是手到拿來你你你好一個魯智深不吃齋好一個呼保義能貪色○如今去親身對證休嗔○性○須不是我倚強凌弱還是你自攬禍招災○

〔做拿住二賊科〕〔正末云〕這賊早拿住了也。〔王林同旦兒做拜科〕〔魯智深云〕兀那老頭兒，不要拜，明日你同女兒到山寨來，拜謝宋頭領便了。〔同正末押二賊下〕〔王林云〕他們拿這兩個賊漢去了也，今日纔出的俺那一口臭氣。我兒，等待明日，牽羊擔酒，親上梁山去，拜謝宋江頭領走一遭。〔旦兒做打戰科〕〔王林云〕我兒不要苦，這樣賊漢，有甚麼好處，等我慢慢的揀一個好的，嫁他便了。〔同下〕〔宋江同吳學究領卒子上云〕學究兄弟，怎生李山兒同魯智深到杏花莊去了許久，還不見來，俺山上該差人接應他麼。〔學究云〕這兩個賊子，到的那裏，不必差人接應，只早晚敢待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兩位頭領得勝回來了也。〔正末同魯智深二賊上云〕那兩個賊漢，擒拏在此，請哥哥發落。〔宋江云〕好宋江，好魯智深，你怎麼假名冒姓，壞我家的名目，小嘍囉，將他綁在花標樹上，取這兩副心肝，與咱配酒，梟他首級，懸掛通衢警衆。〔卒子云〕理會的。〔拿二賊下〕〔正末唱〕



〔離亭宴煞〕蓼兒注裏開筵待花標樹下肥羊宰酒盡呵拚當再買涎鄧鄧眼睛  
 剗滴屑屑手脚卸礮可可心肝摘餓虎口中將脆骨奪驪龍頷下把明珠握生  
 擔他一場利害〔帶云〕智深哥哥〔唱〕我也則要洗清你這強打淨的執柯人〔帶云〕  
 公明哥哥〔唱〕出脫你這乾風情的畫眉客

〔宋江云〕今日就聚義堂上，設下賞功筵席。與梁山兒魯智深慶喜者。〔詩云〕宋公明行道替天，衆英雄聚義林泉，梁山兒拔刀相助，老玉林父子團圓。

〔音釋〕

劃胡乖切 行杭音 白巴埋切 頗平聲 應平聲 責齋上聲 蟒莽音 阿何哥切 柞詐音 稽皆音 揉輿撓同 色篩上聲  
 礮初錦切 摘齋上聲 握歪上聲 客楷音

〔註〕

袒下衲襖跌綻皮鞋 爲負荆而袒以請鞭，因自悔而跌足，屢屢跌足，致皮鞋爲之綻裂。

廉頗請罪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澠池之會，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

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蘭相如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相如之舍人諫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

餐柴 柴，謂荆杖。餐柴，猶言喫敲也。

膽血債 瘍潰則有膿血，此謂受杖傷而潰膿血爲當然，如負債之當償也。

風團快 俗語，形容刀刃之銳利，曰風團。

柞 假借字，意謂斬也。

天靈蓋 俗語，謂腦蓋骨。

花標樹 謂縛人殺之之椹也。

驪龍頷下珠 〔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

微之有哉。

執柯人〔詩經〕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斧則有柯，後遂以媒爲執柯人。

畫眉客〔漢書張敞傳〕敞爲京兆，無威儀，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上問之。

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此  
页  
空  
白

# 老生兒雜劇提要

此劇後人改爲短篇小說，編入今古奇觀，題曰念親恩孝女藏兒。結構雖同，而描寫神情，則遠不如本劇文。

此劇事實起訖，謂有劉從善者，家富年老無子，有女名引張，贅壻張郎。劉翁有姪名引孫，早喪父母，依劉翁居。劉翁妻李氏，因舊日妯娌不和，故遷怒及姪，而偏厚其壻。壻則覬覦妻財，蓄意不善。劉翁皆知之，惟無術以悟妻，遂故遣去其姪。劉翁有妾曰小梅，已懷孕，翁恐壻之圖財而陰損小梅也，乃焚其積年之債券，以滅壻之貪謀。又以家貲之半，畀壻掌之，以滿其慾，兼以快妻意。豈知壻之貪謀仍未已也，欲妨小梅。翁女引張知之，陰爲小梅地，詭與壻云謀害小梅，而匿之姑母家中，對父母則以小梅私逃無踪告。劉翁聞小梅之逃，雖心疑有異，而無可究白。則深憤財多之足以害家也，復大捨其家財，而以餘產，悉授壻掌之。壻既全握劉

翁家業，漸自厚而薄。婦翁家，適清明節，與妻先掃己祖張氏墓。劉翁與妻李偕往祭墓，壻與女皆未至，獨其姪劉引孫，則已祭掃祖墓矣。劉翁復爲妻李詳言女適張，則從張，己姓劉，非劉莫親。李氏乃大悟，壻爲外姓，姪則親枝，遂親姪，奪壻所掌劉氏財產，使姪掌之。值劉翁生辰，壻及女來拜，不納。女則招小梅，及所生子已三歲矣，偕至。劉翁驚喜出望外，問其故，則匿妾保子，皆女所爲，以存父之宗嗣也。劉翁乃三分其家財，以畀子女與姪焉。

晏平仲曰：蘊利生孽。財物積聚一處而不能散，則圖之者至。盜賊與主人無讐也，利其財，則殺而奪之矣。弟兄骨肉之親也，分家產不均，則怨憤深於仇敵。此皆吾人日常目擊之事。積而至於今日，勞工與資本家之爭鬪，瀰漫於全世界，厝火積薪之下，正不知禍發之如何收拾。實晏子蘊利生孽一語，可以賅之。劉從善之哀散家財，初則火焚其券，繼則散發其錢，曰：以此祈鬼神之鑒，如是，天將福吾，庶幾俾吾有子，而不絕吾嗣也。此爲普通社會不學無術之人，說散財之法也。不

可執此以詬病中國學說。若中國之學說，則有之矣。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孔子曰：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今全世界最大之爭，則不均之爭也，後義先利之爭也。苟全世界皆知蘊利之可以生孽，而能哀散之，使趨於均，則大禍或庶可。以免。哀散之法，不必效劉翁哀散之心，如劉翁可也。

劉翁迫切希望有子，苟不得子，則姪亦猶子也，若女則外人視之，爲其既嫁當從夫也。此種心理，植根於男統，蔓衍於宗法。此心理苟擴而充之，卽爲民族主義。劉妻蔽於愛女而推之於愛婿，劉翁無術悟之。終至清明掃墓，實地指示，妻始豁然省悟。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身履其境，情自生矣。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民族主義，亦當有其本，宗法者，其民族主義之本歟。

元曲中云白，每多輕率不注意，後人有疑爲扮演人隨意串插，非作曲人手筆者。此劇云白，處處緊湊，曲曲描神，劉翁口中，則故意前重後複，諄諄絮絮，以煩見其妙。劉媪口中，則處處執拗，愎戾自用，以峭見其妙。謂爲扮演人隨意串插者，卽此可證其誣也。



#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雜劇

元濟南武漢臣撰

明吳興臧晉叔原刊

## 楔子

〔正末扮劉從善同淨卜兒丑張郎旦兒冲末引孫搽旦小梅上〕〔正末云〕老夫，東平府人氏，姓劉名從善，年六十歲。婆婆李氏，年五十八歲。女孩兒引張，年二十七歲。女婿張郎，年三十歲。老夫有一兄弟，是劉從道，所生一子，小名引孫。〔歎科云〕這引孫兒好是命毒也，我那兄弟，早年閒亡化過了。有兄弟媳婦兒寧氏，是蔡州人。爲這妯娌兩箇不和，我那兄弟媳婦兒，領着孩兒，到他那爺娘家裏守服去了，一索倚仗着他爺娘家，二來與人家縫破補綻，洗衣刮裳，覓的些東西來，與這孩兒做學課錢。隨後，不想兄弟媳婦兒也亡化過了，單留下這孩兒，那老爺老娘家親眷每說道，你那孩兒，只管在這裏住怎麼？東平府不有你的伯父，誰不知道箇劉員外，你不到那裏尋去，怎麼那裏衆親眷

每與了孩兒些盤纏，這孩兒背着他那母親的骨殖，來到東平府，尋見老夫，老夫用了些小錢物，和兄弟一搭裏葬埋了。孩兒如今二十五歲也。嗨！我這婆婆，想着和他那娘兩箇不和，見了這孩兒也，輕呵便是罵，重呵便是打，可這般見不的我箇姪兒。〔卜兒云〕我那裏見不的他來？〔正末云〕不要鬧，我則是那麼道，休着街坊人家笑話。引孫，你是個精細的人，何消我一一盡言，眼見的我家裏難住，莊兒頭有兩間草房，綽埽一間，教幾箇村童，養贍你那身子去罷。〔卜兒云〕那兩間草房，要留着圈驢哩，不要動俺的。〔正末云〕你養活着那驢子，做甚麼？〔卜兒云〕那驢子，我養活着他，與我耕田耙隴，與我碾麥子，拽磨，駝糧食，駝草，還與我騎坐，可不要養活着哩？這廝，只與他一間。〔正末云〕你聽波，一間也罷。張郎，將二百兩鈔來與引孫。〔張郎云〕理會的。〔卜兒云〕我欠他的來，不與他二百兩，我只與他一百兩。〔正末云〕依着你，只與他一百兩罷。〔張郎云〕是，將一百兩鈔來，他又不識數兒，我落下他二十貫。引孫，你那窮弟子孩兒，一世不能設長俊的，與你唾膿擣血。將去！〔正末云〕引孫，與你這一百兩鈔，你少使儉用些，孩兒也，你着志者。〔引孫做接鈔出門科云〕謝了伯父伯娘姐姐姐夫。出的這門來，我那伯伯與我二百兩鈔，我那伯娘當住，只與我一百兩鈔，着我那姐夫張郎

與我，他從來有些掐尖落鈔，我數一數。六十兩，七十兩，八十兩，只八十兩鈔，我再回去與伯父說。咱〔做見正末科〕〔卜兒云〕你敢不要麼？若不要，便拏來還我罷。〔引孫云〕我要問伯父，與引孫多少鈔來？〔正末云〕與你一百兩鈔。〔引孫云〕這裏只八十兩。〔正末云〕張郎，我着你與引孫一百兩鈔，你怎生只與他八十兩？那二十兩使了你的？〔張郎云〕父親，是一百兩。〔引孫云〕姐夫，兀的鈔你數，〔張郎云〕將來我數，七十兩，八十兩，〔做袖裏摔科云〕兀的不是鈔？是你掉下二十兩了。〔引孫云〕是你袖兒裏摔出來的。伯伯伯娘，引孫凍餓殺，再也不到你門上來了。姐姐姐夫，引孫多多定害出的這門來，引孫也，我那伯伯，爲着我父親面上，肯看覷我。我那伯娘眼裏，見不的我。見了我，不是打，便是罵。則向他女婿張郎，他強殺者波，則姓張。我便歹殺者波，我姓劉，是劉家的子孫阿！引孫也，怨人怎麼？只歎我的命運。〔詩云〕仰面空長歎，低首淚雙垂，富貴他人聚，今日箇貧寒親子離。〔下〕

〔正末云〕引孫去了也。老夫待將我這家私，停停的分開，與我這女兒和這姪兒。老夫心中暗想，俺這男子漢，到八八六十四，婦人七七四十九，乃是盡數，老夫止有四年的限也。不想小梅這妮子，年二十歲，婆婆爲他精細，着他近身扶持老夫，如今腹懷有孕，未知是個女兒小廝兒？則怕久後爲這。

幾。文。業。錢。着。孩。兒。日。後。生。了。別。心。就。今。日。我。着。幾。句。言。語。壓。伏。這。孩。兒。每。咱。張。郎。〔卜兒云〕去了姪兒，如今想要尋着女婿哩。〔正末云〕你知道我說什麼？〔卜兒云〕你待說什麼？〔正末云〕張郎，你是我家女婿，只今十年滿了也，俺兩口兒偌大年紀，房下別無所出，孩兒，你怎忍撇俺去了，今日爲始，只在我家裏住。〔卜兒云〕孩兒，謝了父親者。〔正末云〕你看他便喜歡也。張郎，將俺那遠年近歲，欠少我錢鈔的文書，都與我搬運將出來，算一算是多少。〔張郎云〕兀的不是文書，我都搬出來了。〔正末云〕小梅，點箇燈來。〔小梅云〕兀的是燈。〔正末云〕都與我燒毀了者。〔張郎做搶科〕〔正末云〕呀！呀！不怕燒了手，去那火裏搗這文書那，孩兒也，這錢直恁般中使。〔卜兒云〕老的也，想着你幼年時，南頭裏販貴，北頭裏販賤，乘船騙馬，渡江泛海，做買做賣，掙鬪下許來大家私，放錢舉債，與人家錢鈔的文書，怎的也不通個商量，就一把火都燒毀了。〔正末云〕量這些文書，打甚麼不緊，想咱的家私，不有十萬貫那？〔卜兒云〕十萬貫，只有多哩。〔正末云〕從今爲始，將這十萬貫家私，姐夫姐姐，兩口兒分取一半，將這一半，與婆婆收者。〔卜兒云〕兩個孩兒，謝了你父親者。〔張郎云〕謝了父親。〔正末云〕你看他便歡喜也。婆婆，將這一半家私，且收留起。那東平府裏，那箇不說，劉員外

那老子，空有錢呵，割捨不的，他是個看錢奴。婆婆將這一半家私，和那一輩老相識朋友，每也閒快活幾年咱。〔卜兒云〕老的，你說的是！說的是！〔正末云〕婆婆，我待要莊兒頭住幾日去咱。〔卜兒云〕便着下次小的每，驢馬，送老的往莊兒上去，家中一應大小事務，你休管，有我哩，你只管放心的去。〔正末云〕婆婆，我有句話，敢說麼？〔卜兒云〕老的也，你有甚麼話，但說不妨。〔正末云〕我只專等婆婆報個喜信。婆婆，小梅這妮子，有箇比喻，你可知道麼？〔卜兒云〕你說，你說，有箇甚的比喻？〔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他似那借甕兒釀酒。〔卜兒云〕如何是借甕兒釀酒？〔正末云〕別人家的甕兒，借將的來家做酒，只等酒熟了時，可把那甕兒，送還與他本主去。婆婆，這妮子，如今不是腹懷有孕麼，明日小梅或兒或女，得一個，只是你的。那其間，將這妮子，要呵不要呵，或是典，或是賣，也只由的你。〔卜兒云〕你也說的是。〔正末云〕婆婆，〔卜兒云〕老的，你又怎麼？〔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從來有些奴唇婢舌的，怕不惱着婆婆，看老夫的面，應當打時節，只罵幾句罷。〔卜兒云〕只古裏聒絮，我知道了也。〔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老夫恰才不道來，有甚的惱着你，應罵時節，你也則自處分咱。〔卜兒云〕老的，你只放心的去，我說知道了也。〔正末云〕婆婆，〔卜兒云〕老的，莫不又是小

梅麼？〔正末云〕婆婆，你勸你勸。〔卜兒云〕老的，你恰才將遠年近歲欠少嚼錢債的文書，都燒毀了，你可主着何意？〔正末云〕婆婆，你不知道，老夫心下自有個主意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 我爲甚將一百錠徵人的文契燒韻，也只要將我這六十載無兒冤業

消韻〔帶云〕婆婆，我可似個什麼那？〔唱〕我似那老樹上今日個長出些筍根苗韻〔帶云〕婆

婆，小梅這妮子呵！〔唱〕你心中可便不錯韻〔云〕婆婆，小梅這妮子，他可似什麼那？如同那生菜

兒一般，他只要新水兒灑者波，婆婆！〔唱〕你是必休將兀那熱湯澆韻〔下〕

〔卜兒云〕我知道了也。孩兒每看頭口兒，送你父親莊兒上去來。〔同下〕

〔音釋〕

妯音 逐 媪音 里 贍傷欠切 碾女剪切 疇音 床 擣音 禱 揞音 恰 掉音 吊 摔音 麗 搗莊瓜切 閤齋上切 鞦韆音 備

釀仰去聲 錯音 草

〔註〕

弟子孩兒 賤簡人之語。於弟子孩兒之上，或冠以窮字，或冠以歹字。

噙膿擣血 詛咒人之語。謂當有膿血之災也。

掐尖落鈔 謂私短過手之錢，俗語也。

打甚麼不緊 猶云有甚麼要緊。曰不緊，倒詞也。

## 第一折 用皆來韻

〔張郎同旦兒上云〕歡喜未盡，煩惱到來。自家張郎的便是，這箇是我渾家引張。我當日與這劉員外家做女婿，可是爲何都只爲這老的，他有那潑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皆無，所以與他家做女婿，我滿意的只是圖他這家私。不想老的，近日閒着這小梅近身扶侍，如今這小梅腹懷有孕，我想來若是得箇女兒，也只分的他一半兒家私；若是得一箇小廝兒，我兩隻手交付與他那家私；我不乾生受了一場？〔旦兒云〕張郎，你這幾日眉頭不展，可是爲何？〔張郎云〕大嫂，你不知，我老實說。我當日與你家做女婿，爲你父親無兒，久以後，這家緣家計，都是我的。不料老的，將這小梅姨姨收在身邊，如今腹懷有孕，若是得一箇女兒，只分的他一半兒家私；若得箇小廝兒，我雙手兒都交付與他。

我不乾生受了，我因此上煩惱。〔旦兒云〕張郎，比及你有心呵，我也有心多時了，我先將小梅所算了，何如？〔張郎云〕你那裏是我的媳婦，你是我的親娘。你可怎麼說？〔旦兒云〕俺先與妳妳說，則說小梅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張郎云〕此計大妙。〔旦兒云〕我就和你對妳妳說去來。妳妳，〔卜兒上云〕孩兒，你喚我做什麼？〔旦兒云〕妳妳，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今早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卜兒云〕噯！你兩個也省的，俺老的偌大年紀，見有這些兒望頭，歡喜不盡，在莊兒上專等報喜哩，怎麼有這般的事，莫不是你兩箇做下來的那？〔旦兒云〕小梅今日絕早，自家走了，于我們兩箇甚的事。〔卜兒云〕既然小梅走了，小的每輛起車兒來，你兩箇跟着我，直到莊兒上，報知老的去來。〔同下〕〔正末領丑與兒上云〕老夫自從到這莊兒上住，只專等婆婆報一個喜信。我想人生在世，凡事不可過分，到這年紀上身，多有還報。只我那幼年閒做經商買賣，早起晚眠，喫辛受苦，也不知瞞心昧己，使心用倖，做下了許多冤業，到底來是如何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將本求財在家出外，諸般兒快擁併，也似錢來倒底箇還不徹冤。

家債。



〔云〕那一日，婆婆人情去了。小梅這妮子，忽的走到面前道：爹爹，小梅有句話，可是敢說麼？老夫便道：有什麼話，你說波。他道：小梅有半年身孕，老夫便道：小鬼頭休胡說，婆婆聽的呵，枉打死你。他道：您孩兒不敢說誑。老夫道：是真箇麼？他道：是真箇。我便教人請穩婆去。〔唱〕

〔混江龍〕請來憑脈。〔云〕一投的憑罷那脈也。婆婆道：老的，你索與我換上蓋帽。老夫便道：你與我

說了，我與你。他便道：老兒，你賀喜者。〔唱〕他道：小梅行，必定是箇斷兒胎。不由我不頻頻

的加額。落可便暗暗的傷懷。但得一個生忿子，拽布披麻扶靈柩。索強似那孝順

女羅裙，包土築墳臺。往常我瞞心昧己，信口胡開。把神佛毀謗，將僧道捨白。因

此上折罰的兒孫缺少。現如今我筋力全衰，人說着便去人喚着忙來。看經要滅

罪，捨鈔要消災。我急煎煎去把那穩婆和老娘尋，恨不得曲躬躬將他土塊的

這甄頭來拜。〔帶云〕我想兒孫的福分非同小可也。〔唱〕使不著人強馬壯，端的是鬼使神

差。

〔云〕與兒，昨日使你城裏去來，聽的我那一輩兒老相識朋友每，說我些什麼來？〔與兒云〕爹，我昨

日城裏買油去，見一輩老的每說來，若得個女兒便罷，得一個小廝兒呵，他每待將你騎著頭口，着草棍打著你遊街，還待著你做一箇大大的慶喜筵席哩。〔正末云〕興兒，你休說謊。〔興兒云〕孩兒不敢說謊。〔正末云〕哎！那老的每則不說出來，他敢是做出來也。〔唱〕

〔油胡盧〕 有那等 守護賢良老秀才 他說的來 很利害〔云〕他每都道，是劉從善那老子，

空有錢，只恁般割捨不的使。若是個女兒呵，罷論；若是個小廝兒呵，恥辱那老子一場。〔唱〕他待將這

老頭兒監押去遊街〔帶云〕小梅，你若真箇得個兒呵〔唱〕我情願謝神天，便把那香花

賽請親鄰，便把豬羊宰，遮莫他將塞衛迎草棍，捱但得他不罵我，做絕戶的劉員

外，只我也情願溼肉伴乾柴。

〔天下樂〕 我可便得一個殘疾的小廝兒來問甚麼，與也波衰，總是那天數該。

〔云〕天那！倘是我小梅這妮子分娩了，你覷這早晚多早晚也，莫不是小廝兒生得毒麼？〔唱〕則他那

時辰兒問甚麼好共歹，我但得把他搖車兒上縛，便把我去墓子裏面埋，我便

做一個鬼魂兒，可便也快哉。

〔二〕興兒〔興兒云〕爹，你叫我怎麼？〔正末云〕你門首覷者，看有什麼人來？〔卜兒同日兒張郎上云〕可早來到也，興兒，你報與老爹知道，說我來看他哩。〔興兒云〕爹，有妳妳在門首哩。〔正末云〕婆婆來了也，興兒，殺下羊者。請請請！〔興兒云〕您孩兒知道，妳妳，爹有請哩。〔卜兒云〕孩兒，您在門首，我先過去。見了老的，你着我說什麼？〔做見科云〕老的，你在這莊兒上，好將息，倒大來耳根清靜也。〔正末云〕婆婆請坐，喜波！喜波！得了個小廝兒麼？〔卜兒云〕是好個小廝兒。〔正末云〕婆婆，那小梅當真得了個甚麼？〔卜兒云〕我說便說，你只休煩惱。〔正末云〕你說，我不煩惱。〔卜兒云〕自從老的往莊兒上來了，俺一家兒看着老的面皮上，都儘讓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今日大清早起來，推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正末云〕走了也，你便說殺老夫也？好說波！你說與咱同喜咱！〔卜兒云〕我不說謊，怕你不信呵，姐姐也在門首哩。〔正末云〕姐姐也來了，請過姐姐來。〔興兒云〕姐姐，爹有請。〔日兒云〕張郎，你且在門首，我先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姐姐，喜波！喜波！得了個兄弟麼？是必擡舉你那兄弟兒咱！〔日兒云〕父親，甚麼兄弟？〔正末云〕小梅得了的。他打什麼不緊，我只是覷着姐姐哩！〔日兒云〕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跟着人逃走去了。〔正末云〕他走了，您娘

兒每一家兒，說便說，怕做甚麼？我知道，這是我婆婆的見識。引張到那裏，見你爹時節，只說道是走了，他若說道是得了個小廝兒呵，那老子偌大年紀，只怕把那老子喜歡殺了，這個是婆婆使的見識。〔卜兒云〕小梅委實是走了也。〔正末云〕姐姐，你敢說謊哩？量他打甚麼不緊，我則覷着姐姐姐夫哩。〔旦兒云〕父親不信呵，有張郎在門首。〔正末云〕女婿也來了，您娘兒兩個，我根前說謊。與兒，快請過姐夫來。〔興兒云〕姐夫，爹請你哩。〔張郎做見正末云〕父親，好將息，倒宜出外。〔正末云〕姐夫，喜波！喜波！你郎舅每廝守着，好擡舉照觀咱。〔張郎云〕甚麼郎舅子那？〔正末云〕小梅得了的。〔張郎云〕甚麼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懷空害慌，跟着人走了。〔正末云〕噤聲！他怎麼走了？〔卜兒云〕說道走了就走了，那個哄你，走了一個小妮子，打甚麼不緊？〔正末唱〕

〔那吒令〕哎，你是個主家的。〔云〕偌大年紀，虧你不害那臉羞。〔卜兒云〕我又不曾放屁，我怎麼臉羞。〔正末唱〕你興心兒，妬色，你是個做女的。〔云〕不學些三從四德，俺一家兒簇捧着你，爲甚麼來？〔唱〕你縱心兒的放乖，更着你個爲婿的。〔云〕萬貫家緣，都在你手裏，你在那錢眼裏面坐的兀自不足哩。〔唱〕你貪心兒愛財，〔做哭科〕痛殺老夫也。〔卜兒笑科云〕吓！我又不

甚捻殺他，又不曾掐殺他，他惶恐自害羞走了，你張開着口，哭些甚麼？〔正末唱〕怎着我空指望空寧耐，落得這苦盡甘來。

〔鵲踏枝〕你可便道他歪，不思量我年邁。〔卜兒云〕說道走了箇隻身的小妮子，打甚麼不緊，只管裏絮絮聒聒的。〔正末唱〕他可便雖則隻身，那裏是那重胎。〔帶云〕張郎。〔唱〕則被你壞了我也當家的這嬌客。〔云〕我原來錯怨了人也，都不干你事。〔唱〕天那！則被你送了我也轉世的浮財。

〔卜兒云〕他走也走了，你要呵我，別替你娶一箇。〔正末云〕噤聲，怎生對着孩兒，每說出這等話來。〔唱〕

〔寄生草〕你不將我人也似覷，倒着我謎也似猜。〔帶云〕你聽我說與你。〔唱〕道不的二十上，有志呵人都愛，三十上有命呵人還待。到的這四十上，無子呵可便人不拜。我想着那未分男女的腹中胎。〔卜兒云〕我只揀那年紀小生得好的，替你再娶一箇，你也不還養得出哩。〔正末唱〕誰問你那不施脂粉天然態。

〔云〕張郎，你到家，便將那好鈔，揀下一二千錠者。〔卜兒云〕敢是你那裏看了一個，你待娶來，做小老婆也。〔正末云〕我是娶一個，也由的我那。〔卜兒云〕休道你娶一個，便娶十個，我是大，他也則索扶持我。〔正末云〕爲什麼扶持你？〔卜兒云〕怎麼不扶持我？〔正末云〕你不曾與俺劉家立下嗣來。〔卜兒云〕休道立下寺，我連三門都與你蓋了。〔正末云〕張郎，你去四門頭，出下帖子，但是有等貧難的人，明日絕早，到開元寺內，我散錢去也。天那！劉從善今日悔過了也！〔唱〕

〔後庭花〕只爲我做家呵，忒分外。今日着我無兒呵，絕後代。可不怪慳吝呵，招災

禍。若是肯慈悲呵，也不到的生患害。〔云〕張郎，你快去與我出帖子者。〔張郎云〕您孩兒知道。

〔正末唱〕我如今只待要捨浮財，徧着那村城裏外，都教他每請鈔來，缺食的買米柴。少衣的截些絹帛，把饑寒早撇開，免憂愁儘自在。

〔卜兒云〕原來你要捨財布施，你不捨呵，也無人怪你，捨了財，可便有誰人知重你也。〔正末云〕你那裏知道，我散了這幾文錢呵，那貧難無倚的人呵。〔唱〕

〔青哥兒〕他敢把咱來燒香燒香禮拜，恰便似祖先祖先看待。〔卜兒云〕你便這般救苦

憐貧，捨財布施，做下功德，只是年紀高大，也沒多幾時在世，有那一箇知道你的。（正末云）婆婆，你道他每不知道我麼？（唱）你道我日暮桑榆事可哀，將我死後屍骸，向古道懸崖淺葬深埋。松柏多栽，只恐怕後人不解壘座，輒臺鑄面碑，牌寫的明白。等過往人來，覷了傷懷，都道是開元寺散家財的這劉員外。

〔卜兒云〕老的，我便依着你，且回家裏去來。（正末云）婆婆，咱家去罷。（唱）

〔賺煞尾〕我在這城中住六十年，做富漢三十載，無倒斷則是營生的計策。今日箇眼睜睜都與了補代，那裏也。是我的運拙時乖，（帶云）婆婆，（唱）我這裏自裁劃也。不索壘七波追齋，只那兩件事敢消磨了我這半世的災。我也再不去圖私利，很心的放解。我也再不去惹官司，瞞心兒舉債。（云）這兩樁兒咱都不做了，難道天是沒眼的？（唱）可敢也一天好事奔人來。（同衆下）

### 〔音釋〕

輛音

白巴埋切

婉音

捻音

掐音

謎米去聲

帛巴埋切

鑄茲宣切

策錯買切

劃胡乖切

〔註〕

加額〔宋史司馬光傳〕光居洛陽十五年，赴闕，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以手加額，表慶幸之意也。

生忿子 謂有子不肖，使親生忿怒也。俗語。

將土塊輒頭拜 謂迫切祈禱，不擇物而拜也。

賽〔唐詩〕還隨女伴賽江神，賽，祭祀也。

蹇衛〔宋人詩〕蹇衛衝風怯曉寒。蹇，足不良於行也。衛，所騎驢也。

溼肉伴乾柴 以肉受竹木之笞也。蓋元時俗語。

搖車 小兒臥車，南方以竹編之，俗名搖籃，小兒啼，則頻搖之以催眠。

嬌客 女婿稱堂前嬌客，俗語也。

送了我轉世浮財 浮財，猶論語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人死之後，復轉生爲人，謂之轉世。送了我，謂因有此浮財，而送我轉世，猶言斷送此生也。



補代 意蓋謂求有補於後代，故散其財也。

壘七追齋 俗禮，人初死，每以七日爲臨奠之期，至七七而終，壘猶桑也。追齋，因追薦亡人而修齋也。謂不待死後而營奠營齋，及生前，將家財裒散之。

放解 以錢借貸與人也。清代公牘文字，發錢於下曰放款，納錢於上曰解款。元時以物質錢之所，曰典解庫，卽今之典當舖。

## 第二折用蕭豪韻

〔張郎上云〕自家張郎便是，父親的言語，着我收拾下錢鈔，在這開元寺內散錢，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那錢鈔都准備下了也，請父親母親捨錢去來。〔正末同卜兒旦上云〕張郎，將着那錢鈔，只等貧難的人來，與我都散到者。錢也！則被你送了老夫也！〔唱〕

〔正宮端正好〕則被你引的我來，半生忙，十年閒，無明夜攘攘勞勞，則我這快心兒

如意隨身向寶，韻 岐錢也我爲你呵恨不的便蓋一座家這通行廟。韻

〔滾繡毬〕我那其閒正年小爲本少讀我便恨不的問別人强要拚着箇仗劍提刀

〔卜兒云〕嗒人父南子北，拋家失業，也只爲這幾文錢。〔正末唱〕哎錢也我爲你呵也曾痛殺殺

將俺父母來離切也曾急煎煎將俺那妻子來拋讀〔卜兒云〕老的也，你走蘇杭兩廣，都爲

這錢恨不的你死我活，也非是容易掙下來的。〔正末唱〕哎錢也我爲你呵那搭兒裏不到幾

曾憚半點勤勞讀遮莫他虎嘯風聲律律的高山直走上三千徧那龍噴浪翻滾滾的長江

也經過有二百遭我提起來魄散魂消讀

〔云〕張郎，收拾下香卓兒者。〔張郎云〕理會的。〔正末云〕婆婆，隨我一處拈香去來。〔卜兒云〕今日

老的爲沒兒女，不昧神天，回心懺罪，我隨你去，我隨你去。〔正末云〕劉從善爲人一世，做買賣上，多

有虧心差錯處，我今日捨散家財，燒毀文契，改過遷善，願神天可表。〔唱〕

〔倘秀才〕那其閒我正貧困裏，可便奮的一箇富豪今日箇上戶也。可怎麼却無了讀下梢

也是我幼年間的虧心。今日老來報讀〔帶云〕哎錢也我爲你呵！〔唱〕也會昧着心說咒

誓今日箇睜着眼犯天條孜孜的審約讀

〔卜兒云〕可是你那做買賣，使心用倖，折罰的你，怎麼只埋怨我那〔正末唱〕

〔呆骨朵〕則俺這做經商的，一个个非爲不道，那些兒善與人交，都是我好賄貪

財，今日個折罰的我來，除根也那剪草，我今日箇散錢波，把窮民來濟悔罪，波

將神靈來告，則待要問天公贖買一箇兒，〔卜兒云〕我明日替你別娶一個妾，有你不

愁無兒，〔正末唱〕也等我養小來防備老。

〔淨大都子領劉九兒小都子上云〕劉九兒，開元寺裏散錢哩，嚙去那裏請鈔去來。有這個小孩兒，把他另做一戶，得的這一分兒錢，俺兩箇分了買酒喫。官人也，叫化些兒。〔張郎云〕這個小的，是一戶也是兩家兒的。〔大都子云〕這小的，另是一戶。〔張郎云〕也與他五百文。〔大都子分鈔科云〕劉九兒，把這鈔分了，嚙兩箇買酒喫去來。〔劉九兒云〕這孩兒是我的，你怎生分我的錢，你學我有兒麼？〔大都子云〕窮弟子孩兒，我和你說定的，你怎生都要了，你便是有兒的。〔做鬧科〕〔正末云〕張郎，門前爲什麼鬧。〔張郎云〕父親窮厮每爭錢哩。〔正末云〕孩兒也，這錢則不那窮的，每爭便富的，每也爭待老夫親自問他，您每且休鬧者。〔唱〕

〔脫布衫〕今日箇散錢呵，您不合閒焦看我面也。合道是耽饒他，主着意和人硬挺切便，睜着眼大呼小叫。

〔劉九兒云〕哎！你個絕戶的窮民，你怎敢放刁也？〔張郎云〕這窮弟子孩兒，噤聲！〔正末唱〕

〔小梁州〕他罵一聲絕戶的窮民，怎敢放刁，則一句道的我便肉戰也。身搖韻〔做悲科云〕兀的不痛殺我也！〔唱〕我傷心有似熱油澆，他那裏忙陪笑敢這廝笑裏暗藏刀。

〔大都子云〕老的也，他父親請了一分鈔，他孩兒又要哩。〔正末唱〕

〔么篇〕原來是父親行請過了孩兒，又要您怎麼不尋思，枉物難消。〔劉九兒云〕從小裏慣了孩兒也！〔正末唱〕你從小裏也該把這孩兒教，怎生由他恁撒拗道不的家富。

小兒驕韻

〔小都子云〕爹爹，你肚裏饑麼？〔劉九兒云〕我肚裏可知饑哩！〔小都子云〕你喫了飯再來。〔劉九

兒云〕孩兒說的是，咱們喫飯去來。〔同下〕〔劉引孫上云〕自家劉引孫的便是，自從我那伯娘，把我趕將出來，與了我一百兩鈔做盤纏，都使的無了也。如今在這破瓦窰中居住，每日家燒地眠爇。

地臥。喫了那早起的，無那晚夕的。聽知我那伯伯伯娘，在這開元寺裏散錢，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各白世人，尙然散與他錢；我是他一箇親姪兒，我若到那裏，怎麼不與我些錢鈔。我去便去，則怕撞着那姐夫，他見了我呵，必然要受他一場嘔氣。如今也顧不得了，可早來到寺門首也。（做見張郎科云）天那！你看我那命波！慳分的我那姐夫正在門首，可怎麼好？我只得把這羞臉兒揣在懷裏，沒奈何且叫他一聲，姐夫，姐夫。（張郎云）那裏這麼一陣窮氣。我道是誰，原來是引孫。這個窮弟子孩兒，你來做什麼？（引孫云）窮便窮，甚麼窮氣？姐夫，我來這裏叫化些兒。（張郎云）錢都散完了，沒得與你，你快去。（正末云）是誰在門首？（張郎云）是引孫。（卜兒云）他來做什麼？（張郎云）他來叫化些錢哩。（卜兒云）他也要來叫化，偏沒得與他。（正末云）婆婆和那叫化的爭什麼？（卜兒云）老的也，如今放着這些錢鈔，那窮弟子孩兒看見，都要將起來，怎麼得許多散與他？（卜兒做藏鈔科）（正末云）婆婆，你且着他過來，引孫，你到這裏來怎的？（引孫云）聽知的伯伯伯娘在這裏散錢，您孩兒特來借些使用。（正末云）婆婆，不問多少，借些與他去。（卜兒云）引孫，你要借錢，我問你要三箇人。要一箇保人；要一箇見人；要一箇立文書人；有這三箇人，便借與你錢；無這三箇人，

便不借與你錢。〔正末云〕哎！自家孩兒，可要甚麼文書。〔卜兒云〕他猛地裏急病死了，可着誰還我這錢。〔張郎云〕母親，正是這等說。〔正末云〕吓！賊醜生，干你甚事。〔卜兒云〕吓！只怕死了你那長俊的姪兒。〔正末指張郎科云〕婆婆，我問你，這箇是誰的。〔卜兒云〕是俺的。〔正末云〕這箇呢。〔卜兒云〕這箇是你的，山核桃差着一橈兒哩。〔正末云〕這是我的箇親姪兒，有不是呵，我要打便打，要罵便罵，都不干你事。〔卜兒云〕住住住，你也休鬧，請你箇太公家教咱。〔正末云〕引孫，〔引孫云〕您孩兒有。〔卜兒云〕哎！喲！要打便打，什麼引孫引孫，拏些土兒來，怕驚了他凶子。〔正末云〕你看，我待打殺他者波。〔卜兒云〕誰着你打死人來那。〔正末云〕似這般炒鬧，如之奈何？將那十三把鑰匙來。〔卜兒云〕老的也，十三把鑰匙都在這裏，只要分付的有下落者。〔正末云〕引孫，你見麼。〔引孫云〕您孩兒見。〔正末云〕女兒女婿接近前，您兩口兒收了這鑰匙，掌把了這家私者。〔卜兒云〕孩兒，謝了你父親者。〔正末云〕您看他可便歡喜也。〔張郎云〕多謝了父親。引孫，你打諷着，十三把鑰匙，都在我手裏也與你這把鑰匙，着你喫不了。〔引孫云〕是那門上的。〔張郎云〕是東廁門上的。〔正末做悲科云〕兒也，我前者把與了你些錢鈔，都那裏去了。〔引孫云〕您孩兒定害的朋友多了，拏這錢

鈔去，都待了相識朋友也。〔卜兒云〕你這箇窮弟子孩兒，也有相識朋友。〔正末云〕孩兒也，還未到你那待朋友處哩。〔唱〕

〔偷秀才〕你有錢時待朋友，每日家花花草草，你今日無錢也。〔帶云〕索央親眷每呵，爹爹，妳，妳，有盤纏與些兒波！〔唱〕便這般煩惱也。那惱惱〔帶云〕哎兒也！〔唱〕也是你貧不憂愁。

富不驕，則待做經商尋些資本，則不如依本分教些村學，那的也便好。

〔引孫云〕您孩兒一徑的來問伯伯伯娘，借些本錢，做些買賣。〔正末云〕引孫孩兒也，則不如讀書好。〔引孫云〕伯伯，則不如做好。〔引孫云〕伯伯，則不如做買賣。〔正末唱〕

〔滾繡球〕我道那讀書的志氣豪爲商的度量小，則這是各人的所好，你便苦志，爭似那勤學爲商的小錢番做大錢，讀書的把白衣換做紫袍，則這的將來量較，可不做官的，比那做客的妝么，有一日功名成就，人爭羨。〔云〕頭上打一輪卓蓋，馬前列兩行朱衣，〔唱〕抵多少買賣歸來汗未消，便見的箇低高。

〔云〕張郎，輛起車兒，着婆婆和姐姐先回去，我隨後便到也。〔張郎云〕我將這車兒輛起者。〔正末云〕婆婆，你和引張先行，引孫這厮不學好，老夫還要處分他哩。〔卜兒云〕老的你慢來，我先回家去也。〔卜兒做虛下科〕〔正末云〕兒也，我只覷著你哩。〔引孫云〕伯伯，您孩兒知道。〔正末做哭科云〕哎喲！苦痛煞我也！〔卜兒上云〕老的也，你做甚麼哩？兀的不唬哭那？〔正末云〕我幾曾唬哭來。〔卜兒云〕你眼裏不有淚來那？〔正末云〕婆婆，我偌大年紀，怎麼沒些冷淚。〔卜兒云〕你這證候好來的疾也。〔復虛下〕〔正末云〕引孫，靴鞞裏有兩錠鈔，你自家取了去。引孫，勤勤的到墳頭上看去，多無一二年，我着你做一個大大的財主。〔引孫云〕您孩兒知道。〔正末唱〕

〔煞尾〕 在生呵 奉養父母何須道 死後呵 祭奠那先靈你索去學缺少兒孫我無  
靠拜掃墳塋是您的孝他處求人沽酒澆鄉內尋銀買紙燒一日墳頭與我走  
一遭一句良言說與你聽著 你若執性愚頑不從我教引孫也我着你淡飲黃  
齋一直餓到老

〔卜兒復上云〕窮短命，窮醜生，窮弟子孩兒，你在這裏做什麼？早早的死了，現報在我的眼裏。再上



我門來，敲下你那下半截來。兀的不被你氣煞我也！老的也，你還在這裏做什麼？〔同下〕〔引孫云〕伯娘去了，你看我那伯伯，推打我，與我兩錠鈔，我將到破瓦窰裏，也好做幾日盤纏，天也！兀的不窮殺引孫也！〔下〕

〔音釋〕

峯昨律切 懺攙去聲 窳音薩 約音杏 賄音誨 拗音要 榻音革 凶音信 廁音次 學奚交切 鞫音要 着池燒切  
 齋祭平聲

〔註〕

快心如意隨身寶 謂錢也。

通行廟 謂大衆祀神祈福之廟，意欲盡捨家財爲之。

天條 上天所立凡人犯罪之條文。

窳約 物久藏於地窳中，曰窳。受迫束，曰約。窳約，蓋受幽囚迫束之意。

非爲 卽爲非也。元曲中每倒置之，蓋俗語如此。

笑裏藏刀〔唐書〕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枉物難消 謂非法所得之物，不可消受也。

山核桃着一榻 核桃之仁，分兩半而相連，中有橫隔。喻姪與伯父，雖相連系，中實隔闕也。

驚了凶子拏土來 小兒初生，頭凶未合。又小兒易受驚，驟聞大聲，恐其受驚而病也，急取土以厭勝之，村愚之俗見如此。

各白世人 各白，猶言各別，無相關系。世人，猶言泛泛當世之人。

### 第二折用江陽韻

〔張郎同日兒上詩云〕人生雖是命安排，也要機謀會使乖，假饒不做欺心事，誰把錢財送我來。自家張郎的便是。自從父親將家私都與了我掌把，兀的不歡喜殺我也。時遇清明節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墳祭祖，我將着這春盛擔子，紅乾臘肉，同着社長，上墳去來。〔社長上云〕是家社長是也，今

日清明令節，張郎請我去上墳，張郎，我和你上墳去。（張郎云）渾家，每年家先上你劉家的墳，今年先上俺張家的墳罷。（旦兒云）張郎，先上俺家的墳。（社長云）大嫂，你差了也，你便姓劉，你丈夫不姓劉，你先上張家的墳，纔是箇禮。（張郎云）渾家，你嫁了我，百年之後，葬在俺張家墳裏，還先上俺張家墳去。（旦兒云）依着你，先上張家墳去來。（同下）（引孫上云）自家劉引孫，從那日伯伯與了我兩錠鈔，在這彼瓦窰中，都盤纏了也。今日清明節令，大家兒小家兒都去上墳拜掃。我伯伯說道，引孫，勤勤的祖墳上去，多無一二年，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莫非我那伯伯，有銀子埋在墳上那。我想祖墳是我祖上，連我父親母親，也葬在那裏。難道伯伯說我便上墳，伯伯不說，我便不上墳。我雖貧，是一個讀書的人，怎肯差了這個道理。我往紙馬鋪，買了這些紙錢，酒店門首，賒了這半瓶兒酒，食店裏，又討了一個饅頭，我則不忘了伯伯的言語，如今在鄰舍家，借了這一把兒鐵鍬，到祖墳上去，澆奠一澆奠，烈些紙兒，添些土兒，也當做拜掃，盡我那人子之道。說話中間，可早來到這墳頭了。想我伯父潑天也似家私，怎我一箇窮酸來上墳也！（做拜科云）公公婆婆，生時了了，死後爲神。我祭奠咱。這個是我父親母親，您孩兒窮殺也！想您兩口兒在生時，倚仗著公公婆婆的愛您，要了伯

伯伯娘便宜，你便死了，今日都折罰在我身上。父親母親〔詩云〕常人說十分惺惺使九分，留著一分與兒孫。只爲你十分惺惺都使盡，今十箇折罰的後代兒孫不如人。哎！多無一二年，着你做箇大大的財主。劉引孫，別無什麼孝順，我向祖墳上添些兒新土，我手裏拏定這把鐵鍬，倒有箇比喻，俺伯娘性子剛強，便是鐵鍬的頭，那好家財，則教我那姐夫張郎把柄。劉引孫便是土，被剗翻了，今在此受苦。我添了土也，可行祭祀的禮。只一箇饅頭，供養了公公婆婆，我的父親母親沒有，倘若爭這饅頭，鬧將起來，可怎麼了？這也容易，劈做兩半箇，一半兒供養公公婆婆，這一半兒供養父親母親。奠了酒，烈了紙錢，祭祀已畢，我可破盤咱。〔詞云〕冬至來一百五日，正是那寒食時務，你看財主家何等風光，單只我淒涼墳墓，並沒甚紅乾臘肉，並沒甚清香甘露，拏定著這把鋤頭，也算得春風一度。〔做拏瓶與酒科云〕這冷酒怎麼喫？我去莊院人家，盪熱了這酒，喫了呵，可來取我這把鐵鍬。我盪酒去也。〔下〕〔正末同卜兒上〕〔正末云〕老夫劉從善，今日是清明，往墳頭祭掃去，婆婆，孩兒每去了麼？〔卜兒云〕老的孩兒每去多時了。這早晚，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饅頭，春盛擔子，紅乾臘肉，盪下酒，六神親眷，都在那裏，只等俺老兩口兒，燒罷紙，要破盤哩。〔正末云〕婆婆，孩兒每則怕

不會來麼？〔卜兒云〕老的說，孩兒每先來了也。〔正末云〕婆婆，孩兒每這早晚到了麼？〔卜兒云〕老的，孩兒每這早晚到那裏多時也。〔正末云〕走走走，你看，我沒貪說話，險些兒走過去了。婆婆，兀的不是啗的祖墳，啗墳頭去來。〔卜兒云〕嗨！老的，險些兒錯走了過去。〔正末云〕來到這墳上，兀的不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饅頭，盪下酒，紅乾臘肉，春盛擔子，六神親眷，都在那裏也？〔卜兒云〕只怕孩兒每來得遲。〔正末云〕老人家再來這等謊，你休要說。〔卜兒云〕我纔說的這箇謊兒。〔正末云〕看了這所墳，好是傷感人也呵！〔唱〕

〔越調鬪鶴鶉〕你看祭臺和這墳臺，切輒牆也那土牆，韻長出些個棘科和這荆科，那裏有白楊也那綠楊，韻〔帶云〕婆婆，恰纔不有人上墳來那？〔唱〕上墳的是女兒和這姪兒，還是近房也那遠房，韻婆婆哎，你覷那光場場的墳墓前，切溼津津的田地上，韻不聞的肉腥和這魚腥，切那裏取茶香也那酒香。

〔紫花兒序〕他添不到那兩畝兒，切新土燒不到那一陌兒，切銀錢灑不到有那半碗兒的涼漿，韻〔云〕婆婆，兀的不有人來，上了墳去了也？〔卜兒云〕老的也是有人上墳來，好可憐人

也！〔正末唱〕兀那 上墳的瀟灑 和俺這祭祖的也淒涼參詳 多管是 兩下的多人  
來的 稀和這草長的荒 我可甚麼子孫與旺每日放羣馬 和這羣羊那裏有石虎  
也那 石羊

〔云〕婆婆，既是孩兒每不會來哩，我和你先拜了墳罷。〔卜兒云〕老的，你也說的是，投到孩兒每來  
時，嗜老兩口兒先拜了墳者。〔正末云〕婆婆，這裏拜拜。〔卜兒云〕老的也，這箇是誰？〔正末云〕這個  
是太公太婆。〔卜兒云〕太公太婆，保佑俺家門興旺，太公太婆早生天界。〔正末云〕這裏拜拜。〔卜  
兒云〕這箇是誰？〔正末云〕這的是嗜父親母親。〔卜兒云〕正是我的公公婆婆哩。公公婆婆，生時  
了了，死後爲神。〔正末云〕這裏也拜拜。〔卜兒云〕這箇是誰？〔正末云〕這的是劉二兩口兒，引孫的  
爹娘。〔卜兒云〕是引孫的父母，老的，你差了，他是嗜的小，嗜是他的大，我怎麼拜他？〔正末云〕他活  
時節是嗜的小，他今死了也，道的箇生時了了，死後爲神。婆婆，看老夫面皮，你拜幾拜兒。〔卜兒云〕  
罷罷罷，我依着你。兀那劉二家兩口兒，你在那墳墓裏聽者。想你在生時，倚仗着公公婆婆，欺侮俺  
兩口兒，不想你也拔着短籌，都死了；又丟下箇業種引孫，常時來纏門纏戶的，早早的足齋車輓馬

踏倒路死了，現報在我的眼裏。（正末云）婆婆，拜着箇墳，你那口裏不會住的。（卜兒云）呀！誰曾開口來？（正末云）婆婆，嚙老兩口兒百年之後，在那裏埋葬。（卜兒云）老的，我揀下了也，這一塊地，正是高岡兒上，你看那樹木，長的恰似繖兒一般，嚙老兩口兒百年之後，這裏埋葬。（正末云）婆婆，怕俺兩口兒，不能勾這裏埋葬麼？（卜兒云）我怎麼不能勾這裏埋葬？那裏埋葬去？（正末云）婆婆，俺道兩口兒不能勾在這裏埋葬，兀的那裏埋葬去？（卜兒云）老的也，那裏是一塊下窪水滄的絕地，俺不在這裏埋葬，倒去那裏埋葬？（正末唱）

〔調笑令〕，則俺這一雙老枯椿，我爲無那兒孫氣不長，他人百年身死深埋葬，墳穴道盡按着陰陽，嚙兩箇死時節，便葬在兀那絕地上。（帶云）婆婆，到那冬年節下，月一十五，婆婆也（唱）誰與嚙哭嚙的烈紙燒香。

（云）婆婆，俺不能勾這裏埋葬，只爲俺沒得兒子來。（卜兒云）俺怎生沒兒子，現有姐姐姐夫哩。（正末云）你看，我可早忘了。婆婆，孩兒每也未來哩，嚙開口論閒話。我問你咱，如今我姓什麼？（卜兒云）你看這老的，越發老的糊突了，自家的箇姓也忘了，你姓劉，是劉員外。（正末云）我姓劉，是

劉員外，你可姓什麼？〔卜兒云〕我姓李。〔正末云〕我姓劉，你姓李，你來俺這劉家門裏做什麼？〔卜

兒云〕你還不曉得，當初劉家三媒六證，花紅羊酒，行財納禮，要到你這劉家門裏做媳婦兒來。

〔正末云〕街上人喚你做劉婆婆，也是李婆婆？〔卜兒云〕這老的，你怎麼胡盧提，我嫁的雞，隨雞飛，

嫁的狗，隨狗走，嫁的孤堆坐的守，我和你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一車骨頭，半車肉，都屬了你劉家，怎

麼叫我做李婆婆？〔正末云〕婆婆，原來你這把骨頭，也屬了俺劉家也，啣女兒姓什麼？〔卜兒云〕啣

女兒也姓劉，是劉引張。〔正末云〕咱女婿姓什麼？〔卜兒云〕女婿姓張，是張郎。〔正末云〕我問你咱

俺女兒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裏埋，也去他張家墳裏埋？〔卜兒云〕俺女孩兒百年之後，去他張

家墳裏埋。〔做悲科云〕嗨！這老的你怎生，只想到那裏老的，真箇俺無兒的好不氣長也。〔正末云〕

婆婆，你纔省了也！〔卜兒云〕怎生得個劉家門裏的親人來，可也好哩。〔引孫上云〕自家引孫是也，

恰纔熱了鍾酒喫，可來取我那把鐵鍬去咱。〔見科〕〔卜兒云〕引孫兒也，你來了也，你那裏去來，你

這幾日怎麼不到我家裏喫飯來，你伯伯也在這裏。〔引孫云〕您孩兒上墳來，伯娘休打引孫。〔卜

兒云〕孩兒也，我不打你，你則在這裏，我和你伯伯說去。老的，小劉大也在這裏。〔正末云〕婆婆，什



麼小劉大〔卜兒云〕是嚙引孫孩兒〔正末云〕只叫他做引孫可便了也什麼小劉大〔卜兒云〕老的孩兒每各自也有幾歲年紀〔正末云〕着他過來我問他引孫你來這裏做什麼〔引孫做見科云〕您孩兒上墳來〔正末云〕婆婆你聽引孫道他上墳來〔卜兒云〕老的也是孩兒上墳來〔正末云〕引孫誰烈紙來〔引孫云〕是您孩兒烈紙來〔正末云〕婆婆引孫道他烈紙來〔卜兒云〕是孩兒烈紙來〔正末云〕誰添土來〔引孫云〕是您孩兒添土來〔正末云〕婆婆引孫道他添土來〔卜兒云〕老的也我知道了也〔正末云〕引孫你上墳來你烈紙來你添土來則不你來你背後又有一個我打這賊醜生〔卜兒做勸科云〕員外你爲什麼打孩兒〔正末云〕婆婆放手〔唱〕

〔小桃紅〕則嚙這弟兄兒女總排房向這一箇墳塋裏葬輩輩流傳祭祖上〔帶

云〕引孫〔唱〕俺兩口兒須大如您爹娘〔卜兒做勸科云〕老的也你休打他〔正末唱〕哎你箇蓮子花放了我這過頭杖〔帶云〕我不打這廝別的〔唱〕這廝祭祖先可怎生無些兒家

大量只這箇便是上墳的小樣〔卜兒云〕老的也你說了呵打〔正末云〕婆婆我打了呵說

〔卜兒云〕你說了呵打〔正末云〕婆婆你放手〔唱〕因此上便先打了後商量

〔云〕引孫，是你上墳來麼？〔引孫云〕是您孩兒上墳來。〔正末云〕你爲甚麼不搭大柵殺下羊漏下粉蒸下饅頭盪下酒紅乾臘肉春盛擔子六神親眷都在那裏那？〔卜兒云〕這個老的好笑，孩兒又沒錢，他喫的穿的也無，教他那裏討這許多那。〔正末云〕你道他無錢，引孫你見麼？〔引孫云〕您孩兒見些甚麼？〔正末云〕引孫，兀那鴉飛不過的莊宅石羊石虎那墳頭不去到俺這裏做什麼來？〔卜兒云〕老的，你差了也，那座墳，知他姓張也，姓李也，他是俺劉家的子孫，他怎麼不到俺劉家墳裏來？〔正末云〕誰是俺劉家的子孫？〔卜兒云〕引孫是俺劉家的子孫。〔正末云〕我不知道引孫是俺劉家子孫，我只知道姐姐姐夫是俺劉家的子孫。〔卜兒云〕老的也，你越饒着越逞爲人，誰無箇錯處，我當初是我執迷來，孩兒，想我也曾打你，也曾罵你，從今日爲始，只在我家裏住，喫的穿的，我盡照管你，你記我的毒哩。〔引孫云〕伯伯，伯娘說，從今爲始，也不打我，也不罵我，只着我在家裏住，喫的穿的，盡照管孩兒哩。〔正末云〕是誰說來？〔引孫云〕是伯娘說來。〔正末云〕是您伯娘說來，天也這的是睡裏也是夢裏！〔唱〕

〔鬼三台〕好事從天降，呆漢回頭望。〔引孫云〕我謝了伯伯。〔正末云〕你休拜我。〔唱〕則拜。

你。那。恰。回。心。的。伯。娘。〔下兒同引孫做悲科〕〔正末唱〕則見他。子。母。每。哭。號。咷。淚。出。他。的。

痛。腸。〔讀〕昨日箇。謊。的。你。慌。上。慌。〔讀〕哎。兒。也。從。今。後。不。索。你。忙。上。忙。〔讀〕〔云〕婆。婆。這。箇。是。誰。家。的。

墳。〔下兒云〕老。的。也。這。是。俺。劉。家。的。墳。〔正末云〕則。俺。這。墳。所。屬。劉。我。怎。肯。着。家。緣。姓。張。

〔張郎同旦兒社長上〕〔社長云〕好快活也！〔正末云〕是誰家這般熱鬧上墳？〔社長云〕是劉張員

外家上墳哩。〔正末云〕怎生是劉張員外？〔社長云〕老的你不知道，張家的孩兒，與劉家做女婿，喚

他做劉張員外。〔正末云〕我對俺那婆婆說去，婆婆，咱女婿來了也。我和你破盤去來。〔下兒做打

科云〕你兩個賤人都在那裏，這早晚纔來。〔正末唱〕

〔紫花兒序〕哎。你。箇。擇。鄰。的。孟。母。休。打。這。刻。木。的。丁。蘭。〔云〕婆。婆。放。手。這。干。那。女。婿。甚。麼。

事。〔唱〕且。問。你。那。跨。虎。的。楊。香。〔下兒云〕孩。兒。我。爲。甚。麼。打。你。幾。下。您。父。親。煩。惱。哩。孩。兒。也。

你。爲。甚。麼。不。穿。些。好。衣。服。〔旦兒云〕則。這。般。罷。波。〔下兒云〕將。鑰。匙。來。着。下。次。孩。兒。每。取。衣。服。去。〔張

郎云〕

渾。家。中。麼。〔旦兒云〕不。妨。事。妳。妳。向。着。俺。哩。兀。的。鑰。匙。〔下兒做拏鑰匙科云〕你。兩。箇。賤。人。再。

也。休。上。我。門。來。老。的。你。十。三。把。鑰。匙。我。都。賺。將。出。來。了。也。〔正末唱〕哎。女。婿。着。出。舍。閨。女。着。西。

房相當得意梁鴻引着你這孟光炒鬧了一個太公莊上你也再休踹我劉門我今也靠不着你個張郎

〔卜兒云〕老的兀的十三把鑰匙，你依舊當了這家罷，我年紀老了。〔正末云〕婆婆，你道你年紀大了，我也不小，婆婆你掌把這私。〔卜兒云〕我纔十八歲兒哩，是你當家者。〔正末云〕還是你當家者。〔卜兒云〕老的也，只管裏嚷，眼面前放着箇當家的，老的也，我待將這十三把鑰匙，與引孫孩兒當家者，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婆婆，莫不忒早了些？〔卜兒云〕啗合了眼，可遲了也。〔正末云〕婆婆，你說的是。〔卜兒云〕引孫近前來，兀的十三把鑰匙，都與你，你去當家。〔引孫云〕謝了伯娘，姐夫靠後，我聞不的這一陣窮氣。〔張郎云〕你就不忘了一句兒。〔正末唱〕

〔禿廝兒〕着女壻別無指望做女的也合斟量，則這家私裏外您盡掌孝父母奉蒸嘗也波周方

〔聖藥王〕這一場胡主張您須熱鬧俺荒涼，您行短俺見長姓劉的家私着姓劉的當女兒也不索便怨爹娘

〔下兒云〕俺這家私裏外，都着引孫掌了，俺家去來。〔正末云〕婆婆，俺和你家去來。〔唱〕

〔收尾〕 你可便休 和他折證休 和他強讀自古道女生外讀向他到門時且休題句 只着他上墳時自思想讀〔下〕

〔引孫云〕姐夫，你好歹也不想，我今日還做財主，十三把鑰匙，都在我手裏，我也不和你一般見識，我與你這把鑰匙你一世兒喫不了你拜。〔做與鑰匙科〕兀的你喜歡麼？〔張郎云〕可知喜歡哩。〔引孫云〕你個傻厮，這是開茅廁門的。〔同衆下〕

〔音釋〕

盪湯去聲

鍬俯平聲

漣音蹇

癩巨靴切

輓女剪切

椿音莊

呆音諧

號音豪

桃音桃

傻商絳切

〔註〕

春盛擔 掃墓者，以祭祀之魚肉等物，盛之榼中而擔之，謂之春盛擔。

六神親眷 卜筮者，既得六爻，則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騰蛇配合之，謂之六神。復以父母子

孫兄弟官鬼等名，與六神相配合，故曰六神親眷。

破盤 祭物盛於盤中，祭畢，卽就墓地食其餽餘，曰破盤。

蓮子花 蓮子，與憐子同音，蓮子花，諧聲語也。張國賓合汗衫雜劇，中有云，世上則有蓮子花，蓋元時俗語有此。

過頭杖 拄杖之高而過於頭者。

擇鄰孟母 〔列女傳〕孟子之母，三徙擇鄰以教子。

刻木丁蘭 〔逸人傳〕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

跨虎楊香 〔異苑〕楊豐爲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歲，手無寸刃，直搯虎頭，父遂得免。

梁鴻孟光 〔後漢書梁鴻傳〕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家貧而尙節介，博覽無不通。娶同縣孟氏女，名光，字曰德曜，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

蒸嘗 〔詩經〕禘祀蒸嘗，於公先王。〔禮記〕春祭曰禴，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

#### 第四折用真文韻

〔正末同卜兒引孫上云〕老夫劉從善，今日是老夫賤降的日子，就順帶着慶賀小員外當家，引孫孩兒，誰想你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一杯壽酒慶生辰，則我這滿懷愁片言難盡，只因那幾貫財險纏殺我百年人。我受了萬苦千辛，我受了那一生罵半生恨。

〔張郎同旦兒上云〕自家張郎的便是，今日父親生日，俺兩口兒拜父親去，早來到門首也，小舅。

〔引孫云〕姐夫，你那裏去來。〔張郎云〕俺來拜父親哩。〔引孫云〕姐姐姐夫，我報復去。〔報科云〕父親，有姐姐姐夫，在於門首。〔正末云〕誰在門首？〔引孫云〕是姐姐姐夫哩。〔正末唱〕

〔清江引〕你道是女兒女婿都在門，我可爲甚麼不容他進，你只問他使的是那家錢上的，是那家墳。〔帶云〕他今日又上俺門來。〔唱〕顯的俺兩口兒無氣分。

〔引孫云〕伯伯伯娘，休和他一般見識的。〔正末唱〕

〔碧玉簫〕那厮每言而無信，凡事惹人嗔，怕不關親，怎將俺不瞅問。〔帶云〕引孫

〔唱〕俺只索喚引孫近前來聽處，分你若是放這兩人，踏着我正堂門，我敢眼

我便拷你娘麼那三十棍讀

〔卜兒云〕老的這孩兒每也孝順，將就他些罷。〔正末唱〕

〔落梅風〕你道他本賢達能孝順讀，只我箇老無知偏生嗔忿讀，誰着他信夫婦的情

就忘了我養育的恩讀。〔云〕引孫，你對他說去，都不干我事。〔唱〕這都是他自做來有家難

奔讀

〔云〕引孫，你去說道，有親如你的，便着過來。〔引孫見科云〕父親道，有親似我引孫的，便着過去。

〔旦兒喚云〕小梅姨姨，你領着孩兒來見父親去。〔小梅同俵兒上云〕妾身小梅是也，今有姐姐呼

喚，我領着孩兒見爹去來。〔做見科云〕爹，我小梅和孩兒來了也。〔正末云〕兀的不是小梅，你在那

裏來？〔小梅云〕爹，你可也三年忘却數年親哩。〔正末唱〕

〔水仙子〕你道我三年忘卻數年親讀。〔云〕小梅，你是近身扶持我的，怎麼跟別人走了？你這小

賤人。〔唱〕你可是麼一夜夫妻百夜恩讀。〔小梅云〕爹，你今日有了孩兒也。〔正末云〕誰是我孩兒？

〔小梅云〕這不是你孩兒？〔正末云〕真是我孩兒麼？〔唱〕今日箇誰非誰是都休論讀，婆婆也早則



有了拖麻拽布的人〔云〕我兒也，你叫我一聲爹爹，〔傑兒云〕爹爹，〔正末唱〕他那裏便叫一聲靈魂可引了我。靈魂〔云〕小梅，你這三年在那裏來？〔小梅云〕只問姐姐便知，〔正末云〕引孫，

請過姐姐姐夫來，姐姐，這三年小梅在那裏來？〔旦兒云〕父親，聽您女孩兒從頭說咱。當初小梅有半年的身孕，張郎使嫉妬心腸，要所算小梅。恁女孩兒將小梅寄在東莊姑姑家中，只說小梅走了，遮掩耳目。小梅分娩，得了這個孩兒。這三年光景，喫飯穿衣，都是您女孩兒照管，如今來拜見爹爹。〔正末唱〕哎！你使着這嫉妬的心，一片圖謀的錢幾文，險送了我，剪草除根。

〔云〕孩兒，你不說我怎知道？〔唱〕

〔雁兒落〕原來這親的則是親，我當初恨呵須當恨，那女夫便是各白的人，那女

兒也該把俺劉家認。

〔卜兒云〕老的，誰想劉員外自家有了孩兒也。〔正末云〕婆婆，你喜歡麼？〔卜兒云〕可知喜歡哩。

〔正末唱〕

〔得勝令〕婆婆！早則絕地上不安墳，則嚙這孝堂裏有兒孫，你今日個得病如醫病。

〔旦兒云〕父親，今日有了孩兒也，休忘了您女孩兒。〔正末唱〕姐姐！我怎肯知恩不報恩。〔引孫云〕伯伯，今日有了孩兒，這十三把鑰匙，還了伯伯。這叫做物歸正主。〔正末唱〕你一世兒爲人這的是大富十年運，咱三口兒都親。〔帶云〕俺女兒，姪兒，和這孩兒。〔唱〕我把這潑家私做三分兒分。

〔云〕您一家人聽老夫說者。〔詞云〕六十年趨下家私，爲無兒每每嗟咨，親兄弟不幸早喪，引孫姪遣出多時，很張郎妄圖家業，孝順女暗撫親支，遇寒食上墳祭掃，傷感處化妬爲慈，因此上指絕地苦勸糟糠婦，不枉了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音釋〕

瞰音 眼 很平  
揪 聲

題目 指絕地苦勸糟糠婦。

正名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 東堂老雜劇提要

此劇爲忠實朋友寫出身分；爲敗家子弟指出迷途。有趙國器者，以經商起家，子名揚州奴，不肖，趙憂慮成疾，臨歿託孤於老友李茂卿，暗寄課銀五百錠，爲救子之用。趙歿，揚州奴親信淫朋，迷戀花酒，李茂卿苦勸且杖之，不聽，卒至家產盡廢，挈妻住破窰，爲乞丐，後借得少貲，爲負販以餬口，勤苦節蓄，李則暗以趙所寄銀，盡收買趙子所廢產，迨察趙子已誠悔悟改，乃悉舉以歸趙子焉。

遺產制之不善，不待今人言，古人已詳言之。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漢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明證也。但人以愛子故，恆欲多蓄田宅財物，以遺子孫。其究也，不知稼穡艱難之子，欲其善保田宅財物，又惡可得。終且人財兩喪，比比然也。此非愛之而實害之也。此劇幸李茂卿之忠實可

靠，故揚州奴仍得享有父產。然如李茂卿者，安能多得，則遺產制之倖亦僅矣。

劇中所言揚州奴敗產之事，祇有狎妓飲酒，其淫朋惡黨，爲狎妓飲酒之媒，想元時所有耗金之術，不過如此。今者，耗金之術，較前益增，烟也賭也，種種娛樂之方也，皆足使人迷眩，則富家子弟益危。揚州奴既經敗落之後，能自力負販，猶不失回頭得岸，彼世之終不回頭者何限，則富家愈爲可危。且富家得荒淫逸樂以爲娛，貧人不能得，則因羨生妒，因妒生爭，世界階級之戰鬪，此亦其一基矣。世之主政治者，嘗注意於至纖至悉，一家一人之害，卽全社會之害，觀此，亦以見政治禁令之不可忽也。

#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雜劇

元 秦簡夫撰

明吳興臧晉叔校

## 楔子

〔冲末扮趙國器扶病引淨揚州奴旦兒翠哥上〕〔趙國器云〕老夫，姓趙名國器，祖貫東平府人氏。因做商賈，到此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嫡親的四口兒家屬，渾家李氏，不幸早年下世。所生一子，就喚做揚州奴。娶的媳婦兒，也姓李，是李節使的女孩兒，名喚翠哥，自娶到老夫家中，這孩兒裏言不出，外言不入，甚是賢達。想老夫幼年間做商賈，早起晚眠，積儉成這個家業，指望這孩兒久遠營運。不料他成人已來，與他妻妻之後，只伴着那一夥狂朋怪友，飲酒非爲，吃穿衣飯，不着家業，老夫耳聞眼觀，非止一端，因而憂悶成疾，晝夜無眠，眼見的覷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老夫一死之後，這孩兒必敗我家，枉惹後人談論。我這東鄰有一居士，姓李名實字茂卿。此人平昔與人寡合，有

古君子之風，人皆呼爲東堂老子。和老夫結交甚厚，他小老夫兩歲，我爲兄，他爲弟，結交三十載，並無離間之語。又有一件，茂卿妻恰好與老夫同姓，老夫妻與茂卿同姓，所以親家往來，勝如骨肉。如今請過他來，將這託孤的事，要他替我分憂，未知肯否？揚州奴那裏？揚州奴應科云：你喚我怎麼？老人家，你那病症，則管裏叫人的小名兒，各人也有幾歲年紀，這般叫，可不折了你？趙國器云：你去請李家叔叔來，我有說的話。揚州奴云：知道。下次小的每，隔壁請東堂老叔叔來。趙國器云：我着你去。揚州奴云：着我去，只隔的一重壁，直起動我走這遭兒？趙國器云：你怎生又使別人去？揚州奴云：我去，我去，你休鬧。下次小的每，備馬。趙國器云：只隔的個壁兒，怎麼騎馬去？揚州奴云：也着你做我的爹哩！你偏不知我的性兒，上茅廁去，也要騎馬哩。趙國器云：你看這廝！揚州奴云：我去，我去，又是我氣着你也出的這門來，這裏也無人，這個是我的父親，他不會說一句話，我直挺的他脚揷天，這隔壁東堂老叔叔，他和我各白世人，他不曾見我便罷，他見了我呵，他叫我一聲揚州奴，哎喲，謊得我喪膽亡魂，不知怎生的是這等怕他。說話之間，早到他家門首。做咳嗽科叔叔在家麼？正末扮東堂老上云：門首是誰喚門？揚州奴云：是你孩兒揚州奴。

〔正末云〕你來怎麼？〔揚州奴云〕父親著揚州奴請叔叔，不知有甚事。〔正末云〕你先去，我就來了。

〔揚州奴云〕我也巴不得先去，自在些兒。〔下〕〔正末云〕老夫姓李名實，字茂卿，今年五十八歲，本貫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流落在揚州東門李牌樓巷居住。老夫年幼，也曾看幾行經書，自號東堂居士。如今老了，人就叫我做東堂老子。我西家趙國器，比老夫長二歲，原是同鄉，又同流寓在此，一向通家往來，已經三十餘載。近日，趙兄身染疾病，不知有甚事，著揚州奴來請我，恰好也要去探望他，早已來到門首。揚州奴，你報與父親知道，說我到了也。〔揚州奴做報科云〕請的李家叔叔，在門首哩。〔趙國器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老兄染病，小弟連日窮忙，有失探望，勿罪勿罪。〔趙國器云〕請坐。〔正末云〕老兄病體如何？〔趙國器云〕老夫這病，只有添，無有減，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正末云〕曾請良醫來醫治也不會？〔趙國器云〕嗨！老夫不會延醫。居士與老夫最是契厚，請猜我這病症咱。〔正末云〕老兄著小弟猜病症，莫不是害風寒暑溼麼？〔趙國器云〕不是。〔正末云〕莫不是爲飢飽勞逸麼？〔趙國器云〕也不是。〔正末云〕莫不是爲些憂愁思慮麼？〔趙國器云〕哎！這纔叫做知心之友。我這病，正從憂愁思慮得來的。〔正末云〕老兄差矣，你負郭有田千頃，城中有油

磨坊解典庫，有兒有婦，是揚州點一點二的財主。有甚麼不足，索這般深思遠慮那？〔趙國器云〕囉！居士不知，正爲不肖子揚州奴，自成人已來，與他娶妻之後，他合著那夥狂明怪友，飲酒非爲，日後必然敗我家業，因此上憂懣成病，豈是良醫調治得的？〔正末云〕老兄過慮，豈不聞邵堯夫戒子伯溫曰：我欲教汝爲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父母與子孫成家立計，是父母盡己之心，久以後，成人不成人，是在於他；父母怎管的他。到底老兄這般焦心苦思，也是乾落得的。〔趙國器云〕雖然如此，莫說父子之情，不能割捨。老夫一世辛勤，掙這銅斗兒家計，看他這般廢敗，便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今日請居士來，別無所囑，欲將托孤一事，專靠在居士身上，照顧這不肖，免至流落，老夫啣環結草之報，斷不敢忘。〔正末起身科云〕老兄重托，本不敢辭；但一者老兄壽算緣遠；二者小弟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揚州奴未必肯聽教訓；三者老兄家緣饒富，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請老兄另托高賢，小弟告回。〔趙國器云〕揚州奴當住叔叔咱，居士何故推託如此；豈不聞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老夫與居士通家往來，三十餘年，情同膠漆，分若陳雷。今病勢如此，命在須臾，料居士素德雅望，必能不負所請，故敢托妻寄子。居士！你平日這許多慷慨氣節，



都歸何處，道不的個見義不爲，無勇也。〔做跪正末回跪科云〕呀！老兄，怎使下如此重禮，則是小弟承當不起。老兄請起，小弟依允便了。〔趙國器云〕揚州奴，擡過卓兒來者。〔揚州奴云〕下次小的每，掇一張卓兒過來著。〔趙國器云〕我使你，你又使別人。〔揚州奴云〕我掇！我掇！你這一夥弟子孩兒們，緊關裏叫做使一使，都走得無一個。這老兄若有些好歹，都是我手下賣了的。〔做掇卓兒科云〕哎喲！我長了二十多歲，幾曾掇卓兒，偏生的偌大沉重。〔做放卓科〕〔趙國器云〕將過紙墨筆硯來。〔揚州奴云〕紙墨筆硯在此。〔趙國器做寫科云〕這張文書，我已寫了，我就畫個字。揚州奴，你近前來，這紙上，你與我正點背畫個字者。〔揚州奴云〕你着我正點背畫，我又無罪過，正不知寫着什麼來。兩手搨得緊緊的，怕我偷吃了。〔做畫字科云〕字也畫了，你敢待賣我麼？〔正末云〕你父親則不待要賣了你，待怎生？〔趙國器云〕這張文書，請居士收執者。〔又跪〕〔正末收科〕〔趙國器云〕揚州奴，請你叔叔坐下者。就喚你媳婦出來。〔揚州奴云〕叔叔現坐着哩，大嫌你出來。〔旦兒上科〕〔趙國器云〕揚州奴，你和媳婦兒，拜你叔父八拜。〔揚州奴云〕着我拜，又不是冬年節下，拜甚麼？〔正末云〕揚州奴，我和你爭拜那。〔揚州奴云〕叔叔，休道著我拜八拜，終日見叔叔拜，有甚麼多了處？〔旦

兒云) 只依著父親，拜叔叔咱。(揚州奴云) 閉了嘴，沒你說話。靠後。啣拜啣拜。(做拜科云) 一拜權爲八拜。(起身做整衣科云) 叔叔，家裏婦子好麼？(正末怒云) 喂！(揚州奴云) 這老子越狠了也。(正末云) 揚州奴，你父親是甚麼病？(揚州奴云) 您孩兒不知道。(正末云) 噤聲！你父親病及半年，你剗地不知道，你豈不知父病子當主之。(揚州奴云) 叔叔息怒。父親的症候，您孩兒待說不知來，可怎麼不知；待說知道來，可也忖量不定。只見他坐了睡，睡了坐，敢是欠活動些。(正末云) 揚州奴，你父親立與我的文書上，寫着的甚麼哩？(揚州奴云) 您孩兒不知。(正末云) 你豈不知，你可怎生正點背畫字來？(揚州奴云) 父親著您孩兒畫，您孩兒不敢不畫。(正末云) 既是不知，你兩口兒近前來，聽我說與你。想你父親生下你來，長立成人，娶妻之後，你伴著狂朋怪友，飲酒非爲，不務家業，憂而成病。文書上寫着道，揚州奴所行之事，不曾稟問叔父李茂卿，不許行。假若不依叔父教訓，打死勿論。你父親許着俺打死你哩。(揚州奴做打悲科) (云) 父親，你好下的也，怎生着人打死我那。(趙國器云) 兒也，也是我出於無奈。(正末云) 老兄，免憂慮，揚州奴斷然不敢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 爲女兒擔憂鬢已絲，爲家貲身亡心未死。將這把業骨頭常好是費

神思 既老兄 托妻 也那 寄子〔帶云〕老兄免憂慮〔唱〕我着你終有箇稱心時〔下〕

〔揚州奴做扶趙國器科云〕大嫂，這一會兒，父親面色不好，扶著後堂中去。父親，你精細著。〔趙國器云〕揚州奴，你如今成人長大，管領家私，照顧家小，省使儉用，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詩云〕只爲生兒性太庸，日夜憂愁一命終，若他趨庭承教訓，則除夢裏再相逢。〔下〕

〔音釋〕

鞞音 憊音 搦女卓切 剗音

〔註釋〕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古詩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蓋瓜田之旁納履，有盜瓜之嫌疑，李樹之下整冠，有摘李之嫌疑，故戒之。

正點背畫 官文書，常用硃筆，首點尾鉤，以明主政過目，並無增減僞造等弊。此用正點背畫，正點者，紙之正面，作點以爲識，背畫者，紙之背面，畫字以爲信，書中語不令知，但使承認此書之非僞造。蓋元時習慣法有此，今不行也。

下次小的 元時俗語，呼僕役之槩詞。

## 第一折 用蕭豪韻

〔丑扮賣茶上詩云〕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不將可口味，難近使錢人。小可是賣茶的，今日燒得這鑊兒熱了，看有甚麼人來。〔淨扮柳隆卿胡子傳上〕〔柳隆卿詩云〕不養蠶桑不種田，全憑馬扁渡流年。〔胡子傳詩云〕爲甚清晨奔到晚，幾個忙忙少我錢。〔柳隆卿云〕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我兩個不會做甚麼營生買賣，全憑這張嘴，抹過日子。在城有一個趙小哥揚州奴，自從和俺兩個拜爲兄弟，他的勾當，都憑我兩個。他無我兩個，茶也不喝，飯也不喫。我兩個若不是他呵，也都是餓死的。〔胡子傳云〕哥，則我老婆的褲子，也是他的；哥的網兒，也是他的。〔柳隆卿云〕哎喲！壞了我的頭也。〔胡子傳云〕哥，我們兩個喫穿衣飯，那一件兒不是他的。我這幾日不會見他，就弄得我手裏都焦乾了。哥，啗茶房裏尋他去，若尋見他，酒也有，肉也有，喫不了的，還包了家去，與我渾家喫哩。〔柳隆卿做見賣茶科云〕兄弟說得是。賣茶的，趙小哥曾來麼？〔賣茶云〕趙小哥不會來哩。〔柳隆卿

卿云〕你與我看着，等他來時，對俺兩個說。俺兩個且不吃茶哩。〔賣茶云〕理會的，趙小哥早來了。〔揚州奴上詩云〕四肢八脉剛帶俏，五臟六腑卻無才，村入骨頭挑不出，俏從胎裏帶將來。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人口順多喚我做趙小哥。自從我父親已化過了，日月好疾也，可早十年光景，把那家緣過活。金銀珠翠，古董翫器，田產物業，孳畜牛羊，油磨房，解典庫，丫鬻奴僕，典盡賣絕，都使得無了也。我平日間使慣了的手，吃慣了的口，一二日不使得幾十個銀子呵，也過不去。我結交了兩個兄弟，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他兩個是我的心腹朋友，我一句話還不會說出來，他早知道，都是提着頭便知尾的，着我怎麼不敬他。我父親說的，我到底不依；但他兩個說的，合着我的心，趁着我的意，恰便經也是聽他。這兩日不見他，平日裏則在那茶房裏廝等，我如今到茶房裏問一聲去。〔做見科〕〔賣茶云〕趙小哥，你來了也，有人在茶房裏坐着，正等你來哩。二位，趙小哥來了也。〔胡子傳云〕來了來了，我和你一個做好，一個做歹，你出去。〔柳隆卿云〕兄弟，你出去。〔胡子傳云〕哥，你出去。〔柳隆卿做見科云〕哥，你在那裏來，俺等了你我一早就起了。〔揚州奴云〕哥，你這兩日也不來望我一望。〔柳隆卿云〕胡子傳也在這裏。〔揚州奴云〕我自過去。〔見科云〕哥，唱諾咱。〔胡子傳不

探科〔柳隆卿云〕小哥來了。〔胡子傳云〕那個小哥？〔柳隆卿云〕趙小哥。〔胡子傳云〕他老子在那裏做官來，他也是小哥。詐官的該徒。我根前歪充，叫總甲來，綁了這弟子孩兒。〔揚州奴云〕好沒分曉，敢是吃早酒來。〔柳隆卿云〕俺等了一早起，沒有吃飯哩。〔揚州奴云〕不會吃飯哩，你何不早說，誰是你肚裏虻蟲，與你一個銀子，自家買飯吃去。〔做與砌末科〕〔胡子傳云〕看茶與小哥吃，你可這般嫩，就當不得了。〔揚州奴云〕哥，不是我嫩，還是你的臉皮忒老了些。〔柳隆卿云〕這裏有我們親事，俺要作成你。〔揚州奴云〕哥，感承你兩個的好意。我如今不比往日，把那家緣過活，都做篩子喂驢，漏豆了。則有這兩件兒衣服，粧點着門面，我強做人哩，你作成別人去罷。〔胡子傳云〕我說來麼，你可不依我，這死狗扶不上牆的。〔揚州奴云〕哥，不是扶不上，我腰裏貨不硬掙哩。〔柳隆卿云〕呸，你說你無錢，那一所房子，是披著天王甲，換不得錢的。〔揚州奴云〕哎，你！你那裏是我兄弟，你就是我老子。緊關裏誰肯提我這一句，是阿！我無錢使，賣房子便有錢使。哥，則一件。這房子，我父親在時，只翻翻瓦，就使了一百錠。如今誰肯出這般大價錢。〔胡子傳云〕當要一千錠，只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只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著買了。〔揚州奴云〕說的是。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

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著買，可不磨扇墜著手哩。哥也！則一件。爭奈隔壁李家叔叔，有些難說話，成不得！成不得！〔胡子傳云〕李家叔叔不肯呵，脅肢裏扎上一指頭，便了。〔揚州奴云〕是阿，他不肯，脅肢裏扎上一指頭便了。如今便賣這房子，也要個起功局，立帳子的人。〔柳隆卿云〕我便起功局。〔胡子傳云〕我便立帳子。〔揚州奴云〕哦，你起功局，你立帳子，賣了房子，我可在那裏住？

〔柳隆卿云〕我家裏有一個破驢棚。〔揚州奴云〕你家裏有個破驢棚，但得不漏濕下身子，便也能。可把甚麼做飯喫？〔胡子傳云〕我家裏有一個破沙鍋，兩個破碗，和兩雙折筯，我都送與你，儘穀了你的也。〔揚州奴云〕好弟兄，這房子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見價錢少，就都搶著買，李家叔叔不肯呵，脅肢裏扎他一指頭便了，你替我立帳子，你替我起功局，你家有間破驢棚，你家有個破沙鍋，你家有兩個破碗，兩雙折筯，我儘穀受用快活。不著你兩個歹弟子孩兒，也送不了我的命。〔同下〕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正末云〕老夫，李茂卿的便是。不想我老友直如此先見，道我死之後，不肖子必敗吾家，今日果應其言。戀酒迷花，無數年光景，家業一掃無遺。便好道知子莫過父，信有之也。〔唱〕

〔仙呂點絳脣〕原是祖父的窠巢，誰承望子孫不肖，剔騰了。想著這半世勤勞，也

枉做下千年調。

〔混江龍〕我勸嗒人便休生奸狡，只恐怕命中無福也難消。大古來前生注定，誰許

你今世貪饕，那一個積攢的運窮。呵，君子拙，那一個享用的家富也。小兒驕，

〔帶云〕我想這錢財，也非容易博來的。〔唱〕做買賣恣虛囂，開田地廣鋤鉤，斷河泊截漁

樵，鑿山洞取煤燒。則他那經營處，恨不的佔盡了利名場，全不想到頭時剛落

得個邯鄲道，都是些喧簷燕雀巢，葦的這鷓鴣。

〔旦兒云〕自家翠哥的便是，自從公公亡化過了，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使得罄盡，如今又要賣那

一所房子哩。我去告訴那東堂叔叔咱，這便是他家了，不免徑入。〔做見科正末云〕媳婦兒，你來做

甚麼？〔旦兒云〕自從公公亡化之後，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使盡了，他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翠

哥一選的稟知叔叔來。〔正末云〕我知道了也，等那醜賊生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揚州奴同二淨

上〕〔柳隆卿云〕趙小哥哥，上緊着幹，遲便不濟也。〔揚州奴云〕轉彎抹角，可早來到李家門首。哥哥，則



一件，我如今過去，便不敢提這賣房子，這老兒可有些兜搭，難說話，慢慢的遠打周遭和他說，你兩個且休過來。〔做見唱喏科〕叔叔嬖子拜揖。〔見旦兒嚙科〕你來怎的，敢是你來告我那？〔正末云〕揚州奴，你來怎的？〔揚州奴云〕我媳婦來見叔叔，我怕他年紀小，失了體面。〔二淨入見末施禮拜科〕〔正末怒科云〕這兩個是什麼人？〔二淨云〕俺們都是讀半監書的秀才，不比那夥光棍。〔正末怒科云〕你來俺家有何事？〔柳隆卿云〕好意與他唱喏，倒惱起來，好沒趣。〔揚州奴云〕是您孩兒的相識朋友，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正末云〕我認的什麼柳隆卿胡子傳？引着他們來見我？〔揚州奴唱〕

**〔油胡盧〕** 你和這 **狗黨狐朋** 兩個 **廝趁着**。〔云〕揚州奴，你多大年紀也？〔揚州奴云〕您孩兒

三十歲了。〔正末云〕噤聲！〔唱〕又不是年紀小，怎生來一樁樁好事不曾學。〔帶云〕可也怪

不的你來。〔唱〕你正是那 **內無老父尊兄導**，卻又 **外無良友嚴師教**。〔云〕揚州奴，你有的

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便不叫的哩。〔正末唱〕你把 **家私來蕩散了**，將妻

**兒來凍餓倒**，我也還望你有個 **醉還醒**，迷還悟，夢還覺，刻地的可只與這等 **兩箇做**

# 知交

〔揚州奴云〕這柳隆卿胡子傳，是您孩兒的好朋友。〔正末云〕揚州奴〔唱〕

〔天下樂〕 哎兒也，可道是人伴著賢良也。那智轉高。〔帶云〕揚州奴，你只瞞了別人，卻瞞不

過老夫〔唱〕你曾出的胎也波胞，你娘將你那綳藉包。你娘將那酥蜜食，養活得偌

大小。〔帶云〕你父親也只爲你不務家業，憂病而死。〔唱〕先氣得個娘命，天後併的你那

爺死了，好也囉！好也囉！你可什麼養子防備老。

〔揚州奴云〕叔叔，這兩個人，你休看得他輕，可都是讀半監書的。〔正末云〕揚州奴，你平日間所行的勾當，我一樁樁的說，你則休賴。〔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平日間，敬的可是那一等人，不敬的可是那一等人，叔叔，你說與孩兒聽者。〔正末唱〕

〔那托令〕 你見一個新旦色下城，呵〔帶云〕賊醜生，你便道請波請波。〔唱〕連忙的緊邀你

見一個良人婦叩門，呵〔帶云〕你便道疾波疾波。〔唱〕你便降階兒的接著，你見一個好

秀才上門，呵〔帶云〕你便道家裏沒囉！家裏沒囉！〔唱〕你抽身兒躲了，你傲的是攀蟾折

桂手切你敬的是閉月羞花貌讀甚麼是那晏平仲善與人交讀

〔鵲踏枝〕你則待要愛纖腰讀可便似柔條讀不離了舞榭歌臺切不讀更那月夕花朝讀想當

日箇按六么舞霓裳讀未了猛回頭燭滅香消讀

〔云〕揚州奴你久以後有的叫化也讀〔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右手讀您孩兒不到的叫化哩讀〔正末唱〕

〔寄生草〕我爲甚叮嚀勸叮嚀讀道你有禍根有禍苗讀你拋撇了這醜婦家中寶挑讀

踢著美女家生哨讀哎兒也這的是你自作下窮漢家私暴讀只思量倚檀槽聽唱讀一曲

桂枝香切你少不的撇搖槌學打讀幾句蓮花落讀

〔六么序〕那裏面藏圈套讀都是些綿中刺笑裏刀讀那一箇出得他擱打撾揉讀止不過帳底

鮫綃酒畔羊羔讀帶人的玉軟香嬌讀半席地恰便似八百里梁山泊讀抵多少月黑風

高讀那潑煙花專等讀你箇腌材料讀快准備著讀五千船鹽引切十萬擔茶挑讀

〔么篇〕你把他門限兒踏著消息兒湯著讀那裏面又沒官僚讀又沒王條讀又沒公曹讀

又沒囚牢讀到的來金谷也讀那富饒讀早半合兒斷送了讀直教你無計能逃讀有路難

超韻 搜剔盡皮格也。那翎毛渾身徧體，星星開剝韻。儘著他炙燻烹炮韻，那虔婆一對。  
剛韻 牙爪遮莫你手輕脚疾，敢可也立做了骨化形銷韻。

〔云〕揚州奴，你來究竟爲怎的？〔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無事也不敢來，今日一徑的告稟叔叔知

道，自從俺父親亡過，十年光景，只在家裏死丕丕的閒坐，那錢物則有出去的，無有進來的，便好道坐喫山空，立喫地陷，又道是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您孩兒想來，原是舊商賈人家，如今待要合人做些買賣去，爭奈乏本。您孩兒想來，家中並無甚值錢的物件，止有這一所宅子，還賣的五六百錠，等我賣了做本錢，您孩兒各扎邦便覓個合子錢兒。〔正末云〕哦，你將那油磨房，解典庫，金銀珠翠，田產物業，都將來典盡賣絕了。止有這所棲身宅子，又要賣，你賣波，我買。〔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要，把這房子東廊西舍前堂後閣門窗戶闔，上下也點看一看，纔好定價。〔正末云〕也不索看。〔唱〕

〔一半兒〕 問甚麼東廊西舍是舊椽樑韻。〔揚州奴云〕前廳和後閣，都是新翻瓦的。〔正末唱〕

問甚麼那後閣前堂都是新蓋造韻。〔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要呵，你姪兒填定價錢五百錠，莫不成多了些麼。〔正末唱〕不是你歹叔叔嫌你索的來忒價高韻。〔揚州奴云〕叔叔，這錢鈔幾時有，

〔正末云〕這許多錢鈔，也一時辦不迭。〔唱〕多半月少十朝。〔揚州奴云〕叔叔，這項貨緊，則怕着人買將去了。〔正末云〕你要五百錠，我先將二百五十錠交付你。〔唱〕我將這五百錠做一半兒賒來一半兒交。

〔云〕小大哥，你去取的來。〔小末做取鈔科云〕父親，二百五十錠在此。〔正末付旦揚州奴做奪科云〕拏來，你那嘴臉，是掌財的。〔做遞與二淨科云〕哥，你兩人拿著。〔正末云〕你把這鈔使完了時，再沒宅子好賣了，你自去想咱。〔揚州奴云〕是，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覓合子錢。〔背云〕哥，這二百五十錠，儘勾了。先去買十隻大羊，五果五菜，響糖獅子，我那丈母與他一張獨卓兒，你們都是鴛鴦客，把那卓子與我一字兒擺開着。〔柳隆卿云〕隨你擺佈。〔正末做聽科云〕揚州奴，你做甚麼來。〔揚州奴云〕沒，您孩兒商議做買賣哩。拏這鈔去，置買各項貨物，都要堆在卓子上，做一字兒擺開着，那過來過往的人見了，稱讚道，好一個大本錢的客人。也有些光彩。您孩兒這一遭，做買賣各扎邦便覓一箇合子錢哩。〔正末云〕好兒，你著志者。〔揚州奴云〕噲！幾乎被那老子聽見了，哥，喫罷那頭湯，天道暄熱，都把那帽笠去了，把那衣服鬆一鬆，將那四下的弔窗，都與我推開了。〔正末

云揚州奴，你說甚的？揚州奴云：沒，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到那榻房裏，不要黑地裏交與他鈔，黑地裏交鈔，著人瞞過了，常言道，喫明不喫暗，你把弔窗與我推開，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覓一箇合子錢。〔正末云〕好兒也，不枉了。揚州奴云：老兒去了也，哥，下了那分飯，臨散也，你把住那樓胡梯門，你便執壺，我便把盞，再喫箇上馬的鐘兒，著我那大姐宜時景，帶舞帶唱，華嚴的那海會。〔正末云〕揚州奴，你怎的說。揚州奴云：沒，〔正末云〕你看這廝〔唱〕

〔賺煞〕 你將這連天的宅憎嫌小負郭的田還不好一張紙從頭兒賣了不知久後棲

身何處著只守著那耐風霜破頂的靛窰，哎兒也心下自量度，則你這夜夜朝朝可甚的買賣歸來汗未消出脫了些奇珍異寶，花費了些精銀響鈔，哎兒也怎生把

鄧通錢剛博得一箇乞化的許田瓢〔下〕

〔揚州奴云〕哥，早些安排齊整著，可來回我的話。〔下〕

〔音釋〕

虬音 龔音 鮑音 邯音 鄆音 著池燒 學奚交 覺音 綳漣耕 徠郎麥 悄音 落潯音

擗飛上聲

搗莊瓜切

揉與撓同

殢音賦

泊巴貌切

剝音飽

鬪渴打切

構巴毛切

度多勞切

〔註〕

〔柳隆卿胡子傳〕元曲中，名幫閒之友爲柳隆卿胡子傳，他曲皆然，蓋泛名也。

馬扁 拆騙字爲二也。

砌末 演劇時，所用各種僞具之統名。

篩子喂驢 隱語。喂驢之豆，盛以槽則不漏，盛以篩則皆漏去。漏豆，蓋俗語。而篩子喂驢，則爲隱藏

漏豆之語。

脅肢裏扎指頭 市語，蓋謂緊要處與之下點，使避閃也。

起功局 立帳子 出賣房產，當檢點屋宇雜物而登記之，以計物而定值。起功局，謂點物之人。立

帳子，謂登記之人。

邯鄲道 〔枕中記〕呂翁盧生，同客邯鄲邸中，方蒸黃粱，呂翁取枕授盧生，曰：枕此，可榮適如願，生

適枕，未幾，夢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及寤，黃粱尙未熟。

燕雀 〔孔叢子〕子順曰：燕雀取堂，子母相哺，啾啾然其相樂也。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及己也。

鷓鴣 〔莊子〕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鷓鴣，鳥之至小者。

六么 霓裳 〔白居易琵琶行〕初爲霓裳後六么，皆曲名也。六么，亦作綠腰。

檀槽 〔譚賓錄〕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者，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邊檀爲之，溫潤如玉，光明可鑑。

搖槌 乞兒所持物，其製不可考。

鄧通錢 〔史記佞倖傳〕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徧天下。

許由瓢 〔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唐陳子昂詩〕石累元卿徑，枝掛許由瓢。

## 第二折 用庚亭韻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正末云〕自家李茂卿，則從買了揚州奴的住宅，付與他錢鈔，他那裏去



做甚麼買賣，多嚼又被那兩個光棍弄掉了。敗子不得回頭，有負故人相托，如之奈何！（小末云）父親，您孩兒這幾時做買賣，不遂其意，也則是生來命拙哩。（正末云）孩兒，你說差了，那做買賣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當賭，擋風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風怯雨，門也不出；所以孔子門下三千弟子，只子貢善能貨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唱〕

**〔正宮端正好〕**我則理會有錢的是咱能，那無錢的非關命。嚼人也須要個幹運的，這經營。雖然道：貧窮富貴生前定，不俵嚼可便穩坐的安然等。

〔卜兒云〕老的，你把那少年時揸人家的道路，也說與孩兒知道者。〔正末唱〕

**〔滾繡毬〕**想著我幼年時血氣猛，蠅頭努力去爭。哎，啣使的我到今來一身殘病。我去那虎狼窩不顧殘生，我可也問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我只去利名場往來奔競，那裏也有一日的安寧。投至得十年五載，我這般鬆寬的有，也是我萬苦千辛積攢成往事堪驚。

〔旦兒上云〕妾身翠哥，自從揚州奴賣了房屋，將著那錢鈔，與那兩個幫閒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

宜時景飲酒歡會去了。我不敢隱諱，告李家叔叔去咱。可早來到也，小大哥報復去，道有翠哥來見叔叔。（小末報科云）父親，有翠哥在門首。（正末云）著他過來。（小末出云）翠哥，父親著你過去。

（旦兒做見科云）叔叔嬌子萬福。（正末云）孩兒也，你來做甚麼那？（旦兒做悲科）「正末唱」

〔偷秀才〕我見他道不出喉嚨中氣哽。我見他搵不住。可則撲簌簌腮邊也。那淚傾。

（旦兒云）兀的不氣殺你孩兒也。（哭科）「正末唱」你這般。縮耳撓腮。可又便怎生。（旦兒云）

叔叔，揚州奴將那賣房屋的錢鈔，與那兩個幫閒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宜時景飲酒去了。他若使的

錢鈔無了呵，連我也要賣哩。叔叔，如此怎了也！「正末唱」我這裏聽仔細。你那裏說叮嚀。他

他他可直恁般的不醒。

（旦兒云）叔叔，想亡過公公，掙成錦片也似家緣家計，指望與子孫永遠居住，誰想被揚州奴破敗

了也。「正末唱」

〔滾繡球〕休言家未破，破家的人未生。休言家未興，興家的人未成。古人言一星

星顯證（帶云）那為父母的，「唱」恨不得兒共女輩輩崢嶸。只要那家道興錢物增一

年年越昌越盛〔帶云〕怎知道生下兒女呵。〔唱〕偏生的天作對不稱人情。他將那城中宅子莊前地，都做了風裏揚花水上萍。哎，可惜也錦片的這前程。

〔云〕小大哥，嚙領著數十條好漢，徑到月明樓上，打那醜賊生去來。〔下〕〔揚州奴柳隆卿胡子傳上〕〔揚州奴云〕自家揚州奴，端的好快活也，俺今日自在的喫兩鍾兒，直喫得盡醉方歸。〔胡子傳云〕酒食都安排下了也。〔揚州奴云〕俺都要盡醉方歸。〔做把酒科〕〔正末冲上云〕揚州奴，揚州奴做怕科云。嗨！把我這一席兒好酒，來攪壞了。哎，喲！叔叔，您孩兒請夥計哩。〔正末云〕揚州奴，這箇是你的買賣，這箇是你那各扎邦便，箇合子錢，我問你。〔唱〕

〔倘秀才〕你又不是拜掃冬年的節令，又不是慶喜生辰的事情，你沒來由置酒張筵。

波把他衆人來請。〔柳隆卿云〕好殺風景也那！〔正末唱〕你尊呵尊這廝什麼德行。你重呵

重這廝什麼才能。哎兒也你怎生則尋着這等。

〔柳隆卿云〕老的，休這等那等的。俺們都是看半監書的秀才。〔正末云〕嚙聲，誰讀半監書來。〔唱〕

〔滾繡毯〕你念的是賺殺人的天甲經。〔胡子傳云〕我呢。〔正末唱〕你是箇纏殺人的布衫。

領韻〔帶云〕則你那一生的學問呵，是那一聲兒哥，往那裏去，挈帶我也走一遭兒波。〔唱〕你則道

的個願隨鞭鐙，你便闖一千席呵，可也填不滿你這窮坑。韻〔正末做打科〕〔揚州奴

云〕您孩兒也做兩箇古人，學那孟嘗君三千食客，公孫弘東閣招賢哩。〔正末云〕吓，虧你不識羞。

〔唱〕那孟嘗君是箇公子，公孫弘是箇名卿，他兩箇在朝中十分恭敬，但門下都

一剗羣英，我幾曾見禁持妻子，這等無徒輩。韻〔正末做打科〕〔胡子傳云〕老的，踹了脚也。

〔正末唱〕更和那不養爹娘的賊醜生。韻〔柳隆卿云〕老的，你可也閒淘氣哩。〔正末唱〕氣殺我

烈焰騰騰。韻

〔云〕揚州奴，我量你到得那裏。你明日叫化也。韻〔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

〔正末唱〕

〔倘秀才〕你道有左慈術，踢天弄井，項羽力拔山，也那舉鼎，這廝們兩白日，把泥毯

兒，換了眼睛，你更有那降魔咒，度人經，也出不得的這廝們鬼韻精。

〔云〕揚州奴，你不聽我的言語，看你不久便叫化也。韻〔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右手，您孩兒也不到的

哩。〔正末唱〕

〔三煞〕你便似攪絕黑海，那些饑寒的病，也則是贏得青樓薄倖名。〔柳隆卿云〕我

可呢。〔正末唱〕你是那無字兒的空瓶。〔胡子傳云〕我可呢。〔正末唱〕你是個脫皮兒裹劑。

〔柳隆卿云〕我兩個人物也不醜。〔正末唱〕怕不道是外面兒溫和，則你那徹底兒嚴凝。

〔柳隆卿云〕你這老頭兒不要瑣碎，你只是把眼兒撐著，看我這架子衣服如何。〔正末唱〕我覷不的

你綃寬也那褶下肚，疊胸高鴨步鵝行。出門來呵怕不道桃花扇影，你回窰去勿勿。

勿少不得風雪酷寒亭。

〔柳隆卿云〕什麼風雪酷寒亭，我則理會得閒騎寶馬閒踢蹬哩。〔正末唱〕

〔二煞〕你道是閒騎寶馬閒踢蹬。〔帶云〕你兩個到得家中，算一算帳，你得了多少，我得了多

少。〔唱〕你只做得箇旋撲蒼蠅旋放生。〔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有那施捨的心，禮讓的意，江湖

的，量慷慨的志，也不低哩。〔正末唱〕你有那施捨的心，呵訕笑得魯肅，你有那慷慨的志

呵降伏得劉毅，你有那禮讓的意，呵賽過得鮑叔，你有那江湖的，量呵欺壓得

陳登韻〔揚州奴云〕您孩兒平昔也曾齋發與人，做偌多的好事哩。〔正末唱〕你齋發呵與那個  
本的商賈切，你齋發呵與那個受困的官員切，你齋發呵與那個落薄的書生韻兀的不揚  
名顯姓光日月動朝廷韻。

〔一煞〕不強似與虔婆子弟三十錠韻，更和那幫懶鑽開二百瓶韻，你戀著那美景良辰賞切  
心樂事會友邀賓走罈切也，那飛觥韻〔云〕揚州奴，我問你這是誰的錢物？〔揚州奴云〕是俺父  
親的錢物。〔正末云〕誰應的使？〔揚州奴云〕是您孩兒應的使。〔正末唱〕這的是你切爹行基業切，是  
你自己錢財切，須沒個別姓來爭韻，可怎生不與你妻兒承領韻，倒憑他胡子傳韻和那柳  
隆卿韻。

〔揚州奴云〕我安排一席酒，著他請十箇，便十箇，請二十箇，便二十箇，不一時，把那一席的人都請  
將來，叔叔，你著我怎麼不敬他？〔正末云〕噤聲！〔唱〕

〔煞尾〕你有錢呵，三千劍客由他們請韻，〔帶云〕一會兒無錢呵，〔唱〕哎早閃的我在十二瑤  
臺獨自行韻，〔帶云〕揚州奴，〔唱〕你有一日出落得家業精韻，把解典處本利停房舍韻，又

無米糧。又罄誰支持。怎接應。你那買賣上。又不慣經手藝上。可又不甚能掇。不得重。可也拈不得輕。你把那搖槌來。懸瓦罐來。擎繞閭簷。乞殘臘沙鍋。底無柴。煨不熱。那冰破窰內。無席蓋不了頂。餓得你肚皮裏春雷。也則是骨碌碌的。鳴脊梁上。寒風篤速速的。冷急穰穰的。樓頭數不徹。那更〔帶云〕這早晚多早晚也。〔唱〕凍刺刺窰中。巴不到。那明痛親眷。敲門都沒箇應。好相識街頭。也抹不着。他影無食力的。身軀怎的撐凍餓。倒的屍骸去。那大雪裏挺沒底的棺材。誰共你爭半霎兒人扛你來。土墊的平你。死後街坊兀自憎乾與你。爹娘立這箇名。我着那好言語勸你。你不聽。那厮們謊話兒。弄你且是娘的靈。可知道你親爺氣成病。連着我。也激惱的這心頭。怒轉增。我若是拖到官中。使盡情。我不打死你。無徒改了我的姓。便有那人家。謊後生都不似你。這個腌臢潑短命。則你那胎骨劣。心性頑耳根。又硬。哎兒也。我其實道不改教不成。只着那正點背。畫字紙兒。你可慢慢的省。

〔下〕

〔揚州奴云〕這席好酒，弄的來敗興。隨你們發放了罷，我自回家去也。〔二淨同揚州奴下〕

〔音釋〕

攤疽也切

闖丑蔭切

劑祭音

稍稍音

褶習音

肅須音

叔收音

學碌音

鮓古橫切

塾店音

〔註〕

孟嘗君三千食客 〔史記孟嘗君列傳贊〕孟嘗君招致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世之傳孟

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公孫弘東閣招賢 〔漢書公孫弘傳〕弘自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候，於是起館，開東閣，以延

賢人，與參謀議。

無徒 猶云無賴。

左慈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明五經，兼通星氣。於天柱山中，得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

紀。

脫皮裹劑 謂如藥劑，服之令人脫皮。



風雪酷寒亭 元楊顯之有風雪酷寒亭雜劇。蓋元時窮乞人所居名也。

魯肅 [吳志魯肅傳] 周瑜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遂相傾結，定僑札之分。

劉毅 [晉書] 桓玄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携糒一擲百萬。

鮑叔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曰，吾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陳登 [三國志]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犄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後許汜與劉備在表坐，其論天下人物，汜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備曰，若元龍文武膽智，當求之於古耳。

## 第二折 用魚模韻

[揚州奴同旦兒攜薄籃上] [揚州奴云] 不成器的看樣也！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不信好人言，果有悽惶事。我信着柳隆卿胡子傳，把那房廊屋舍家緣過活，都弄得無了。如今挨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喫了早起的，無晚夕的。每日價燒地眠，炙地臥，怎麼過那日月。我苦呵理當，我這渾家他，不會受

用一日罷罷罷，大嫂，我也活不成了，我解下這繩子來，搭在這樹枝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俺兩箇都弔殺了罷。（旦兒云）揚州奴，當日有錢時，都是你受用，我不會受用了一些，你弔殺便理當；我着甚麼來由？（揚州奴云）大嫂，你也說的是，我受用，你不曾受用。你在罈中等着，我如今尋那兩個狗材去，你便埽下些乾驢糞，燒的罐兒滾滾的，等我尋些米來，和你熬粥湯喫。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

〔揚州奴旦兒下〕〔賣茶上云〕小可是個賣茶的，今日早晨起來，我光梳了頭，淨洗了臉，開了這茶房，看有甚麼人來。（柳隆卿胡子傳上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箇優廝，正是一對。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俺兩箇是至交至厚，寸步兒不斷離的。兄弟，自從丟了這趙小哥，再沒興頭，今日且到茶房裏去閒坐一坐，有造化，再尋的一箇主兒也好，賣茶的，有茶拿來俺兩箇喫。（賣茶云）有茶，請裏面坐。（揚州奴上云）自家揚州奴，我往常但出門，磕頭撞腦的，都是我那朋友兄弟。今日見我窮了，見了我的，都躲去了，我如今茶房裏問一聲咱。（做見賣茶料云）賣茶的，支揖哩。（賣茶云）那裏來這叫化的，陡叫化的也來唱喏。（揚州奴云）好了好了，我正尋那兩個兄弟，恰好的在這裏，這一頭齋發，可不喜也。（做見二淨唱喏料云）哥，唱喏來。（柳隆卿云）趕出這叫化子去。（揚州奴云）我不

是叫化的，我是趙小哥。胡子傳云：誰是趙小哥？揚州奴云：則我便是。胡子傳云：你是趙小哥，我問你咱，你怎麼這般窮了？揚州奴云：都是你這兩個歹弟子孩兒，弄窮了我哩。柳隆卿云：小哥，你肚裏饑麼？揚州奴云：可知我肚裏饑，有甚麼東西，與我喫些兒。柳隆卿云：小哥，你少待片時，我買些來與你喫。好燒鷄，好勝驢，我便去買將來。柳隆卿下。揚州奴云：哥，他那裏買東西去了，這早晚還不見來？胡子傳云：小哥，還得我去。揚州奴云：哥，你不去也罷。胡子傳云：小哥，你等不得他。我先買些肉鮮酒來與你喫。哥少坐，我便來。胡子傳出門科。賣茶云：你少我許多錢鈔，往那裏去？胡子傳云：你不要大呼小叫的，你出來，我和你說。賣茶云：你有甚麼說？胡子傳云：你認得他麼？則他是揚州奴。賣茶云：他就是揚州奴，怎麼做出這等的模樣？胡子傳云：他是有錢的財主，他怕當差，假裝窮哩。我兩個少你的錢鈔，都對付在他身上，你則問他要，斷不少你分文的，我家去也。揚州奴做捉蝨子科。賣茶云：我算一算帳，少下我茶錢五錢，酒錢三兩，做錢一兩二錢，打發唱的耿妙蓮五兩，打雙陸輸的銀八錢，共該十兩五錢。揚州奴云：哥，你算甚麼帳？賣茶云：你推不知道，恰纔柳隆卿、胡子傳，把那遠年近日欠下我的銀子，都對付在你身上。你還

我銀子來，帳在這裏。揚州奴云：哥阿！我揚州奴有錢呵，肯妝做叫化的？賣茶云：你說你窮，他說你怕當差假妝着哩。揚州奴云：原來他兩個把遠年近日少欠人家錢鈔的帳，都對付在我身上，着我賠還。哥阿，且休看我吃的，你只看我穿的，我那得一個錢來。我寧可與你家擔水運漿，掃田刮地，做個傭工，准還你能。賣茶云：苦惱！苦惱！你當初也是做人的來，你也曾照顧我來，我使下的要你，你做傭工還舊帳。我如今把那項銀子都不問你要，饒了你，可何如？揚州奴云：哥阿，你若饒了我呵，我便做驢做馬報答你。賣茶云：罷罷罷，我饒了你，你去罷。揚州奴云：謝了哥哥，我出的這門來，他兩個把我穩在這裏，推買東西去了。他兩個少下的錢鈔，都對在我身上，早則這哥哥饒了我，不然我怎了也。柳隆卿，胡子傳，我一世裏不會見你兩個歹弟子孩兒。同下。旦兒云：自家翠哥，揚州奴到街市上投託相識去了，這早晚不見來，我在此且燒湯罐兒等着。揚州奴上云：這兩個好無禮也，把我穩在茶房裏，他兩個都走了，乾餓了我一日。我且回那破窰中去。做見科。旦兒云：揚州奴，你來了也。揚州奴云：大嫂，你燒得鍋兒裏水滾了麼？旦兒云：我燒得熱熱的了，將米來我煮。揚州奴云：你煮我兩隻饅。我出門去，不會撞一個好朋友，罷罷罷！我只是死了罷。旦

兒云）你動不動則要尋死，想你伴着那柳隆卿胡子傳，百般的受用快活，我可着甚麼來由。你如今走投沒路，我和你去李家叔叔，討口飯兒喫。唱。〔揚州奴云〕大嫂，你說那裏話。正是上門兒討打喫。叔叔見了我，輕呵便是罵，重呵便是打。你要去，你自家去，我是不敢去。〔旦兒云〕揚州奴，不妨事。俺兩個到叔叔門首，先打聽着。若叔叔在家呵，我便自家過去。若叔叔不在呵，我和你同進去，見了嬌子，必然與俺些盤纏也。〔揚州奴云〕大嫂，你也說得是。到那裏，叔叔若在家時，你便自家過去見叔叔，討碗飯喫，你喫飽了，就把贖下的，包些兒出來我喫。若無叔叔在家，我便同你進去，見了嬌子，休說那盤纏，便是飽飯也喫他一頓。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同旦兒下〕〔卜兒上云〕老身趙氏，今日老的大清早出去，看看日中了，怎麼還不回來？下次孩兒每，安排下茶飯，這早晚敢待來也。〔揚州奴同旦兒上〕〔揚州奴云〕大嫂，到門首了，你先過去，若有叔叔在家，休說我在這裏。若無呵，你出來叫我一聲。〔旦兒云〕我知道了，我先過去。〔做見卜兒科〕〔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可怎麼放進這個叫化子來？〔旦兒云〕嬌子，我不是叫化的，我是翠哥。〔卜兒云〕呀！你是翠哥兒也！你怎麼這等模樣？〔旦兒云〕嬌子，我如今和揚州奴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嬌子，痛殺我也！〔卜兒云〕揚州奴在

那裏？〔旦云〕揚州奴在門首哩。〔卜兒云〕着他過來。〔旦云〕我喚他去。〔揚州奴做睡科〕〔旦兒叫科云〕他睡着了，我喚他咱。揚州奴，揚州奴，〔揚州奴做醒科云〕我打你這醜弟子。天那，攪了我一個好夢，正好意思了呢。〔旦兒云〕你夢見甚麼來？〔揚州奴云〕我夢見明月樓上，和那撒之秀，兩個唱那阿孤令，從頭兒唱起。〔旦兒云〕你還記着這樣兒哩，你過去見嬌子去。〔揚州奴見卜兒哭云〕嬌子，窮殺我也。叔叔在家麼？他來時，要打我，嬌子勸一勸兒。〔卜兒云〕孩兒，你敢不會吃飯哩？〔揚州奴云〕我那得那飯來吃？〔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先收拾麵來與孩兒喫，孩兒，我着你飽喫一頓，你叔叔不在家，你喫，你喫。〔揚州奴喫麵科〕〔正末上云〕誰家子弟，駿馬雕鞍，馬上人半醉，坐下馬如飛，拂兩袖春風，蕩滿街塵土，你看囉，吓兀的不眯了老夫的眼也。〔唱〕

〔中呂〕〔粉蝶兒〕誰家個年小無徒，他生在無憂愁太平時務，空生得貌堂堂一表非俗。出來的撥琵琶，打雙陸，把家緣不顧。那裏肯尋個大老名儒去學習，些兒

聖賢章句。

〔醉春風〕全不想日月兩跳丸，則這乾坤一夜雨。我如今年老也逼桑榆，端的是

朽木材 何足數數 則理會的詩書是 覺世之師 忠孝是立身之本 這錢財是偷來之物

〔云〕早來到家也〔唱〕

〔叫聲〕恰纔個手扶拄杖走街衢一步一步 驀入門程去〔做見揚州奴怒科云〕誰吃麵

哩〔揚州奴驚科云〕我死也〔正末唱〕我這裏猛擡頭剛窺覷 他可也爲甚麼立欽欽 恁的

膽兒虛

〔旦兒云〕叔叔，媳婦兒拜哩。〔正末云〕靠後，〔唱〕

〔剔銀燈〕我其實可便消不得你這嬌兒和幼女 我其實可便顧不得你這窮親潑

故這厮有那一千樁兒情難容處 這厮若論着五刑發落可便罪不容誅〔帶云〕揚州

奴，你不說來。〔唱〕我教你成個人物 做個財主 你却怎生背地裏閒言 落可便長語

〔云〕你不道來，我姓李，你姓趙，俺兩家是什麼親那？〔唱〕

〔蔓青菜〕你今日有甚臉 落可便踏着我的門戶 怎不守着那兩個 潑無徒〔揚州

奴怕走科〔正末云〕那裏走，唱「驕得他手兒腳兒戰篤速」特古裏我根前你有甚麼

怕怖韻則俺這小乞兒家羹湯少些薑醋韻

〔二云〕還不放下，則喫你那大食裏燒羊去。〔揚州奴做怕科將筯敲碗科〕〔正末打科〕〔卜兒云〕老的你休打他，〔揚州奴做出門科云〕嬌子，打殺我也，如今我要做買賣，無本錢，我各扎那便覓合子錢，〔卜兒云〕孩兒也，我與你這一貫錢，做本錢。〔揚州奴云〕嬌子你放心，我便做買賣去也。〔虛下再上云〕嬌子，我拿這一貫錢去，買了包兒炭來。〔卜兒云〕孩兒，你做什麼買賣哩？〔揚州奴云〕我賣炭哩，〔卜兒云〕你買炭，可是何如？〔揚州奴云〕我一貫本錢，賣了一貫，又賺了一貫，還剩下兩包兒炭，送與嬌子烘脚，做上利哩。〔卜兒云〕我家有，你自拿回去受用罷。〔揚州奴云〕嬌子，我再別做買賣去也。〔虛上再上叫云〕賣菜也，青菜，白菜，赤根菜，芫荽，葫蘿蔔，葱兒，呵。〔卜兒云〕孩兒也，你又做甚麼買賣哩？〔揚州奴云〕嬌子，你和叔叔說一聲，道我賣菜哩。〔卜兒云〕孩兒也，你這在這裏，我和叔叔說去。〔卜兒做見正末科云〕老的你歡喜咱。揚州奴做買賣也，賺得錢哩。〔正末云〕我不信，揚州奴做甚麼買賣來？〔揚州奴云〕您孩兒頭裏賣炭，如今賣菜。〔正末云〕你賣炭呵，人說你甚麼



來〔揚州奴云〕有人說來，揚州奴賣炭，苦惱也。他有錢時，火燄也似起，如今無錢，弄塌了也。〔正末

云〕甚麼塌了？〔揚州奴云〕炭塌了。〔正末云〕你看這廝。〔揚州奴云〕揚州奴賣菜，也有人說來，有

錢時，伴着柳隆卿，今日無錢，擔着那瓠子轉。〔正末云〕你這菜擔兒，是人擔，自擔？〔揚州奴云〕叔叔，

您怎麼說這等話？有偌大本錢，敢托別人擔，倘或他擔別處去了，我那裏尋他去？〔正末云〕你往前

街去也，往那後巷去？〔揚州奴云〕我前街後巷都走。〔正末云〕你擔着擔，口裏可叫麼？〔揚州奴云〕

若不叫呵，人家怎麼知道有賣菜的？〔正末云〕可是你叫，是那個叫？〔揚州奴云〕我自叫。〔正末云〕

下次小的們，都來聽揚州奴哥哥，怎麼叫哩？〔揚州奴云〕叔叔，你要聽呵，我前面走，叔叔後面聽，我

便叫。叔叔，你把下次小的每趕了去，這小廝每，都是我手裏賣了的。〔正末云〕你若不叫，我就打死

了你個無徒。〔揚州奴云〕他那裏是着我叫，明白是羞我，我不叫，他又打我，不免將就的叫一聲。青

菜，白菜，赤根菜，葫蘆蔔，芫荽，葱兒呵。〔做打悲科云〕天那，羞殺我也。〔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呵。〔唱〕

〔紅繡鞋〕你往常時，在那鴛鴦帳底，那般兒攜雲握雨，哎兒也，你往常時，在那玳瑁筵前，可

便。嚶玉噴珠，你直喫得滿身花影，倩人扶今日呵，便擔着字籃，拽着衣服，不害羞。當

街裏叫將過去

〔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往常不聽叔叔的教訓，今日受窮，纔知道這錢中使，我省的了也。〔正末

云〕這話是誰說來？〔揚州奴云〕您孩兒說來。〔正末云〕哎！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唱〕

〔滿庭芳〕你醒也波。高陽。哎。酒徒。擔着這。兩籃兒。白菜。你可覓了他這幾貫的青蚨。

〔帶云〕揚州奴，你今日覓了多少錢。〔揚州奴云〕是一貫本錢，賣了一日，又覓了一貫。〔正末唱〕你就

着這五百錢，買些雜麵，你便還客去。那油鹽醬旋買，也可。零沽。〔揚州奴云〕甚麼

肚腸，又敢喫油鹽醬哩。〔正末唱〕哎兒也，就着這賣不了殘賸的菜蔬。〔揚州奴云〕喫了就傷

本錢，着些涼水兒灑灑，還要賣哩。〔正末唱〕則你那五臟神，也不到今日開屠。〔云〕揚州奴，

你只買些燒羊喫波。〔揚州奴云〕我不敢喫。〔正末云〕你買些魚喫。〔揚州奴云〕叔叔，有多少本錢，又

敢買魚喫。〔正末云〕你買些肉喫。〔揚州奴云〕也都不敢買喫。〔正末云〕你都不敢買喫，你可喫些甚

麼？〔揚州奴云〕叔叔，我買將那倉小米兒來，又不敢春，恐怕折耗了，只揀那賣不去的菜葉兒，將來煨

熟了，又不要蘸鹽搗醬，只喫一碗淡粥。〔正末云〕婆婆，我問揚州奴買些魚喫，他道我不敢喫；我道你

買些肉喫，他道我不敢喫；我道你都敢喫，你喫些甚麼。他道我喫淡粥；我道你喫得淡粥麼？他道我喫得。唱：婆婆呵這厮便早識的些前路，想着他那破瓦窰中受苦。帶云：正是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唱：哎兒也這的是你須下死工夫。

〔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正是執迷人難勸，今日臨危可自省也。〔正末云〕這厮一世兒則說了這一句話，孩兒，你且回去，你若依着我呵，不到三五日，我着你做一箇大大的財主。唱：

〔煞尾〕這業海是無邊無岸的愁，那窮坑是不存不濟的苦。這業海打一千箇家阿撲逃不去，那窮坑你便旋十萬箇翻身急切裏也跳不出。同卜兒下。

〔揚州奴云〕大嫂，俺回去來。天那，兀的不窮殺我也。同旦下。〔小末上云〕自家李小哥，父親着我去請趙小哥坐席，可早來到城南破窰，不免叫他一聲。趙小哥，〔揚州奴同具上見科云〕小大哥，你來怎麼？〔小末云〕小哥，父親的言語着我來。明日請坐席哩。〔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請吃酒，俺兩口兒便來也。〔小末云〕小哥是必早些兒來波。下。〔揚州奴云〕大嫂，他那裏請俺喫酒，明白羞我哩。却是叔叔請，不好不去。到得那裏，不要開了，你便與他埽田刮地，我便擔水運漿。天那，兀的不窮殺

我也〔同下〕

〔音釋〕

傻音

昧米去聲

俗詞疍切

跳音

物音

蔞音

程音

長音

踏音

握音

喫詢去聲

字音

服房夫切

阿烏戈切

出音

〔註〕

怕當差 官中徭役，每派富戶當之，下有損失之賠償，上有吏胥之需索，尤不幸者，致破家，故富戶

怕之，自明以前皆然，清始免徵役而為僱役。

雙陸 〔記纂淵海〕雙陸，博局戲名，出天竺，涅槃經名為波羅塞戲。

桑榆 〔後漢書馮異傳〕既破赤眉，光武降璽書勞馮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案東隅謂日出之所，桑榆謂日入之所。

乞兒羹湯少薑醋 俗語也，本曲以之作反譏語，與下文白中，你那大食燒羊相對。

高陽酒徒 見李逵負荊註。

青蚨〔搜神記〕青蚨蟲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市物，或先用子，或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

五臟神開屠 謂腹中初得肉食也，俗語。

阿撲 猶言合仆。

#### 第四折 用真文韻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云〕今日是老夫賤降的日辰，擺下酒席，請衆街坊慶賀這所新宅子，就順便慶賀小員外，昨日着小大哥請的揚州奴去了，未見來到，衆街坊老的每，敢待來也。〔扮衆街坊上云〕俺們都是這揚州牌樓巷人，昔日趙國器臨死，將他兒子揚州奴，託孤與東堂老子。誰想揚州奴，把家財盡都耗散，現今這所好宅子，也賣與東堂老子了。今日正是東堂老子生日，請我衆街坊相識喫酒，却又喚那揚州奴兩口叫化弟子孩兒，不知爲何俺們一來去慶賀生辰，二來就慶他這所新宅子，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員外，報復進去，有俺衆街坊，特來慶賀生辰哩。〔小末

做入報科云「父親，有衆街坊來，與父親慶賀生辰哩。」〔正末云〕快有請。」〔小末云〕請進去。」〔衆街坊做見科云〕俺衆街坊，一來與員外慶賀生辰，二來就慶賀這所新宅子。」〔正末云〕多謝了衆街坊，請坐。下次小的每，一壁廂安排酒肴，只等揚州奴兩口兒到來，便上席也。」〔揚州奴同旦兒上云〕自家揚州奴的便是。這是李家叔叔門首，俺們自進去。」〔同旦兒做見科〕〔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和媳婦來了，不知有甚麼說話？」〔正末云〕你來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箇畫堂春暖宴佳賓，舞東風落紅成陣，擺設的一般般殺饌美。

酬酢的一個個綺羅新。〔揚州奴背科云〕噯兀的不羞殺我也。」〔正末云〕揚州奴做不應

科」〔正末唱〕我見他暗暗傷神無語淚偷搵。」

〔沈醉東風〕我着你做商賈身裏出身，誰着你戀花柳人不成人。我只待傾心吐

膽教。〔揚州奴背科云〕噯，對着這衆人，則管花自我，早知道不來也罷。」〔正末唱〕你可爲甚麼一切

齒嚼牙恨，這是你自做的來有家難奔。〔揚州奴做探手科云〕羞殺我也。」〔正末唱〕爲甚

麼只古裏裸袖揎拳無事眼。〔帶云〕孩兒也，你那般慌怎麼？」〔唱〕我只着你受盡了的饑寒。

敢可也。還正的本。

〔云〕今日衆親眷在這裏，老夫有一句話，告知衆親眷。每嚼本貫是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到這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有西鄰趙國器，是這揚州奴父親，與老夫三十載通家之好。當日趙國器染病，使這揚州奴來，請老夫到他家中。我問他的病症從何而起，他道：只爲揚州奴這孩兒不肖，必敗吾家，憂愁思慮，成的病症。今日請你來，特將揚州奴兩口兒託付與你，照顧他這下半世。我道：李實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當不的這個重託。那趙國器捱着病，將我來跪一跪，我只得應承了。揚州奴，當日你父親，着你正點背畫的文書，上面寫着甚麼？〔揚州奴云〕您孩兒不曾看見，敢是死活的文書麼？〔正末云〕孩兒也，不是死活的文書。你對着這衆親眷，將這一張文書，你則與我高高的讀者。〔揚州奴云〕理會的，這文書是俺父親親筆寫的。那正點背畫的字，也是俺畫的。父親阿！如今文書便有，那寫文書的人，在那裏也阿！〔做悲科〕〔正末云〕你且不要哭，只讀的這文書者。〔揚州奴云〕是〔做讀文書科云〕今有揚州東關裏牌樓巷住人趙國器。這是我父親的名字。因爲病重不起，有男揚州奴不肖，暗寄課銀五百錠，在老友李茂卿處，與男揚州奴困窮日使用。莫不是我眼花

麼？等我再讀。〔再讀文書科云〕老叔，把來還我。〔正末云〕把甚麼來？〔揚州奴云〕把甚麼來？白紙上寫着黑字兒哩。〔正末云〕你父親遺下的家緣家計，何止五百錠，你到手都化盡了，就是有五百錠，穀得你月明樓幾席酒，宜時景幾枝曲哩。〔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也不敢望五百錠，只把一兩錠拿出來，等我摸一摸，我依舊還了你。〔正末云〕揚州奴，這五百錠，我早替你使用的罄盡了。想你父親死後，你將那田業屋產，待賣與別人，我怎肯着別人買去，我暗暗地着人轉買了，總則是你這五百錠大銀子裏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共使過多少。你那油房，磨房，解典庫，你待賣與別人，我也着人暗暗的轉買了，可也是那五百錠大銀子裏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使了多少。你那驢馬犖畜，和大小奴婢，也有走了的，也有死了的，當初你待賣與別人，我也暗暗的着人轉買了，也是這五百錠大銀子裏面。我存下這一本帳目，是你那房廡屋舍，條凳椅桌，琴棋書畫，應用物件，盡行在上。我如今一一交割，如有欠缺，老夫盡行賠還。你揚州奴聽者。〔詩云〕你父親暗寄雪花銀，展轉挪移十數春，今日却將原物出，世間應認俺這志誠人。〔云〕揚州奴，〔唱〕

〔雁兒落〕 豈不聞 遠親 呵不似 我近鄰，  
我怎敢做的箇 有口偏無信，今日便 一樁椿



待送還，你可也一件件都收盡。

〔揚州奴做拜跪科云〕多謝了叔叔孀子，我怎麼得知有這今日也。〔正末唱〕

〔水仙子〕你看宅前院後不沾塵。〔揚州奴云〕這前堂後閣，比在前越越修正的全別了也。

〔正末唱〕畫閣蘭堂一剷新。〔揚州奴云〕叔叔，這倉廩中不知是空虛的，可是有米糧？〔正末唱〕

倉廩中米麥成房囤。〔揚州奴云〕噲！這解典庫，還依舊得開放麼？〔正末唱〕解庫中有金共

銀。〔揚州奴云〕叔叔，城外那幾所莊兒，可還有哩？〔正末唱〕莊兒頭孳畜成羣，銅斗兒家門

一所錦片也似莊田百頃。〔帶云〕揚州奴，翠哥，〔唱〕你從今後再休得典賣與他人。

〔云〕小大哥，擡過桌來，着揚州奴兩口兒把盞，管待衆街坊親眷每。〔揚州奴云〕多謝叔叔孀子重

恩，若不是叔叔孀子贖了呵，恁孩兒只在瓦窰裏住一世哩。大嫂，將酒過來，待我先奉了叔叔孀子，

請滿飲這一杯。〔衆街坊云〕趙小哥，你兩口兒莫說把這盞酒，便殺身也報不的這等大恩哩。〔正

末云〕孩兒我喫我喫。〔揚州奴又奉酒科云〕請衆親眷每，大家滿飲一杯。〔衆云〕難得難得！我們

都喫。〔揚州奴云〕我再奉叔叔孀子一杯，您孩兒今生無處報答大恩，來生來世，當做狗做馬，賠還

叔叔孀子哩〔正末唱〕

〔喬牌兒〕我見他意慳勸捧玉樽讀 只待要來世裏報咱恩讀 這的是你爹爹讀 暗寄下

家緣分讀 與我李家財原不損讀

〔柳隆卿胡子傳上云〕聞得趙小哥，依然的富貴了也，俺尋他去來。〔做見科〕〔柳隆卿云〕趙小哥，

你就不認得俺了，俺和你喫酒去來。〔揚州奴云〕哥也，我如今回了心，再不敢惹你了，你別處尋個

人罷。〔柳隆卿云〕你說甚麼話，你也回心，俺們也回心，如今幫你做人家哩。〔正末云〕哇！下次小的

們，與我撚這兩個光棍出去。〔柳隆卿云〕趙小哥，你也勸一勸波。〔揚州奴云〕你快出去，別處利市。

〔正末唱〕

〔川撥棹〕衆親鄰正歡娛笑頻讀 我則見兩箇喬人引定箇紅裙讀 慕入堂門讀 說得俺

那三魂掉了二魂讀 哎兒也，便做道你不慌讀 呵我最緊讀

〔殿前歡〕俺孩兒甫能讀 毅得成人讀 你又待教他一年春盡一年春讀 他去那麗春園納

了那顆爭鋒印讀 你休鬧波讀 完體將軍讀 你便說天花信口讀 歎他如今有時運讀 怎肯不

惺惺再打入迷魂陣。我勸你兩箇風流子弟可也。別尋一個合死的郎君。

〔二云〕揚州奴你聽者〔斷云〕銅斗兒家緣家計，戀花柳盡行消費，我勸你全然不保，只信他兩個至契，我受付託轉買到家，待回頭交還本利，這的是西鄰友生不肖兒男，結末了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音釋〕

搵溫去聲

揼宣音

喂很平聲

剷產音

囤帕音

撚尼窆切

戴讀平聲

題目 西鄰友立托孤文書

正名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註〕

銅斗家私 元時俗語，曲中常見之。蓋謂美富且牢固也。

一年春盡一年春 乞丐所唱蓮花落之起句，繡襦記傳奇中，有其全文。

爭鋒 俗語謂兩男競欲得一女，曰爭鋒。亦曰爭風。

完體將軍 俗語，蓋謂將軍而僅圖保自身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369B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民國廿一年國難後第一版  
 九月印行

學生國學叢書  
 (二〇〇三)  
 元 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童

童 斐

編輯主幹

王雲 朱雲 農五

發行人

王雲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